点滴智慧　感悟生活　午后阳光　温暖心情

意林文汇

最贴近你的杂志

荒野的声音 /04

从两幅画看李唐的爱国情怀 /08

一窗风雅半窗荷 /34

这漫长的一天 /38

家的味道 /62

父亲与老朋友 /59

削鱼刀 /56

多生牙 /54

黄河文化：中华民族之根 /52

2020 年　叁月 总第 222 期



西宁册页·时代影迹——生态西宁 / 黎晓刚

读书就是要过河拆桥

文 / 冯友兰

我从七岁上学起就读　思。从前有人说，读书要注　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得其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没有间断。我所读的书，大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学。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这里所说的书是指值得精读的书。

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先要做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

中国有句老话“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具体事物来说，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

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者的意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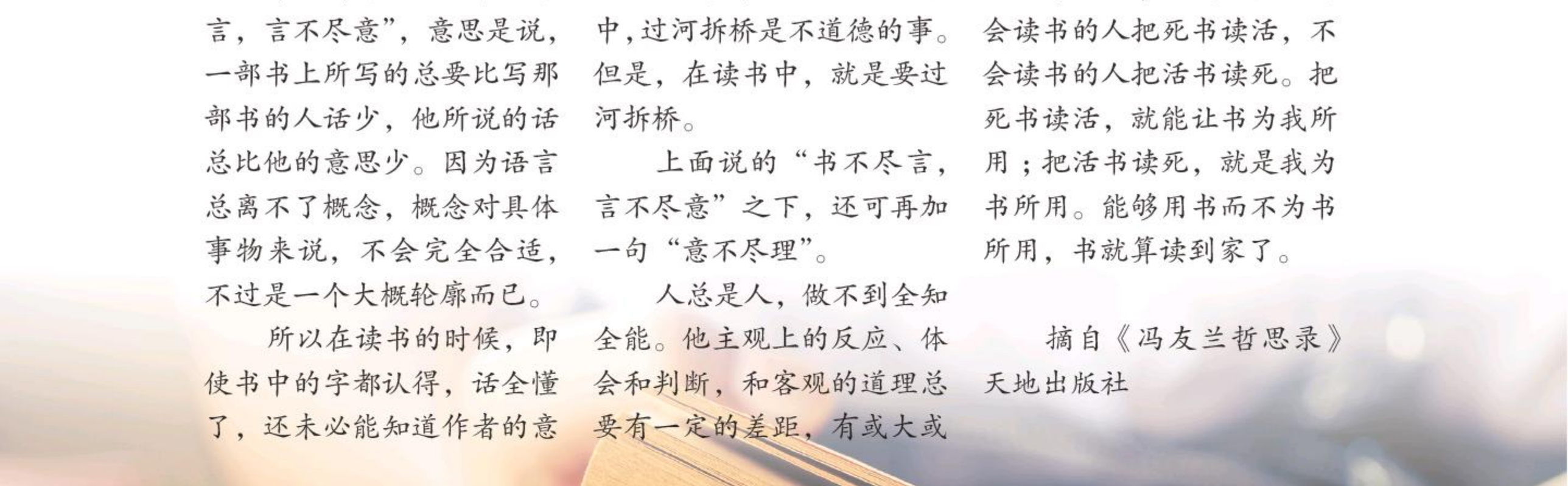
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意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

人总是人，做不到全知全能。他主观上的反应、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就有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

书读到这个程度就算是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让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书就算读到家了。

摘自《冯友兰哲思录》
天地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01 / 读书就是要过河拆桥　　冯友兰

悦　读

04 / 荒野的声音　　张　炜

16 / 读书人萍水相逢　　张　莉

24 / 老鹰谷　　李青松

博　览

08 / 从两幅画看李唐的爱国情怀　　唐晓亮

19 / 关于散文，关于写作　　汪惠仁

29 / 哲理诗的妙处　　郭小聪

青唐新歌

34 / 一窗风雅半窗荷　　朱嘉华

64 / 旱地驿站的天空下——或曰：你的城市，我的记忆　　朱立新

69 / 青海大剧院：享用本土的视觉盛宴　　云谷易木

岁月流金

27 / 幽默启功　不玩笑，不谈话　　石谷风　口述　鲍义来　王恽忠　整理

38 / 这慢长的一天　　路　明

62 / 家的味道　　尤　今

百　味

10 / 爸——　　黄　科

59 / 父亲与老朋友　　李　晓

探　索

14 /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长成一个样儿　　李　鉴

40 / 五大连池冰洞之谜　　时　溢　王　颖



68 / 捕虫小能手：茅膏菜　崔莹莹

浮世绘

42 / 三字秘诀　牧　谦
56 / 削鱼刀　荻　秋

心　　灵

44 / 八十述怀　季羡林
54 / 多生牙　Owl

史海钩沉

22 / 唐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是谁?　佚　名
47 / 民间传说中的春节　车　凤

经　　典

30 / 地中海幻想曲（又一章）　王　蒙

冷知识

50 / “弼马温”与“马上封侯”　魏伯河

国　　学

37 / 漫食《山海经》　王丽娜
52 / 黄河文化：中华民族之根　王震中
60 / 高昌墓志与《诗经》　李　颖

开心一刻

72 / 开心一刻　佚　名

封二、三

西宁册页·时代影迹

意林文汇

2020年3月

最贴近你的杂志

2020年3月　总第222期
主管/主办
青海省西宁市文联
编辑出版
西宁雪莲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编　委
王　霞　王剑锋　陈宗君　安建忠
张国云　赵子莹　张　振
主　编
张国云
副主编
赵子莹
编辑部主任
张　振
文字编辑
张剑峰　赵　维
苏子达　朱燕燕
地　址
西宁市黄河路90号
编辑部电话
0971-6109175
邮　箱
xlsanwen@163.com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
56 — 36
国内统一刊号
CN 63 — 1064/ 1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7 — 354X
印　刷
青海天和地矿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6.00元

本刊使用图文版权的说明

《意林文汇》为文摘类月刊，所用稿件均选自国内报刊、书籍及合法网站。本刊选发时均保证原作者的署名权，并注明稿件来源。由于种种原因，编辑部无法与部分作者取得联系。请作者看到本刊用稿信息后，与编辑部联系，以便及时奉寄样刊与稿酬。



荒野的声音

文／张　炜

我走出茅屋，走出小院，有时不知该往哪里去。到处都是树木，是各种花草。我已经把所有远远近近的树和草都认遍了，因为哪天遇到一株从没看到的植物，就会摘一片叶子、揪一根枝茎回家。外祖母大半会说出它书上的名字，还有当地的叫法。我一开始分不清同样开金黄色花朵的迎春和连翘，也分不清蜀桧和龙柏。它们都长得太像了。原来地上的茅草也有那么多学问，过去我总是把狗牙草和青茅看成同一种，后来才知道它们各有自己的名字。有一种叶子稍宽、草梗稍硬的茅草，它们生在路边一点都不起眼，外祖母说这叫“菅草”，“你瞧瞧，它就像最小的竹子，那模样多神气。”

我学会了像外祖母那样看树和花草的“神气”，就像看动物和人一样。在她眼里大丽花是穿花衣服的闺女，爱大笑，胖胖的憨憨的；百合微笑着看人，露出雪白的牙齿；黑菊是冷面的女人，她很傲气；蓝蝴蝶花非常害羞，不爱说话；山牛蒡一天到晚嘀嘀咕咕，嘴巴很碎；紫菀是读了很多书的姑娘，能背许多诗；萱草的心愫最好，是不讲穿戴的美人；白头翁是吉祥的花，谁遇到它都离好事儿不远了；梦冬花又叫“喜花”，谁见了都高兴；鸡冠花让人想起年轻时的事情，想多了使人叹气；望春花又叫白玉兰，是富贵花；合欢花刚一打眼使人高兴，看久了会想起远处的朋友；白木槿让男人对老婆好，红木槿让人喝酒；蓖麻开花小又小，可它能让一对少年越来越好……我别的不敢说，单讲蓖麻就让我信服，因为自从栽了蓖麻，我和壮壮的关系真的更好了。

除了花草，外祖母对树也看得明白，什么树都别想骗她。她说树和人一样，性情是不同的，别看它们平时不吭一声，暗里也是有心眼的。她说海边林子里什么树都有，等于和各种人打交道。“白杨树英俊啊，它们从小到大都是干干净净的、有志气的！”她说。我有时在长了白杨的沙岗上待很长时间，真的喜欢这些大树。我发现喜鹊最愿在这种树上建窝，它们大概同样偏爱白杨。“橡树是林子里最有威信的，所有树都听它的，它话少，说一句算一句。橡树经的事多，遇到什么都不慌不忙。”她看橡树的眼神，就像看那些年纪大的老辈人一样。

我想着外祖母的话，在心里琢磨柳树、苦楝、毛白杨、胶东卫矛、栾树、刺槐、女贞、皂角、白腊。它们都在屋子四周。梨树和李子、

海棠、柿树、无花果、桃树、樱桃属于另一类，这是结出馋人的果子的，那就要换另一种眼光。我觉得柳树脾气最好了，特别是对我们小孩儿好；白蜡树聪明；刺槐不喜欢陌生人；毛白杨心肠好；栾树和野猫是一伙的……外祖母大致赞同我对它们的看法，不过特意告诉我："槐树和野猫也是一伙的。合欢树喜欢小羊。"

我记住了她的话。她是从来不错的。我长时间看着茅屋东边那棵大李子树，它是我依偎最多的一棵树。它太大了，一到春天，它自己就开成了一片花海。它是我们这儿真正的树王。我甚至觉得它对一切的树和动物，就像外祖母对我一样慈爱。它顾怜一切，护佑一切。

我还想起茅屋西边那片茂密的紫穗槐，有一段时间我愿藏在里面读小画书，还在那儿发现了一头可爱的小猪。我问外祖母怎样看待这片灌木？她说："这可是了不起的一种树，别看它长不高。如果没有它们，那就算不得荒野了。"是的，紫穗槐的模样，还有气味，都会让人想起大海滩，想起荒林野地。



树木花草的脾性和神气，要一一记在心里，不出错儿，比什么都难。至于说各种动物，比如鸟和四蹄动物，只要看一会儿就会明白。因为它们的眼睛骗不了自己也骗不了别人。我没有见过狼和熊，但它们真的在林子里出没过，说不定到现在还有。也许是盼着见到，我心里一点都不恨它们。我见过豹猫的眼，尖尖的，冷得吓人。猫头鹰的大眼真好看，它看人的样子没法琢磨，那有点让人害羞，让人想自己干了什么不好的事，让一只大鸟这么死死地盯住，看那么长时间？

野物都是一些古怪的东西。我对它们的眼神怎么也忘不掉。一只春天沙滩上的小蚂蜥爬到高坡上，它一直在瞅我。小柳莺在柳絮里扑动，它也会忙里偷闲瞥瞥我，小眼睛真机灵。沙锥鸟在地上飞跑，故意不飞，一边跑一边歪头看人，想看看人有多大本事。小鼹鼠唰地钻出地表又噌一下缩回去，它不是在看，而是嗅，从气味上判断面前这个人是好还是坏。就连小小的蚂蚁都不是傻子，它们走到人的跟前，一对长须翘动着，其实那是在琢磨什么，想明白了，也就走开了。

我最爱看橡树上的红色大马蜂。大橡树流出了甜汁时，牢牢地吸引着十几只大马蜂。它们长得真壮，颜色在阳光下闪闪烁烁，一道道黑色环纹真漂亮。它们据说是蜇人的，被蜇的人轻一点肿脸，重一点躺在地上。听说有个人喝了酒来招惹大马蜂，它们一块儿攻上来，结果那个人就死了。我因为好

奇，一点都不怕它们。我凑得很近，以至于嗅到了橡树甜汁的味道。大马蜂专心享用蜜水，头都不抬。有一只飞起来，在我耳旁转了一圈，又在额前看了看。我觉得它的眼睛里没有恶意。果然，它把我的消息告诉了其它几只，它们歪头看看我，继续享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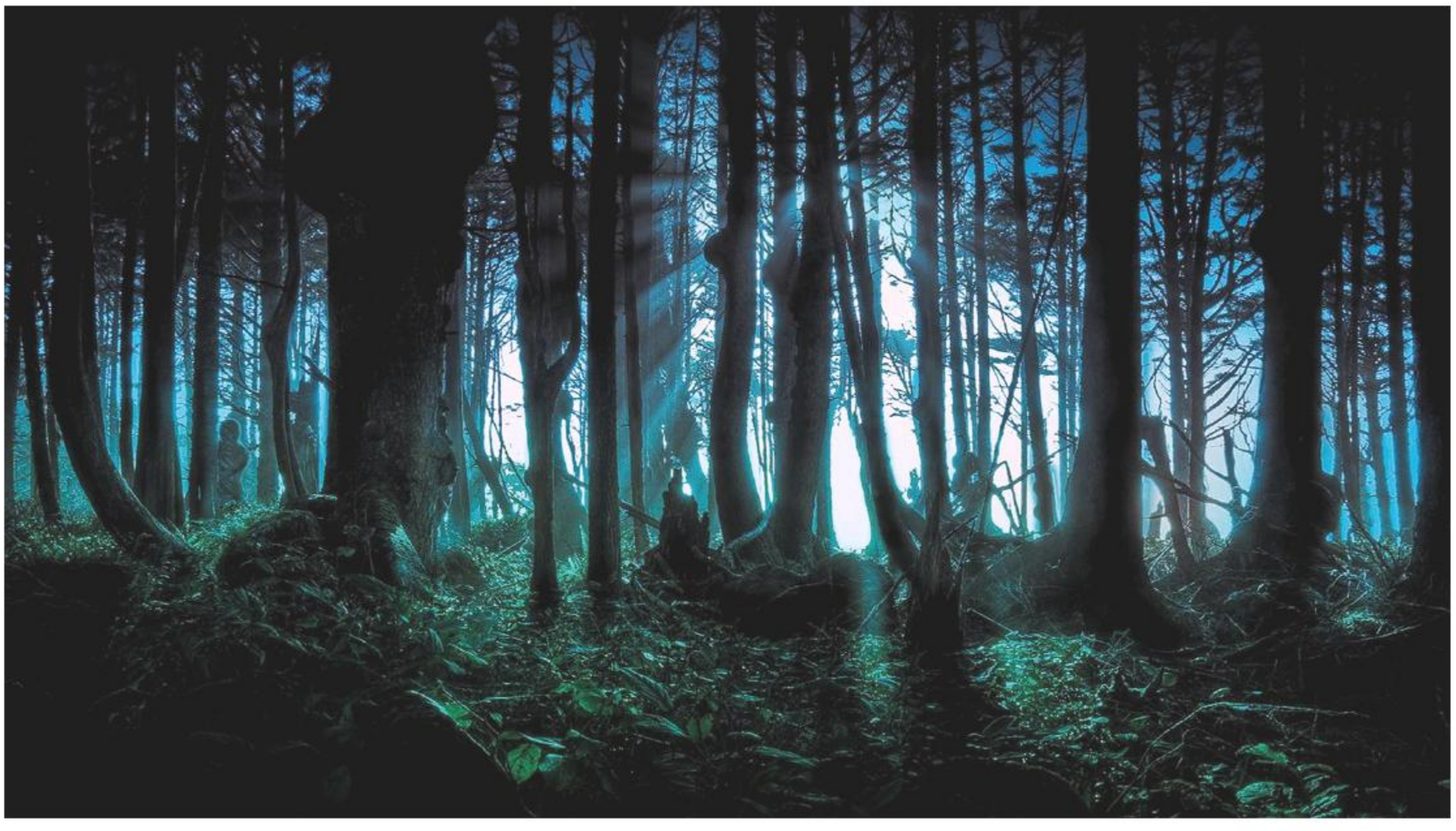
林子里有一万种声音，只要用心去听，就会明白整个大海滩上有多少生灵在叹气、说话、争吵、讲故事和商量事情。它们的话人是听不懂的，所以只好去猜。猜它们的话就像猜谜语，有人猜得准，有人一句都猜不着。外祖母说一辈子住在林子里的人总能听懂一点，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好。她说有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老婆婆懂鸟语，结果日子过得相当不错。

大海滩上的生灵包括了树木花草，而不仅仅是能够奔跑和飞动的野物。树木让风把自己的声音送给另一棵树，送给人和动物。比如鸟儿啄一只无花果，风就把四周白杨和梧桐的感叹传过去：“可怜啊！惨啊！呜呜呜！”兔子啃着狗牙草，把长长的草筋抽断，四周的草都在诅咒：“勒坏你的兔子牙！勒！勒呀勒！”这么多生灵一起咒骂，兔子吓得蹦起来就跑。

夜晚好像安静了。不，夜晚有一只鸟边飞边哭。还有一只母狐在抽抽嗒嗒抹眼泪，看着月亮祷告。花面狸一丝丝往斑鸠身边爬，到了最危险的那会儿，喜鹊掷出了一颗橡籽，击中了花面狸的鼻子。鸟儿和四蹄动物都在暗影里警醒，时不时相互扔一个飞镖，那是小泥丸和沉甸甸的种子壳。两只上年纪的刺猬老姐妹坐在一截枯树枝上拉家常，一个说：“我生第一个孩子奶水不足。”另一个说：“我的小儿子手不老实，偷邻居家的水虫。”

我对夜里所有的声音都听得见。我仰躺着，两只耳朵都用得上。黑色的夜气从北到南地流去，有时成丝成缕，有时像水一样平漫过来。我用耳朵接住流过的夜气，把里面的声音结成的大小疙瘩滤出来。只要我还没睡，就能听见无数的声音：各种生灵说话、咕哝。外祖母睡觉前也要咕哝，说到我、爸爸、妈妈，还有她自己。她说：“我年纪大了，越来越喜欢吃甜食了。”她说得真对啊，她见了金线蜜瓜和拳头大的无花果，脸上一下笑开了花。

我夜里睡不着，不是因为月亮太亮，也不是因为肚



子胀疼，而是被四处围过来的野物们的声音害的。我不得不用被子把头包起来，故意想别的事，想捉鱼或读书，摆脱那些密密的声音。有些细声细气的响动就像没有一样，可是即便这样我也能够听到。比如我能听到半夜里风平浪静的大海，听到它这时候在远处不停地诉说，吹口哨、叹气、打喷嚏、咳嗽。大海睡着了的呼噜声也很大。老风婆能把林子里的所有声音都装到自己的口袋里，背上一路往南走，一直走到我们茅屋这儿，再往南，穿过无数村子，最后送到大山里。所以我想，爸爸他们到了下半夜，也一定会听到林子和大海的声音。

林子里的夜晚，有的睡着，有的醒着；有的上半夜睡下半夜醒；有的整夜不睡。大海闹了一夜，白天睡。许多生灵都是大白天睡觉的。不少鸟儿和人一样，夜里用来睡觉。所以鸟儿和人差不多，都是太阳出来话就多起来。白天和夜晚的荒野不太一样，大概是分成了两半的。不同的野物与生灵分成了两大拨，它们各自占据一个荒野。我们因为是人，基本上和鸟儿一伙，占住的是白天这个荒野。

我告诉好朋友壮壮："咱们属于白天，晚上就交给另一些家伙好了。"壮壮说："嗯，那都是一些坏家伙。"我没有立刻表示同意，因为



我在想他的话对不对。我说："晚上也有好的家伙，比如猫头鹰和刺猬，比如我们家很早以前的那只猫。你爷爷晚上不睡时，也是好的家伙。"

壮壮没法反驳我的话，转而说别的。他忧愁的事情和我一样，就是上学。"到了那一天，我们就得被关到高墙里面，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哩。"他皱着眉头。我想了想说："反正谁也逃不掉这种鬼事。说不定上学也有另一些有趣的事，谁知道呢。"他听了同样没有立刻反驳我。我知道，壮壮最近一年多来有些佩服我了。这是越来越了解我的原因吧。我很高兴。

因为和壮壮在一起心里高兴，所以常常在一块儿待上很久。我们俩在林子里走很远，只小心地回避那片老林子。那一次在林子深处遇到的一位老婆婆，究竟是不是老妖婆，我们曾在事后讨论了半天。开始认为是，后来又认为不是，或一半是一半不是。"反正她是最好的老婆婆，我常常想起她。"壮壮说。我和他一样。

走在林子里，我们谈了各种树木花草的脾气和特点。我重复了不少外祖母的观点，指着一大片紫穗槐说："别看它们从来长不高，可它们代表了荒野！"壮壮长时间看着，没有赞同也没有反驳。正这时，远处传来了野鸽子的叫声："咕噜噜咕！咕噜噜咕！"壮壮凝神听了一会儿，转脸看着我说：

"这也是代表荒野的。我觉得这就是荒野的声音……"

我以前没有想过。真的啊！就是野鸽子的呼喊，才把海滩和林子变得更大了，大到没有边缘。我深深地赞同。

摘自《我的原野盛宴》
人民文学出版社

从两幅画看李唐的爱国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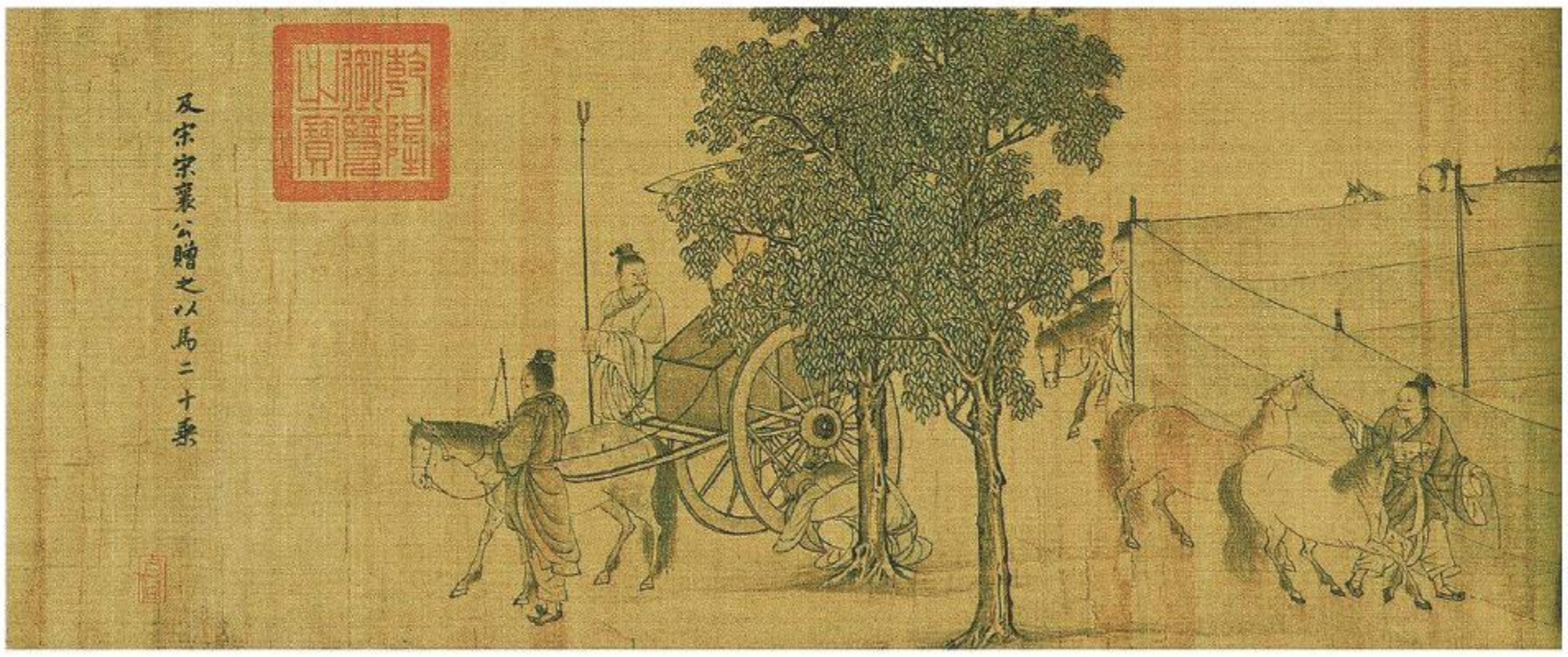
文 / 唐晓亮

李唐，生于1066年，卒于1150年，字晞古，河阳三城人（今河南孟津），北宋末南宋初画家。他是一位由北宋画院南渡而进入南宋画院的画家。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徽、钦二帝被掳，康王赵构被迫南渡，李唐亦随之，一路颠沛流离，苦不堪言，逃到临安，以卖画为生。南宋建立恢复画院后，李唐经人举荐，进入画院，任画院待诏，时年近八旬。李唐擅画山水，一变荆浩、范宽之法，喜用峭劲的笔墨，绘出山川雄峻的气势。晚年删繁就简，创大斧劈皴，所画石质峭立、坚硬，立体感强。他的山水画创新意味浓，对南宋画院有着极大的影响，是南宋山水画新风的领航者。李唐的画风为刘松年、马远、夏圭、萧照等画家师法、接受，流传很广，对后世影响甚大。存世作品有《万壑松风图》《教子图》《清溪渔隐图》《长夏江寺图》《烟寺松风图》等，与刘松年、马远、夏圭并称为“南宋四大家”。

作为“南宋四大家”之首的李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山水画大师，而且是一位出色的人物画大家。李唐的人物画初似李公麟，以方折劲硬著称，内容大多描绘历史英雄人物，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如《晋文公复国图》《采薇图》等。

《晋文公复国图》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此图绘于北宋末年，描述了晋文公（重耳）被他父亲放逐在外19年后即位复国的故事。全图共分六段，采用连环绘图的形式进行描绘，晋文公的形象多次出现，可每段都有树石、车马、房屋作配景。所绘人物形象各具神态，文公的雍容庄重，侍臣的恭敬、武士的威严、仕女的秀雅以及仆役的畏怯等，都刻画得细致入微、准确生动、栩栩如生。整个横幅图式处理得疏密有致，线条的粗细、曲直、虚实、轻重，富于变化，恰到好处。图中人物的服饰尽可能还原春秋时的模样。北宋末年，康王赵构的经历和艰难与重耳类似，所以图中以宋高宗赵构手书的《左传》作暗景，目的是激发南宋君臣，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忍辱负重，为复国雪耻而努力。这种隐喻可谓饱含深情、用心良苦，可惜的是赵构不是重耳，他不听劝阻，也没有复国的决心与愿望，甚至为了贪图个人享乐和一己之私，甘愿偏安一隅，不惜谋害忠良，重用奸佞之臣等。

《采薇图》，绢本，设色淡，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描绘的是西周初年伯夷、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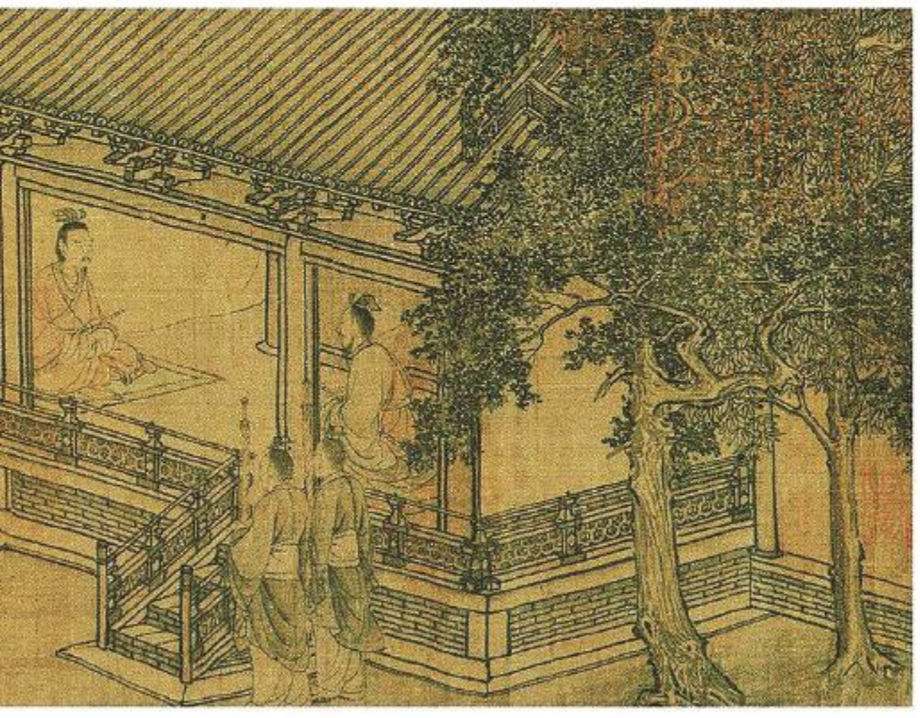


齐“不食周粟”的故事。伯夷和叔齐本是殷商时诸侯国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南）君主的两个儿子，兄弟二人出走后先后投奔了西伯侯姬昌（周文王）。姬昌死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就是后来的周武王。姬发即位后要兴兵伐纣，伯夷、叔齐认为这种借机造反、讨伐君王之事的行为不妥，属大逆不道，于是拦住马头进行谏阻。周武王没有听从他们的谏阻，兴兵灭殷后建立了周朝，伯夷、叔齐自然成了西周的子民。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从此居然不吃从周朝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粮食，而是隐居于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县境内），以采撷野菜充饥、度日。长此以往肯定不是个办法，必然生活不下去，最后只得饿死在山里。临死前他们作了一首《采薇歌》，以表达“不食周粟”的坚定信念和顽强品格。

《采薇图》细腻逼真地刻画了伯夷、叔齐不吃周粟、宁死不屈的形象、精神、气节与意志。图中两人对坐在悬崖峭壁间的一块坡地上，伯夷双手抱膝，目光炯然，显得坚定沉着；叔齐上身前倾，虔诚谦卑，表示愿意全心相随。两人面容清癯，身体瘦弱。由于长期生活在野外，以野菜充饥，不啖荤腥，肉体受到了巨大的折磨与损耗，但精神却丝毫没有被艰难困苦所压倒。

联系当时实际，“靖康之难”后北宋王朝被金人所灭，值得庆幸的是李唐在被押往金国的途中设法逃了出来。他吃尽千辛万苦一路南下，跟随康王赵构的大队人马，一直飘摇于扬州、绍兴、宁波等地，直至1132年才到临安安定下来。可是刚到临安，却举目无亲，因此李唐只能在街头隐姓埋名，靠卖画度日，境况十分的尴尬、艰难，于是写诗慨叹：“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燕脂画牡丹。”后被朝中太尉邵宏渊发现，立即向宋高宗赵构禀告。赵构知道李唐是个难得的绘画人才，便召他入宫。李唐进入画院时已年近八旬，加之他画名显赫，自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画家，画院中的后学莫不唯他马首是瞻，故很快成了画坛的中坚和领袖人物。

李唐用自己手中的画笔描述《采薇图》，借古讽今地刻画如此的历史故事，这在当时南宋与金国处于对峙、南宋王朝采取投降偏安政策的情况下，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信心。这一方面表明了他心系故土、爱国爱民的民族气节，另一方面表明了他谴责投降、痛恨变节的卖国行径。由此，我们不得不为李唐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的爱国情怀所感动、折服。



摘自《中国文化报》
2019.07.21

爸——



文/黄　科

和父亲的矛盾彻底激化，是在一天清晨。当时，父亲很重视我的营养，要求早餐必须吃好。但那天早上，匆忙上班的母亲忘了煮鸡蛋，这让父亲十分恼怒。他一拳打在母亲脸上，打出了鲜血。我再也抑制不住情绪，发狂一样抡起木凳往父亲身上砸，看父亲躲开，我又猛踹他一脚。

母亲的嘴角被打得裂开了，留下一个难看的疤。讽刺的是，对自身缺陷十分在意的父亲，在我的心里和母亲身上都留下了“疤痕”。

父亲出生在重庆的一座小山村。幼年时他患上小儿麻痹症，因此右手萎缩、跛了一条腿，人生就此改变。父亲每次出门都刻意将双手背在身后，用左手盖住异样的右手。

父亲因为残疾不能干活，引起了兄弟的仇视和欺负。多年后，父亲还常将兄弟自私冷漠的细节挂在嘴边，成年后，父亲从爷爷那里分得一间兄弟挑剩下的小房间，父亲不同意，被小几岁的弟弟拿着扁担撵出家门。

为了改变命运，父亲发奋读书。他对自己的书法要求高，拼命用左手练习写字，曾因为对自己写的字不满意，一连撕掉十几张稿纸。终于，在勤奋中，父亲考上了县城高中，毕业后进了一家报社，还遇到了欣赏他的母亲。母亲不顾家人的反对，决定嫁给父亲，父亲上门提亲时，外公黑着脸，一句话也不说。

1993 年，母亲怀上了我。我是二胎，父亲为了抱儿子，又担心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单位领导的仕途，最终，他下决心递上一纸辞呈，生下了我。

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我从小就是个“神童”，3 岁时，听母亲念过一遍唐诗我就能背诵下来。父亲很自豪，常拉着我在邻居面前表演这项“技能”。

4 岁半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母亲和邻居们坐在院子里纳凉。父亲搬出饭桌，端上一锅粥后，转身又钻进厨房。听到院子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父亲冲到院子，看到铁锅被打翻在地，正“滋滋滋”冒着热气，滚烫的稀饭溅得我浑身都是，他扯开我的衣服，看见通红的皮肤上已经肿起大片水泡。

父亲急匆匆抱着我进了急诊室。我先是做了植皮手术，又输了血。之后手掌下便垫起一个纸盒，没完没了地输液。

住院那段时间，父亲望着成堆的针管药丸，整日不说话。母亲劝他，他就叹气：“这药再这么吃下去，娃儿都吃傻了。”

我的胸口、大腿和膝关节内侧留下一块块暗红色的烫伤疤痕，套上衣服和常人无异。父亲仍忧心忡忡，他担心腿上的伤疤会让我的皮肉粘连，导致我长大后无法站直了走路。出院后，父亲

像个舞蹈教师一样每天督促我压腿，任我痛得大喊大叫也不停下。

父亲常苦笑命运捉弄。和他一样，我也有了不得不遮掩的“缺陷”。

父亲从报社辞职后，到广东做起了服装加工生意。

1994 年前后，父亲的生意逐渐有了起色。可他在生意场没有归属感，骨子里仍带有几分书卷气，父亲不热衷交际，闲时会翻翻书写写字，在我很小时就教导我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我的烫伤恢复后，父亲准备起身返程，出发前一晚，卧室里电扇“吱呀、吱呀”地乱响，他光着膀子整理行李，忽然对我说，“过来，给你个好玩的。”

他递给我一顶小博士帽。帽子上的流苏像古时皇帝的珠帘，年幼的我觉得新奇，咯咯地笑。

父亲用那只萎缩的右手吃力地帮我把帽子系稳，一边说，博士就是读书人里面最厉害的，长大后想不想读博士？

我问，有没有比博士更厉害的？

“比博士更厉害的？有，那就是博士后。”

“那我要读博士后！”我说道，引得爸妈一阵哄笑。

“你别说，娃儿还只能走读书这条路。”父亲转而对母亲说，他身上带这么多疤，考警察肯定不行，走体育也没这个天赋，以后就得从文。我们家要是真读出个博士，就光宗耀祖了。

那晚，父亲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在此之前，我不认为这几块伤疤对我能有多大影响，但父亲让我渐渐对它们有了些介意。多年以后，我发现发奋读书其实是父亲的生存之道，从我有了“缺陷”开始，他认为这也应该成为我的生存之道。

6 岁时，父亲就带着我提前登记入学。可让父亲失望的是，我成绩十分普通，父亲每次从广东回来与我短暂见面，谈话内容几乎都是盘问我的学习。

四年级那年夏天，有次母亲在小卖部给我买了玩具。放学后，我打开门，客厅还没开灯，光线昏暗，父亲端坐在沙发，脸色阴沉，一把夺去我手上的玩具。

原来，那天父亲回乡后，专程去学校了解我的成绩，在他看来很不乐观。父亲将我的平庸归罪于母亲教导无方，那晚，他和母亲大吵一架，第二天，父亲决定：小学毕业后，我们要举家搬到广东，我要待在他身边，由他教育。

2006 年夏天，我告别了熟悉的故乡，来到广东。

父亲先是送我上了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我成绩仍不理想，父亲开始坚信，想提升我的成绩，只能由他亲自上阵。他让我从民办中学退学，转到一所离家近的公办学校。他开始严厉地督促我学习，课外习题、教辅材料一摞摞地往家里买。书店有次上架一批号称“北大名师”的讲课光盘，售价昂贵，生性节俭的父亲一口气买下所有科目的全套光盘。

他参照学校一堂课 45 分钟、休息 10 分钟的时间安排我在家的生活，周末节假日也不例外。每天吃完晚饭后，父亲搬一条凳子坐在我身后，监督我重温教学视频、做习题，直到晚上 10 点半，我才能结束学习，洗



漱睡觉。

重复的高压生活让我苦不堪言，我转而在学校寻找放松的空间。我逐渐迷上看漫画，有时上完一整天课，桌上还摆着第一堂课的教材。

直到期中考成绩公布，我才意识到审判的时刻来了。我的英语拿了历史最低的 12 分。

那天放学，直到教室已经走得空空荡荡，我才犹豫地提起书包，没走两步又取下来打开。

因为英语是全班同学的弱项，交白卷者大有人在，更多的是像我一样把选择题乱填一气便交卷，所以老师改卷只数数做对了几道题，然后写上成绩。除此之外，试卷上没有其他批改的痕迹，这给了我改分数的机会。

我从包里拿出试卷和一支红笔，小心地在“12”前添了个“1”。

回到家，父亲笑着迎上来说要看成绩。我不敢看他期待的眼神，硬着头皮打开书包，摸出试卷递到父亲面前。

父亲竟没起一点儿疑心。“哦哟——”他高喊一声，用他那胡渣扎人的下巴在我脸颊上蹭了一口，转而朝我妈喊，“丽萍！你猜猜你儿英语考了多少分！”我妈从厨房一团团白色水汽里探出头来，一脸难以相信。

那天晚饭，父亲特意上街加了只盐焗鸡。菜上桌后，他不停地问，成绩怎么突飞猛进了？会不会当课代表？老师有没有好奇你平时是怎么学的？

我胡诌：三中试题比私立学校简单不少，课代表应该不会重选，以及我跟老师说，平时都是父亲指导功课……

我几乎从没见过父亲像那晚一样开心。一家人虽然没有喝酒，却都有几分醉意。父亲向我妈反复念叨，“我就知道有效，这样学，包有效！”我逐渐抛掉不安，开始享受起轻松的氛围。



“爸，我想买几本漫画，课余时看。”我试探地问。

“买，明天就让你妈带你去买。”父亲手一挥，接着说，“只要考得好，你要星星月亮我都给你买。”

靠着父亲给的零花钱，我在学校越发逍遥自在。我发现自己虽不擅长念书，却是撒谎的高手。我不再将试卷带回家，直接向父亲谎报成绩，我开始编织虚假的故事：同学每天缠着我讲题，老师也让我帮忙辅导同学功课，烦得要命……

谎言像精神鸦片，讲得多了，让我和父亲深陷一种“胜利者”的满足感里。父亲把我当成全部的精神寄托，不管生意上遭遇什么不顺，回到家，总能在我身上看到宽慰和希望。

我把谎言越摊越大，同时又明白，修建在砂砾上的大厦终有坍塌的一天。

十月的一个晚上，吃过饭，我像平时一样回到书房假装学习，实则偷偷打开漫画。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父亲喊我的名字，接着听到他的脚步声从客厅穿过廊道来到卧室，步子很快。我忙藏好漫画书，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

父亲推门进来，用那只萎缩的右手吃力地拎着我的书包。书包拉链开得大大的，显然被

翻过了。

我的脸“唰”地白了。书包里藏着我全部的秘密：漫画、火机、随意涂画的课本，还有两张没有修改的试卷，分数低得可怜。

父亲两眼血红，眼泪和情绪都处在决堤的边缘，他把试卷摊到我面前问，这是什么？看我不说话，父亲的眼神从难以置信转为彻底的失望，他将试卷揉成一团拍在我脸上，拳头随之落下。

流着泪的父亲又挥舞晾衣杆，直往我头上砸。看母亲过来阻止，父亲歇斯底里地呵斥：“滚开！老子连你一起打！”父亲把我护着头的手指关节打得鲜血直冒，不听我的哀求，一直打。

那晚仿佛无比漫长。父亲打累了，就一样样翻出书包里的杂志、火机、漫画质问，这是什么？这从哪儿来？接着再次将拳头砸下。等他终于不再审问我时，已是深夜。

第二天，父亲派我妈第一次到学校了解我的真实情况。“好学生”的假面被撕下，父亲想不明白，他为我的学习付出那么多，为什么我要与他作对。分析完所有原因，最终，他看着我即将遮住眼睛的“奇异”发型，命令我剃掉头发，不再爱美，一心学习。

理发店里，师傅并不知道晾衣杆在我头上留下的肿块还未消。电推子每剃一寸，都传来钻心的疼。但我更在意的不是疼痛，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头皮乌青，活像接受劳改的少年犯。我脑海中浮现出同学们异样的表情，忍不住哭了。

初二转眼就要结束，为了中考，父亲决定再次举家回到故乡，他暂时放下生意，专职陪读。

中考，我以十几分之差落选重点高中，交了一笔助学费得以入学。

父亲仍然在家陪读，一家人的生活支出全靠母亲工作，我继续过着绝望、压抑的生活。直到高二那年，命运终于青睐了我，有一家艺考培训机构到学校宣讲招生，招生会后，班主任劝我和班上几个成绩较差的同学，以我们的成绩，三本都考不上，学艺术也许能上好些的大学。

艺考培训在重庆主城区，要寄宿几个月，这对于迫切想“出逃”的我来说是天大的喜讯。回家，我把班主任的分析讲给爸妈听。他们商量之后，也认为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便同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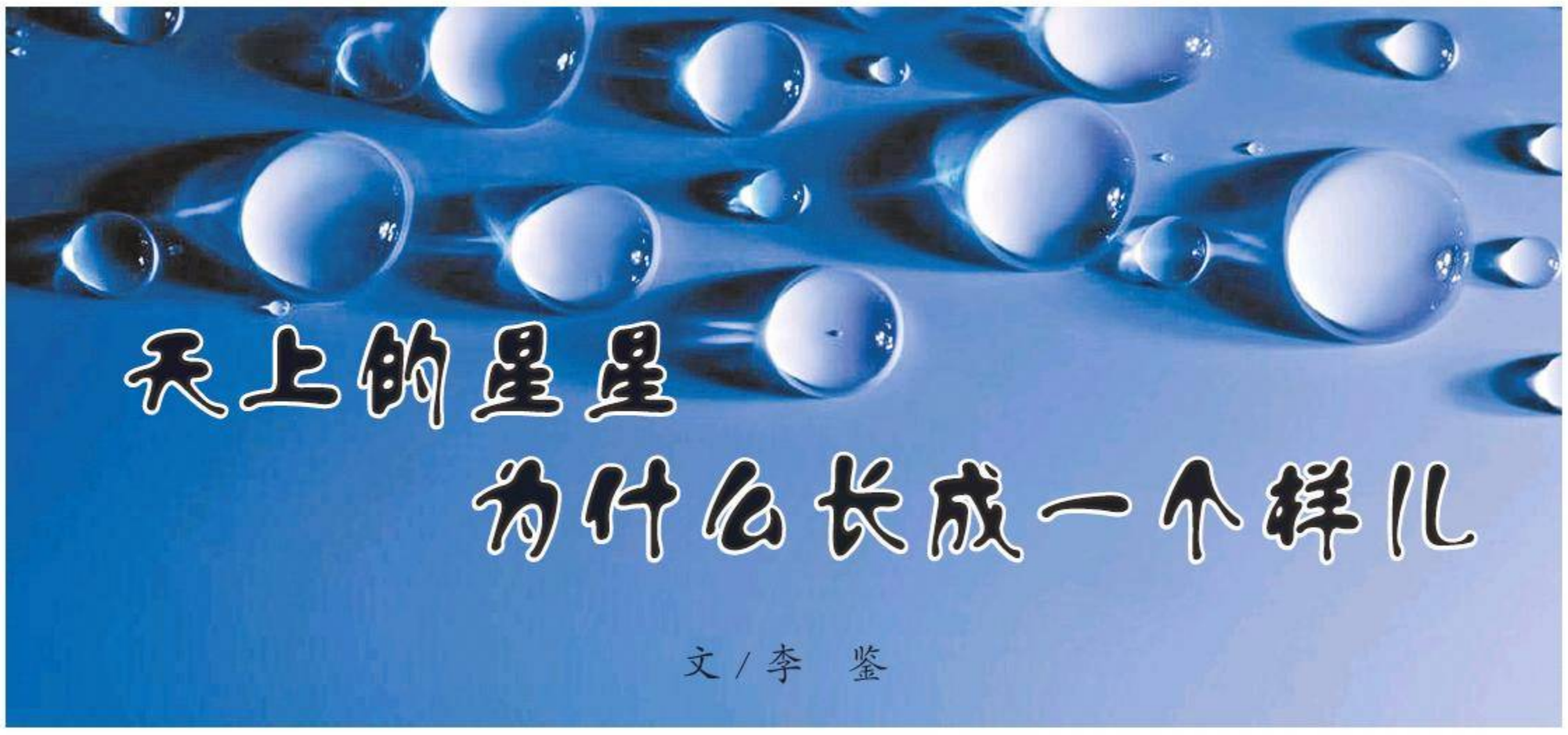
我终于获得了自由，和一次宝贵的否定父亲的机会。我要证明，没有他的影响，我反而能取得好成绩。加上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课程有趣得多，在艺校，我拼命学习，课余时间我经常一个人留在教室看片子，写影评。老师几次单独约我谈话，为我加油鼓劲。

一晃眼，艺术考试的时间到了。我凭着少有的自信状态超常发挥，在那一年全市上万名考生当中，名列前15名。我还收到培训学校发来的一纸鲜红的贺信，这封信被传得全班皆知。父亲为此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从那以后，他开始试着用商量的口吻与我沟通，也给了我更多的自由。

一天晚上，我听父亲和母亲在屋内商量，他决定离开家去广东继续做生意。父亲走的那天，我没去送他。他让我自己在家看书，似乎不在乎这些仪式。行李箱拉到门口，他折返回屋子转了几圈，看我在书房里，他最后提高音量喊了声：走了哦！

“砰”地一声，门关上了。我头也没抬地哭起来……

摘自“真实故事计划”2020.1.16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长成一个样儿

文/李　鉴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好奇过，为什么天体大多都是球形？

这首先要从水滴说起。水滴为什么总是球形？这是因为水的表面就像一张紧绷的有弹性的薄膜，如果把一根针轻轻地平放到水面上，可以发现虽然它的密度比水大得多，但并不会沉下去，而是将水面压出一个小凹槽，浮在上面。水表面的这层“薄膜”产生的张力，能稳稳地托住这根针。液体的表面张力，使得液体总是趋向于使其表面积最小的形态，也就是球形。

球形对应着液滴表面势能最小的状态，而势能最小时，系统最稳定。这被称为“最小势能原理”：对任何一个系统，如果它的势能没有达到“最小”，它总要设法变化到其相对最小的势能位置。

电磁力使固体保持“身材”

那为什么像岩石、铁块这样的固体，就算放到失重环境下也不会成为球形呢？这涉及宏观世界里起主要作用的两种力：电磁力和引力。正是它们塑造了物体的形状。

在宏观尺度中，主要作用力是电磁力。我们熟知的摩擦力、磁铁吸附铁片的力、桌子支撑书本的力都是电磁力。和液体相比，固体中分子的间距很小，分子间的电磁力很大（且引力与斥力平衡），所以固体能保持一定的形状和一定的体积，不易变形。

而物体受到的重力，则来自地球的引力。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电磁力要比引力强得多，我们以一个边长为 10 厘米的正方体石块（密度取 2.5 克 / 立方厘米，总质量为 2.5 千克）为例，来对电磁力和引力做个比较。

石块内部的分子通过电磁力形成化学键，从而得以聚集在一起形成固定的形状。同时，石块里的每个分子都会对其他分子产生引力。但这颗石头中的分子聚合产生的引力要小于电磁力，所以石块自身的引力是不可能破坏化学键而使石块发生明显变形或破裂的，此时电磁力对石块的形状起了决定性作用。

如果把石块的大小增加到边长为 10 千米，它的总质量将达到 1015 千克的量级。这时，随着石头质量的增加，它的每个分子的平均自引力势能也将增加，由于分子之间的电磁力仍然保持不变，所以现在石块的自引力势能与化学键结合能之间的差别就大大缩小了，但还差 7 个数量级，形状依然是个立方块，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但此时的石头已经达到了岩石的抗张极限，大概会被地球引力撕裂，散成碎块，这也是为什么地球上的山峰垂直高度不会超过 10 千米的原因。

引力让大质量天体成为球形

如果继续增加石块的质量，让它成为如今的地球，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时引力与化学键电磁力角力的结果将会反转。引力将战胜化学键电磁力成为主宰，这块岩石从里到外，会在自身引力的作用下被压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形。那么它会变成什么形状呢？

根据“最小势能原理”，它会变成一个球形。这时它的核心可能会因为高温、高压而电离、熔融（地球就有一个固态内核和液态外核），产生更强大的能与引力相抗衡的电磁力，但不再是此前的化学键电磁力。在这个尺度下，引力所起的作用和水滴的表面张力有点类似，坚硬的岩石在它面前也变得如面团般柔软，引力会把它塑造成为引力势能最小的形状——球形。

虽然地球这样的行星都相当接近球形，但也并不是完美的球。这是因为球体的自转产生的惯性离心力，在赤道附近最大，两极最小（等于零）。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两极要比赤道更平，星体成为一个椭圆体。这在自转较快的气态巨行星木星、土星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也有天文学家提出，如果天体的自转足够快，最终的形状可能并不是椭圆体，而是一个环，也就是像甜甜圈那样的形状。因为自转很快时，环形的能量可能要比椭圆体更低，因此也更稳定。不过，目前还没有真的观测到这样的天体，这仍然只是理论推测。

摘自《科技日报》2019.10.15



读书人萍水相逢

文 / 张　莉



1

有好几次，我想写下自己与止庵先生的一些交流，但却一时不知如何说起。直到今年 3 月，我们在广州一家酒店的自助餐厅相遇。

那要从十三年前说起了。2004 年 10 月，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安东尼奥尼电影展。我和我的几位朋友王东、苏七七买了套票，相约一起观影。就是在北影的小剧场里，经由王东介绍我和止庵认识。接连几天，我们都在这个剧场看电影。有一个下午，看完一部电影后，我们去不远处的一个地方淘碟。那是一个很有品质的碟店，也是我见过的影片种类最齐全的碟店。止庵问我平时喜欢看什么电影，我说文艺片。之后，他开始从架子上取碟，放到我的袋子里。他拿了那么多的碟：伯格曼、黑泽明、特吕弗、小津安二郎……他说，你要建立眼光和品位，我给你挑的这些，一开始你可能觉得不好看，你可能看一会儿就会打瞌睡，但别放弃，看多了你自然就会懂。

我猜，止庵当时一定为我没有看过这么多好电影而惋惜吧。可是，看电影不是消遣吗？有必要那么系统和郑重吗？当时的我这样想。我甚至想从袋子里拿出来一些碟放回去，因为其中有些我是看过的。但他阻止了我，他说这些碟品质好，你也可以收藏。当然，他又说，你也可以按自己兴趣选，但是，我劝你在看书和看碟这些事情上还是不要太任性，你要相信我帮你选的。止庵的诚恳、热情和认真很有说服力。他让我有审美信任。于是，我按他的建议买下。事实上，隔了一周，我再次重回那个碟店，把上次没买的又买了回来。

那次见面最难忘的事情是和朋友们共同观看纪录片《中国》。那两个多小时的观影体验实在让人难忘。看完电影后我们热烈讨论，比如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杂技的理解，比如他对“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引述等等。也是在那次观影之后，我写下了关于《中国》的影评，发表在 2005 年《读书》杂志，那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影评。

之后一两年时间里，我一遍遍观看止庵推荐的这些碟片，果然，我的确有看着看着便昏睡过去的时候，但还是慢慢看了下来，坦率地说，我越来越喜欢那些电影了。记得那一年苏七七还没有离开北师大，当时她房间里有台 DVD 机。我常常在黄昏时分去找她一起看碟，有时候会连着看好几个小时，完全沉迷于影像世界中。很多片子我是第一次看，而她则是重温。当时那个女博士楼还没有重新修整，破旧而灰暗，要穿过长长的黑暗楼道，掀起楼道里晾晒的各种衣裙才能到达她的房间。而宿舍内部也好不到哪里去，潮湿，灰突突。但是，即便

如此，那个房间里也盛满了我们最美好的观影记忆。

在看碟片的日子里，我也开始购买一些电影学方面的著作了。止庵和他推荐的电影，校正了我的观影趣味和观影方法，也为我建立了一个审美尺度，在逐渐成长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

2

我们再次见面是在2005年下半年，团结湖附近的一家餐馆。是王东和他的太太张鸿请客，我和他们都是北师大校友。那天止庵来晚了一点。当时王东刚刚翻译完一位俄国小说家的作品，他和止庵相约要讨论些问题。吃饭时我们谈起了顾随，王东在读顾随的作品，很喜欢。我们也谈起了萧红，王东还聊起我的导师王富仁先生当年跟他们讲萧红的情景。之后大家聊萧红的《呼兰河传》，我自然是喜欢的，但止庵认为《呼兰河传》的开头有问题，我已经忘记我们是否有过争执。记得当时他向我背起了《呼兰河传》的开头：“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他问我“则”字是不是用得不够好，整句话似乎有些不通顺。那天，回学校的路上，我一直在心里默念那个开头，因为那个开头我也是熟悉的，但我却没有注意到这个用词。即使今天我依然觉得萧红是优秀小说家，但我也要承认，开头的确有些拗口。

我们还聊起桑塔格。那时候桑塔格的《重点所在》刚刚出版，而我在一家书店被一位陌生人推荐购买了这本。我向他们说起这件事情。止庵当时也正在读，我们便聊起其中各自喜欢的篇目。我说我喜欢写加缪那篇，尤其是关于小说家是情人与丈夫的比喻，很形象也很精准。他则喜欢桑塔格谈“嗜读者”那篇，他对桑塔格关于“包法利夫人”和“堂·吉诃德”嗜读者形象的理解赞不绝口，他认为文章虽然精短，但却极有见地。可我似乎还没有读到这篇文字，回到宿舍马上翻看，哎，他的评价真是对极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那天我向他请教了关于周作人的问题。彼时我在写博士论文，“女学生与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那几年我每天陷在“女学生”的资料里，我很希望有不同视角的人和我聊一聊。而止庵写过周作人的传记。我向他谈起凌叔华，以及五四时代那些女作家与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之间的师生关系。我似乎隐约记得周作人当过凌叔华的老师。他提到周作人与凌叔华之间的书信交往。当年，凌叔华写信给周作人，附上了自己的作品，信中说“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先生意下如何，亦愿意援手女同胞这类事业吗？”那封信让我眼前一亮，因为我印象中凌叔华最早的那篇小说的确是发在《晨报副刊》的，而我没有想到背后有周作人的推荐。

——那可真是弥足珍贵的提醒，因为，凌叔华的回忆和文集里并没有收录过她写给周作人的几封信，而周作人的文集里则收录了。止庵后来帮我找到了那封信最初发表的香港报纸，而顺着这样的踪迹，我也勾勒了他们之间书信来往的过程。周作人与凌叔华的书信往来后来成为我博士论文重要一节，这实在得益于我那一次与止庵的交流。

那次见面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完全沉浸在昏天黑地写论文的生活中。2007年6月我博士毕业后离开了北京，之后在天津教书，也做当代文学批评，几乎再没有与止庵见面。

3

第三次见面便是在今年广州第七届图书势力榜的颁奖礼上，那已经是十二年后。我的评论集《持微火者》获得了2016年度好书奖，而他则是评委。见面后我们很快便聊起了当年的相识，安东尼奥尼对杂技的理解，意

大利大使在影展期间的发言和回顾；也包括桑塔格、萧红和周作人，以及我们共同的朋友们……过往之事如此奇妙，原本以为它早已烟消云散了，但其实它一直沉积在某处，等待被某个时间点燃。那天早上，我们几乎能记起当年讨论过的所有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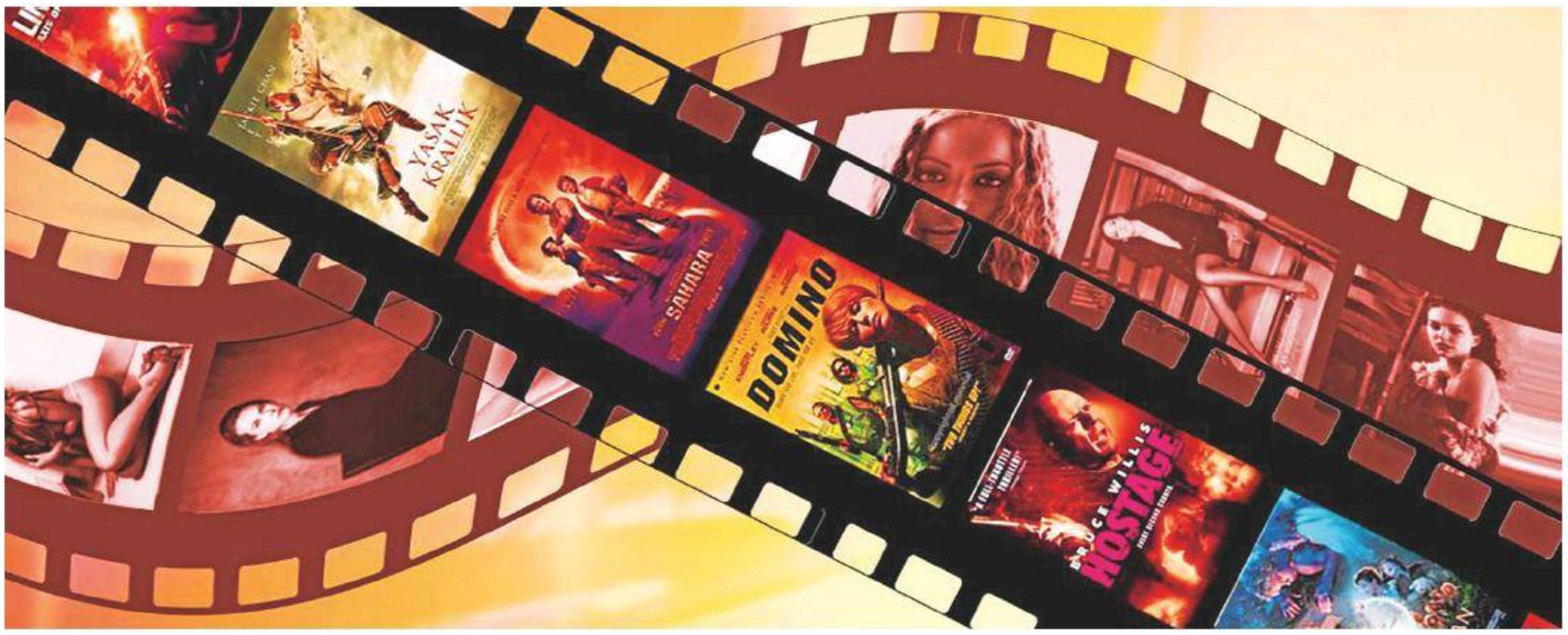
这可真是令人感慨。

那天，我没有告诉止庵，尽管十年里几无联系，但他的书我若看到自会买下，《旦暮贴》《风月好谈》《插花地册子》《惜别》都在我的书架上，我都认真读过。我视他为成长道路上对我有过引导作用的人。当然，我知道，向年轻人推荐书单和观影目录可能已经成为止庵的日常行为，像我一样得到过他推荐的人并不在少数，但是，我依然感念他帮我挑选的那些碟片和他对我论文写作所提供的帮助，依然感念自己在学生时代与他的交流。

很多年前，我的一位女朋友对我用七年时间沉浸在“女学生与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这个题目里非常不解，不止一次地打趣我。其实，她不了解我从中所获得的人生营养。我爬梳许多人的成长历程，逐渐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老师指引的。无论我们以为自己是否成熟，无论我们是否人到中年、人到老年，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无知的。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学生身份，似乎永远都是，在大自然和这个广褒的世界面前——我们时时都需要找到自己的路标，有时候这个路标是已然作古的人，有时候也可能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

就在前几天，一位朋友对情绪低迷的我说，“写作其实就是对暗号，对上了就足慰平生。”我实在喜欢这句话。读书人与读书人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今天，我们生活在微信时代，我们与许多陌生人见面，交换信息。许多信息对我们自然是有用的，许多人也是和我们产生利益关系的人，是能帮助我们处理实际问题的人。但是，在这之上，还有另一种人际关系，是那种因为读书、因为文学、因为电影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集。也许这种交集并不是我们生活中最心急火燎的存在，但却是人生中弥足宝贵的、有意义的交往。和止庵的遇到就是这样。它使我常常想到人世间什么是萍水相逢，以及这种相逢因不期而遇所产生的种种奇妙。

摘自《散文》2017.08



关于散文，关于写作

文 / 汪惠仁

焦　虑

早在二三十年之前，中国的散文出版就出现了焦虑症。焦虑的发生，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价值观念上的变迁，二是中国散文高度“专业化”带来的问题。第一个焦虑广泛存在于各行业各阶层，第二个焦虑真正属于散文自己。

中国散文的高度“专业化”是指在悠长深厚文脉的影响下形成的一整套写作及评价机制。“专业化”给过我们多少光明，相应地，它也会给我们几乎等量的阴影。散文出版在这阴影里深患焦虑。

面对焦虑症，中国的散文写作、批评及出版企图进行自我治疗，企图飞出“专业化”造成的阴影地带。他们乐观地认为，赶走“专业化”，散文即会获得自由之境。于是，他们向小说家讨散文，他们向诗人讨散文，他们向性别、市民等夹带着欲望噱头的因子讨散文。

然而理想的疗效没有发生。散文向诗与小说、向生活幽深处讨要益己之力量，本不是什么新鲜的发明。但当忸怩作态地强调某一单向度价值的时候，你一定无法开出良方。

汉语文学有着自己的管理办法——至于这样的办法是否就这么千秋万代地持续下去，谁也不知道。至少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汉语文学中，散文仍然居中，诗与小说分展两翼。诗与小说分头从散文这个文学故乡出发，向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做言语探险，汲取力量与智慧，然后回归故乡反哺散文。当再次出发时，因为散文故乡给予的滋养，诗与小说会飞得更远，收获也更多。

缘于此，我想完整描述一下中国散文：

基于，并发生逸出且再度回归的日常言语系统，即是散文。

成　色

有时我们对作品的不满，想来想去，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成色不足。可资成品的种种资源匮乏，会带来作品的成色不足；囿于范式跳脱不得，也会带来成色不足；秀而失之孱弱，灵而失之草率，刚而失之颟顸，拙而失之呆滞，同样也会带来成色不足。

镀金，是不能带来成色的根本变化的。一块金子，成色是需要接受检验的：接受挑剔的熟悉掌故的眼光的检验、接受物理学的检验、接受高温条件下的化合检验。检测一一过关，此时的金子，我们可以说它成色十足，其光辉中自带分量，其分量里自生光辉。

时常想起鲁迅。想起他的那些关于“国民性”问题的痛心文字。

在鲁迅先生的年代，现代中国也在生长。现代报业、现代出版，各行业的现代管理制度，大都市的现代物质生活等等，在鲁迅先生的年代都已经出现，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呈现

着繁荣局面。

我们不禁要问，那鲁迅先生为什么还要心痛？这是因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是会带来对社会的持续不满与持续批判的，这一点正十分鲜明地体现在鲁迅先生身上。但仅此一点还不足以解释鲁迅的痛心——深情的人才会痛心。就当时的情形而言，鲁迅先生痛心于不能看见中国社会一个深刻而本质的变化，痛心于不能感受到一个成色十足的现代中国。

如果我们深信文学应当关乎心灵，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作品的成色负责。

诚　意

写作者和理论家都在说，写作必须要有诚意。

人人顺口能说出的词，往往值得深究。

诚意通常与“老实”“本分”这些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如果你不向长者、儿童说谎，在工作中能做到与同事坦诚交流——很有可能，你对俗世中与“诚意”匹配的仪式化的言谈举止、“得体”性修辞皆了然于胸，那么，在他人的回忆中，你几乎就是一个心怀诚意的人。

当我们把“诚意”移植到写作，并且将这一品格视为写作的内部规定性之时，就不得不对“诚意”的价值另作考量。

俗世中的“诚意”虽然并不排斥高蹈情怀，但在本质上，是身处人群中的个体的安全需求，因为本分、老实和非攻击性的人生姿态，更能够换取人际间的安全回报。

但在写作上，“诚意”却会带来另一番图景——因为，“诚意”发生的缘由变了，“诚意”倾诉的对象也变了，“诚意”叙事的评价体系当然也变了。

“诚意”写作所面临的，是古今，是天地。

“诚意”写作本身也许没有能力判明古今与天地，但因为这种诚心实意，它保留了破译古今与天地不遮掩的蛛丝马迹的可能。

我们相信，也许只有诚意写作，才能贡献这样一条路径，沿着这条路径，我们可以回溯到写作的最大理由。

闲　逸

闲逸。中国古典美学里是很重视闲逸之笔的。

在奔向主旨、主题的途中，是闲逸之笔构筑了毛茸



茸的生活。至少，到清末为止，这一趣味在本土文章学中绝非新异之说。后来的情形，对文艺史略有了解的人一定知道：我们，可怜到要在恩格斯的“自然流露”说中寻找闲逸之笔的合法性了。

有时真觉得不可思议。都忘了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然而荒芜的大地曾经矗立着现世之城啊。闲逸，是一种许可，也是在这一许可下人之价值的自然生长。自然生长中透露出的每一个消息都关乎真理。闲逸，也许它不在职业现场。不在荣誉现场，不在计划现场——是的，它不在观念的牢房。但我们不能据此判断，闲逸，它不在人间责任的现场。

恰恰相反，在可以清晰描述的有限责任现场之外，还有着更为广大的无限责任，关于人的生活与世界，那是闲逸精神的现场。

所以，把闲逸仅仅理解为犬儒情致的观点是大可怀疑的。所以，以各种理由对闲逸之笔妖诬陷化，可能别有用心。

只要你不是简单地认定闲逸就是好吃懒做，那么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明白，闲逸曾造就的经典如何会长久流传。

写作的公与私

作家风格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构成风格的要素是复杂的，催生风格的资源也是复杂的。大部分阅读者不用花费太多时间去研究风格问题，只需要领受某类特别气息就够了。

比方说，即便你对鲁迅没有特别研究，你大概也能辨识出“鲁迅气息”。

作家一方面是公共知识生产链与传承链中的公众人物，另一方面，作家又是有着个体癖好的“私人”。简而言之，“公私合营”，造就了作家风格。

这样说，当然只是一个概论式的表述，甚至是草率的表述。在作家风格的生成中，还有太多的变量，还有太多微妙的化合。

汉语写作，我们通常是强调简洁的，因为在简洁的文章里，汉字的文化潜能有可能被激活。这种简洁，指向的并不是道德洁癖，以至于不给私人癖好留下存活空间。

即便如此，好的写作者一定有着这样的写作自觉：私人癖好，它只是未曾被检视的习惯，它没有力量从根本上重建或颠覆一个意义的世界，它不能够也不应该在作家风格中占据大统领的位置。

是的，你我都知道，对写作来说，私人癖好不能没有。但不能让它长到怪癖的地步，如果到了那个地步，它就意味着，写作者的心理困境在加深，除了服食人生巫术所土法炮制的丹药，他已经无法与真实世界沟通。

道　路

个人的力量总是极有限，生活与事业于是成为接力。我在接力后面略去“比赛”二字，正如我不爱说“排行榜”而称之为“大展”，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我们需要更多宽阔的道路——在“比赛”与“排行”之外，我相信，道路宽阔。

闻道有先后，一批又一批新人到来，岁月因之而新。在得闻道理的意义上，新人的到来，让时光里隐秘的接力持续进行。新人带着新的经验，新经验注定要溢出既有跑道，新经验注定是既有排行榜难以归纳的，而这正是文学接力的意义。

没有新的生成，便没有接力，于是也就没有与今天不一样的过去，于是也就没有历史，时间僵卧。

我想，对散文来说，它的初心，正是不接受时间的僵卧，正是在“比赛”与“排行”之外，培育更宽阔的道路，让岁月在新人的接力中不断生成。

摘自《美文》2020.01

唐朝凌烟阁 二十四功臣是谁？

文/佚　名

都说李世民是千古一帝，此言不虚，唐太宗不仅文治武功样样行，还很善于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我们先说下搞这个凌烟阁的初衷，难道真的如史书所说，为了怀念一同打天下的诸多功臣？这个想法是有的，但并不是主要的目的。

李世民搞这个凌烟阁主要还是为了收拾人心，平衡各个势力，也是为了向天下传达一个理念：跟着我李世民混，吃香的喝辣的都有份，反对我的，你们自己看着办。

所以就有了这个凌烟阁，凌烟阁虽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楼，但是意义重大，古代的文人武将，哪一个不想出将入相，名留青史？凌烟阁做的就是这件事请，名留青史，不然我们现在怎么会讨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所以当时的人都想入选这个二十四功臣名单。

但是李世民有自己的理念和规则：那就是这个名单既要涵盖大多数的功臣，又不能辜负跟着自己忠心耿耿的老伙计，还要兼顾那些为国出力不是自己心腹的人。总之就是皆大欢喜，让大家伙觉得李世民没有亏待任何一个人。

依据这个原则，李世民首先将凌烟阁分为三层，最内一层所画为功勋最高的宰辅之臣；中间一层所画为功高王侯之臣；最外一层所画则为其他功臣。

这种分法是相对公平的，避免了只有一个排名引起不公的尴尬，每一层都可以有自己的排名，只是李世民没有这么去做这个排名，留给众人一个自己排名的空间，消除不必要的麻烦。

唐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是谁？排名有何玄机？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主排名如下：

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尉迟恭）、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绩（徐茂公）、秦琼。

这二十四名功臣也就分了三类：

1. 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心腹

参与玄武门之变的有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张公谨、侯君集、尉迟敬德、



段志玄、程知节、屈突通等 10 人。其中长孙无忌是李世民最坚定的支持者，无论是在起兵之初，还是在玄武门之变中，所以长孙无忌排名第一，而且长孙无忌出力很多，排名第一也无可争议。

其余如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也属于坚定的支持者，所以排名相对都还可以。至于说排名相对靠后，李世民在其他地方也会有补偿，老伙计们也都理解。

2. 中立的唐太宗手下

李靖、李绩、秦琼并没有参与玄武门之变，这三个人各有各的苦衷，秦琼是否参与玄武门之变还有争议，旧唐书说他参与了，但是其他史料均没有记载，从排名来看，秦琼应该是没有参与，秦琼和程咬金一起来投李渊的，程咬金的排名可是在秦琼前面的，原因可能就是秦琼没有参与。

而李靖则是一个非常谨慎而低调的人，不参与朝堂政治，而且李靖的军功确实很大，军事才能非常高，李靖是唯一一个可以跟李世民比军功的人，所以他不需要靠参与政变来保障自己的地位，他只忠于皇帝，谁是皇帝他忠于谁。

而李绩则是因为自己的经历非常复杂，所以参与这些政治活动很敏感，李靖排名靠前很正常，李绩倒数第二也是情理之中。

3. 其他各个势力

其他各个功臣有魏征、刘弘基、殷开山、虞世南、刘政会、唐俭、张亮。

像魏征就是李建成的谋臣，后来李世民认为魏征是个耿直而且有用的大臣，于是重用，魏征和李世民的君臣关系也传为佳话，其他的人或者跟李世民关系很好，或者很早就跟着李渊起兵，虽然并非李世民心腹，但是对大唐建立都有很大的功劳，其中张亮是李世民的心腹，也是为李世民做过卧底的，加上本身的功劳，所以排名也不低。

至于其他名臣武将为什么没有入选，还是那个原则，平衡，为的是绝大多数人满意，有些人不能入选也在所难免。为皇上牺牲的，皇上都看得到。

摘自“中国历史故事网”2019.11.03





老鹰谷

文 / 李青松

之前，我从未见过上万只鹰聚群的壮观场面。

那座山谷里的鹰多为苍鹰，黑褐色，白羽尖，胸部密布灰褐与黑白相间横纹。飞行时，双翅宽阔，翼展蓬勃。细观之，翅下灰白色，并间杂黑褐色横带。好威武的鹰啊！

那座山谷，在大西北天山脚下。早先，这座山谷没有名字，当地人说起它时就叫“那块地”。我去后认为不妥，这么有故事的山谷怎么可以没有名字呢？应该有个名字呀，便曰之：老鹰谷。

当地村民都很赞同这个名字。于是，“老鹰谷”取代了“那块地”，就被叫开了。

老鹰谷走向自西向东，两边是起伏的悬崖峭壁，裸岩狰狞。山谷是陡然沉下来的，沉到最底处，便是一条河了，蜿蜒曲折，河水静静地流着，滋润着两岸的万物。胡杨，一副忍辱负重样子，倔强地生长着。数不清的鹰栖在树枝上，远看如同树上挂满了黑褐色布条。红柳，虽然个体纤细柔弱，但组成群落却密密实实，以绝对多的数量，占据着山谷里最惹眼的位置。它们在河水反衬下，泛着幽幽的暗红色的光。红柳丛中，跳跃着生命。野兔、野鸡、沙斑鸡、田鼠、刺猬、旱獭、草蛇出没其间。鹰，在高处盘旋，时而静止不动，时而滑翔翻转，一圈，一圈，又一圈，寻找抓捕时机。

老鹰谷的鹰可不好惹。性格暴烈，彪悍。

鹰的嘴和爪子如铁一般，强劲有力，抓取猎物时，犹如疾风扫落叶般凶猛。鹰的身躯壮健而厚实，肌肉紧实，羽毛坚硬。它的姿态是轩昂而英挺的。在浩茫的天宇间，动作疾骤，快如闪电。在所有鸟类中，鹰是飞得最高的。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亮老鹰谷的时候，也照亮了

这片斧削般的峭壁。黑褐色的羽毛微微动了动，鹰便睁开了眼睛。

“丢——溜——溜——！”

“丢——溜——溜——！”

长长的唳啸，唤醒了沉睡的山谷——新的一天开始了。

鹰巢筑在悬崖峭壁上，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牧羊人陈老爹知道，村民也知道。但是，没有人把这当回事。

鹰巢像是一个平底筐，用横七竖八的枯枝树条，就那么毫无规则毫无逻辑搭建而成。不是凹下去的，而是杂乱无章胡乱堆起来的。“平底筐”往往建在两块岩石之间（那里干燥安静，少有干扰），简陋，粗鄙。看起来似乎并无多少道理，也没有什么美感。但是，错了，如果我们都那么认为，说明我们是多么的愚蠢。其实，“平底筐”恰恰透着鹰的大智慧：稳固、牢靠、避风、避险、耐用。

从生存学的角度来看，也许，“平底筐”的实用价值远大于美学价值。不过，“平底筐”的缝隙里也间或夹杂着一些羽毛，是为了装饰？还是为了舒服？大概只有鹰自己知道吧。

老鹰谷的鹰，虽说不是作恶多端的坏东西，但有时它们也会惹是生非，令人讨厌。

这天，陈老爹赶巴扎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锅盖大的馕，边走边吃，不觉间就进了老鹰谷。一不留神，陈老爹手里的馕却丢了。他回头寻找，路上没有，旁边灌木丛没有。馕哪里去了呢？难道长了翅膀吗？对了，馕真的长了翅膀。陈老爹抬头向上看，原来，空中一只老鹰叼着他的馕，正忽闪忽闪抖动翅膀嘲笑他呢。陈老爹很是生气，捡起一块石头抛向空中，老鹰一惊，嘴巴一松，馕从空中滴溜溜落下来。陈老爹奋力去接，可没接住，馕落在了一个沙坑里。腾地一下，沙坑里蹿出一个黄色的影子，慌慌然逃进红柳丛中。是野兔吧？也可能不是。

陈老爹拾起馕，用嘴吹吹了沙，接着，狠狠咬了一口，往下咽，却噎住了，噎得直翻白眼。他挺了挺脖子，骂了一句：“狗日的老鹰！”

“丢——溜——溜——！”空中的鹰，排出几粒屎，陈老爹躲闪不及，屎落在脖颈上。臭！

鹰是在故意羞辱陈老爹。这还没完呢。

次日，陈老爹家鸡窝里的鸡蛋被什么贼偷吃了，光剩下空蛋壳壳。次日的次日，正在下蛋的芦花老母鸡又不见了。陈老爹忍着，没言语，照旧在老鹰谷牧羊。可是，于崖壁的底端，陈老爹却发现了一堆芦花鸡的羽毛。一片狼藉。

陈老爹怒火满腔了。陈老爹打算给老鹰点颜色看看。某日，在老鹰谷里牧羊的陈老爹一眼瞥见了崖壁上的老鹰巢，便举起牧羊的杆子要把它毁了，却听到“溜溜溜”一声唤。细观之，崖壁上趴着一只老鹰，挣扎着动了几下，就又安静了。

原来，那只鹰的翅膀断了。

鹰的眼神里没了戾气，却满是恐惧、无奈和哀伤。

陈老爹心软了。

陈老爹爬上崖壁，把衣服脱下来罩住了受伤鹰的头，抱回家。找出接骨木叶子，捣成糊糊，涂在鹰翅伤口处，再用绷带小心翼翼地缠上。多日之后，在陈老爹细心照料下，老鹰翅膀上的伤口，渐渐愈合了。然而，在陈老爹看来，那只鹰还相当虚弱，元气和体力恢复尚需时日。陈老爹三天两日，从镇上屠宰场弄回一只鸡架子喂鹰。后来，鸡架子涨价了，陈老爹的开销有些吃紧，就去田里下夹子夹老鼠给老鹰吃。伤筋动骨一百天，老鹰的伤终于养好，元气和体力也恢复了，翅膀一抖动呼呼生风。陈老爹知道，老鹰



又可以把云和风踩在脚下，重返蓝天了。

选了个晴朗的日子，陈老爹便把它放飞了。陈老爹徜徉于老鹰谷，心里空落落的，怅然若失。

——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因为鹰，老鹰谷里的草木，从没有遭受过鼠害虫害。老鹰谷麦田里的麦穗粒粒饱满，年年丰收。

头一场春雨过后，老鹰谷沉浸在超乎想象的宁静里。头顶晴空水洗过一般，瓦蓝瓦蓝。那些胡杨，那些红柳，又长出新叶，欣欣向荣。风仿佛是甜的，微微拂动着树梢。

然而，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嘭！陈老爹在追赶一只走散的羊羔时不慎坠崖。从此，老鹰谷里不见了陈老爹的身影。

“丢——溜——溜——！”

“丢——溜——溜——！”

老鹰谷，不时传来一声声凄凉的唳啸。陈老爹并没有摔死，而是摔断了脊椎，再也不能健步如飞地行走，再也不能挥动着杆子牧羊了。在陈老爹养伤的日子里，家人清早开门时发现，门口总是有人隔三差五地丢下一只野兔。

会是谁呢？

抬头望天，一只鹰在陈老爹家房子的上空，盘旋着。一圈，一圈，又一圈。久久不肯离去。

后来，每年四月间，老鹰谷就会出现上万只鹰聚群现象。

“丢——溜——溜——！”

“丢——溜——溜——！”

老鹰谷充满喧嚣。鹰鹰鹰鹰鹰。空中是鹰，胡杨枝头是鹰，红柳丛中是鹰，地上是鹰，河边是鹰，麦田里是鹰。鹰鹰鹰鹰鹰。如此多的鹰聚在一起，出现在这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连鸟类专家也无法解释。

我出差来老鹰谷看退耕还林，恰巧看到聚群的鹰。唉，不禁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生态需要空间的分布，也需要时间的积累。修复了自然，也就治愈了自然。我隐隐感觉到，随着生态系统的逐渐恢复和稳定，老鹰谷里，所有的美好，都会如期而至。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01.04



幽默启功
不玩笑，不谈话

文/石谷风 口述 鲍义来 王恽忠 整理



“将小儿送托儿所”

1976年夏天，启功旧病复发，卧床一星期。见我来到，起身交谈。我问：“已到中午想吃什么？”他指指搪瓷杯，说里面还有点馄饨，用开水一冲吃下去就行。我见暖瓶是空的，便去外面冲了开水。他将半杯馄饨吃了，指着书架上的图书、碑帖对我说：“零乱成堆，无力料理，你来得正好，帮我整理运回去，捐给安徽省博物馆，了我的心愿。”

我见他情绪不好，知是病体折磨，又无亲人照顾，一时感到苦楚。他的收藏是他一生做学问必备的珍贵实物、资料，哪能随便抛弃？就劝他说：“我把书籍整理好，这次先带回去一两种捐给馆方，试看是否重视，以后再做处理。”

启功连连点头，捡出《郁华阁藏墨簿》和《谷园法帖》两件说：“前者是清代著名收藏家盛昱记载明代徽墨的专著，后者帖内有宋代合肥人包拯的手迹，两者都与安徽文献有关。”

我把这两件文物带回合肥，由于当时安徽省博物馆已改为“安徽展博馆”，馆领导对启功捐献不是太感兴趣，仅发给20元奖金了事。我说：“启功捐献没有提奖金，待我写信征求意见再说。”启功回信说：“所示墨簿等拟付奖金，弟完全遂从，何能更有意见。此物本是愿得其所，今归博物馆，譬如将小儿送托儿所，不见收托儿费，反付奖金，安有不欣然接受者乎？一笑。”

启功此信幽默，耐人咀嚼，他把珍藏文物视如自己心爱的小儿，捐献给公家保管，以物得其所，了此心愿，毫无计较奖金的意图。《郁华阁藏墨簿》是启功祖上所遗之传家宝，盛昱藏墨评为当时之冠，是著名的传世孤本。

启功后来走运了，我对他说：“启老，你当初幸亏没有把这些东西处理掉，现在起作用了。”他说：“对，你的眼光比我远，你能看到我将来走运，不简单。”我说：“这是我长寿的关系，我早死了，还看不到你走运。”

“熊猫病了，请勿打扰”

自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书法热”上升，启功也时运好转，何止连升三级，那时的他已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顾问、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之后又当选名誉主席）等等头衔一大串。随着他的知名度在国内外越来越高，书画收藏家和爱好者也都以得到他的墨宝为快，求字的如潮涌来，就是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

无可奈何之下，他只有采用挡驾法，在自家门上先后贴上纸条，如由医生写的“启功先生患高血压、神经衰弱，不宜会客，说话不宜超过十分钟，请见谅”。他

本人也写“熊猫病了，请勿打扰”，但均不见有效。他又写“启功性命难保”，也未能完全奏效。

于是学校在他家门上张贴公告：“启功先生每日上午教学、工作，概不会客。”仅收效一半，仍是叫门按铃不止，吵得邻居不安，他就写上“不要按铃，按铃也不开门”。有的来客求字心切，以为启功耳聋，就连续按铃不止，于是他只得打开门，热情接待，照写不误。

诸计失灵，他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往哪里逃呢？当然对他以上宾热情接待之处很多，公私方面都会把他当作“国宝”照顾好的。

安徽有人慕名去北京向启功求字，找我介绍，我深知启功被扰之苦，遂婉言谢绝。但是，凡赴京见到启功的，都满意而归，并带回给我问好的口信，还说他与我是患难之交。

1986年隆冬，我去北京有事找启功，先打电话预约登门拜访。到了他家，其侄媳妇说：“启老去医院看病，请您稍等就回来。”等了半小时未归，我起身说下午再来。

走出门外，正好迎面遇到启功回来，他一把拉住我说：“走，到家去，今天咱俩唱‘二龙戏珠’。”他说，近来因感冒引起咳嗽耳聋。我说：“虽然许久不见，也知道您的艺术活动和生活蒸蒸日上，老朋友都感到高兴。”他说：“确实走了一点时运，但远不及那些走邪运的。目前艺术品商品化，国外拍卖时人作品的经济价值，超过宋元名家作品几十倍，这不是走邪运吗？”我感到确实好笑。

谈笑中不觉已到中午12点，他说：“别走，我们开罐头吃快餐。”于是，大碗小盘端来许多，日本、东南亚、港澳台寄来的各种食品都有，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看到他的现在和过去相比，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一朝成名遍地亲。”

一字千金“讹人”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于1987年夏来安徽鉴定书画藏品，鉴定组成员的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诸专家先到，启功因事随后到来，省文化厅和博物馆领导到机场迎接。启功下飞机后东张西望，问石谷风来了吗？赵馆长迎上说，石老出差开会很快就回来。事后转告我说：“启功下飞机就找你，可能有什么事。你去稻香楼看看他。”晚间我去了，问有何事，答曰：“相见亦无事，不见又思君。”我俩会心一笑。

启功每天到博物馆库房鉴定书画。中间休息时，我俩到展厅后面园林中散步，问他经常到各处开会很忙吧？他说：“选择参加。前年在绍兴召开中日联合举办的兰亭盛会，我去参加并有当场挥毫的节目。大家谦让要我先写，我岂敢在右军（王羲之）门前弄斧，由于大会主持人安排，只好逢场作戏，拿起大斗笔，在四尺宣上，大书一个‘鹅’字，落款‘启功书’。钤印时，场上有人愿出一千元征购。主持人问我如何？我回答由大会处理。随之又有日本朋友要求同样写一幅，盛意难却，只好听从主持意见再写。其他人也要写，我搁下笔说，‘一字值千金’，这是‘鹅’（讹）人，不能再写了。”

他又回想当年“臭老九”时期的旧事：“在琉璃厂书画店卖字时，把我写的一幅字条，标价二百五，多么缺德，不多不少正好是二百五（俗语半调子）呀。”我说：“你如今一字值千金，超过王羲之了，也是正在走邪运吧？”他哈哈大笑。

老朋友们都说他“不玩笑，不谈话”，我也有同感。启功先生富有传奇色彩，加之语言幽默，常令人忍俊不禁。他言行诙谐，举不胜举，可以解脱忧愁烦恼，所以长寿。幽默也是他诗文韵语和艺术创造的灵感。

摘自“文史博览”微信公众号 2019.12.08

哲理诗的妙处

文 / 郭小聪

网络上的哲理诗似乎很少见了，但哲理诗的妙处无法取代。苏东坡一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让读者玩味千年。

惟有安静的灵魂才能在诗情画意里保持机锋，见出新意。卞之琳的《断章》：“你在桥上看风景 /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 明月装饰你的窗子 /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意象是古典的，意趣却是全新的，透露出万物关联、你我相依的幽微道理。

好的哲理诗不会故作玄思，只是醉心于世间的种种玄妙。诗人弗罗斯特有一天穿过林间，在岔路前勒马沉思：“那天早晨两条路是一样的，/ 都撒满黄叶，还没踩下足迹。”这样的感受似曾相识，诗人却能以小见大，若有所悟：两条路都很美，但人生只能选一条，另一条就只能留给无尽的想象和叹惋了：“此后不论岁月流逝多少，/ 我提起此事总要伴一声叹息；/ 两条路在林中分了道，而我呢，/ 我选了较少人走的一条，/ 此后的一切都相差千里。”是呀，岔路之后又有岔路，无尽的选择下去便是一个人的独特一生，无论考学、就业还是婚姻，无论驻足还是远行……古今中外，谁都一样，不可兼得，领悟至此，莫名长叹，天地肃然，《两条路》又怎能不引起广泛共鸣呢？

哲理诗也有诗的溢出效应，甚至无心插柳柳成荫。奥登的《美术馆》本来另有寄寓，却让人感悟到：当灾难降临时，人类社会的最初反应，可能是一副精神分裂的样子：“当灾难发生之时，大家都悠然地掉头不顾；/ 耕田人大概听到了溅落和无人理睬的喊声，/ 但这并不是他本人的重要失败；/ 太阳一如常规地照耀一双白腿沉入绿的海波，/ 而那豪华精美的船肯定看见 / 罕见现象——从天空跌出一个少年，/ 可是它心平气和地继续自己的航程。”一边是灾难异象发生，一边假装生活如常，见怪不怪，场景十分怪异，这也许就是毁灭到来之时的瞬间大脑休克和可怕过渡吧。

沉思默想的表达不一定千篇一律，同样可以简洁而有力。诗人布罗茨基《坐在阴影中》，几乎是用动词完成了他对孩子无意义的恶与世界暗含的悲剧间的思忖：“一个精干的淘气鬼，/ 流浪街头的天使，/ 含着一块糖果，/ 在花园里拉开弹弓，/ 瞄准一只麻雀，/ 他没去想‘我会坠落’，/ 但他确信‘我会打中’。”

最隽永、最举重若轻的哲理诗应该是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了：“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 苦闷的日子需要克制，/ 相信吧，欢乐的日子将会到来。//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按说写诗最怕教训气，这首诗全是规劝，没有什么形象和意境，为什么却能温暖人心，让许多厌世者重拾信心和力量呢？

关键在于普希金一开始就用了第二人称“你”，似有一种朋友的亲切，读者无不觉得，诗人就在身边，和自己抱团取暖。还有，我

地中海幻想曲（又一章）

文/王　蒙

温柔的地中海是无法拒绝的，蓝紫的海波编织着执拗无望与从容有定的花纹，雪白的浪花生灭着转瞬即逝的笑容。带有圆圆的周边弧线的海洋，由于一无所有而显得尽收眼底，地球也变小了些。我甚至于计算着，绕海平线一周游泳的公里数、时间，还有新作此篇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她”，要不要跳下去一游试试。而原来看着十分伟岸的地中海邮轮，也由于它的安静无声，由于它的定力超强与减震设施，显得谨慎与委曲；一个海，一个可以装载数千游客的超凡豪华邮轮，被包含了多种懒惰、愚笨与贪婪的人类收拾得俯首贴耳，悄没声息。空间与时间就这样在大海洋上聚合与离散，扩大与缩小，积存与失落，而体验、感动与忘却，就这样落花流水，风起云涌，而又欲诉无言，欲唱无响。想起时间与空间，生命与感叹永远这样移动着变化着逝去着，我流泪了。

好的，假设在这篇耄耋之年的作者大龄青春小说里，她是一个三十九岁心猿意马的美女。身高一米七三，体重五十六点四公斤，长着广州人的眼睛，青岛人的身材，米脂人的脸庞与湖南人的意态；还具有北京的学士、



们一般不会说“生活欺骗了你”，总觉得苦闷、忧郁的人生恰似自己踩出的足迹，死死纠缠。但诗人却轻轻巧巧地将“生活”拟人化、他者化了，仿佛今天的不幸只是遇人不淑的噩梦，明天就可能有更好的转机，需要的只是时间和忍耐，这对绝望者是多大的安慰和解脱！这种对话氛围一旦形成，全诗就如同莎士比亚剧中的精彩独白，既是警语，又是情语，有力推动着事件发展和情绪变化。当我们终于昂起头来，耳边响彻的是未来亲切的召唤：向前看吧，高贵的心！这样的写法和语境，可谓是不落形象而胜于形象，不著一字而海阔天空。

哲理诗启发人的悟性，好的哲理诗作用于人的心灵，再差的哲理诗也不会喋喋不休，陷入自恋。因为哲理诗的气质既是内敛的，又是外向的，它总要对周围的世界若有所思，而不是仅仅发牢骚和顾影自怜。

摘自《中华读书报》2019.12.25

加州的硕士、海德堡的博士学位；有院士父亲，工商联主席爷爷，在梅兰芳门下学过戏的母亲。早在二十三年前，她陷入了公主与白马王子的感情旋涡，然后遭遇到了身心俱碎的失望。然后用学历学位与超级体力训练报复了生活。然后……她走向四十岁。

最后在三年前结识了比她小五岁的声乐教师小李，小李在对彼得堡与拿玻里的比赛中都得了好名次。这终于使她恢复了美丽、笑容、狡黠，还有在大海上游览的美梦。

在一个月前，发生了隔膜。他们二人已经确定了结婚日期，订好了婚礼举行的酒店。她热烈地希望小李为她做一件事。做一件什么事呢？请大家猜一猜：例如约小李与她一起看一部伊朗影片；例如是请小李网购一瓶匈牙利产的三十筐葡萄为原料的金色甜葡萄酒；例如是要小李替她与她的一位闹了点误会的好友通一个电话，说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于这个小小的请求小李居然未予置理。对了，就是类似的一件鸡毛蒜皮的事，使她伤心欲绝，她取消了婚事，仅仅酒店的预订费用她与小李就损失了八千块。她的父母为此痛心疾首，把她说了一顿。她则严正指出：她不可以为了结婚而结婚，她不是一件急于处理的、即将过期的罐头食品，一想到自己要做一件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与身份的事而心有不甘，她很痛苦。她宁愿一辈子不结婚，她愿意独身一辈子。然后父亲摔了一把罕见的坭兴（不是宜兴）陶茶罐，母亲哭出了声。她过了两周从北京飞到慕尼黑转罗马上了这条邮轮“地中海幻想曲”号。当然是邮轮，它与邮政无关，但是旅行社一律称之为邮轮，也许是有中国人不喜欢把上船与游水呀游泳呀什么的联系起来。

第五天她与数千名游客上了希腊的圣托里尼岛。她在岛上吃了小吃并要了一瓶干白葡萄酒。她觉得是养生的傻劲儿使得多年来红葡萄酒在我国大行其道，然而，她只喝干白。而圣托里尼的干白一瓶只卖十个欧元。这种用本地葡萄，家酿而成的酒，说酸不酸，甜也不甜。有酸有甜而且有一种高贵的凝结，有一种保留和恬淡，有一种敲击和嘲笑，这种干白好像对消费者绷着小脸，它为了自己的挑战，并不追求可口，它微微地保护着陌生，为了并不讨好而水晶般地高洁，它有着冰雪的聪明与清爽。

她在小小的神奇的岛上，喝了一整瓶，她喝得欲醉还痴。

傍晚上船以后她在阳台舱房倒头便睡。她后来梦见自己果然登上了邮轮，梦到自己喝了琼浆玉液，梦到自己在地中海与大邮轮上飞翔。她贴着海面飞。她贴着舰舱飞，她与海鸥一起飞，她与海鸥一起降落到海面上，她也与海鸥一起戏水并且寻找小鱼作食物。她觉得有点凉。有风。头有点重。喝多了。不该喝许多酒。这时候有人敲她的舱门。

“我也在这条船上。我也在。我也上了这条船。上了船的也有我。”

像是读《弟子规》与《三字经》。像是九月一日的小学开学典礼。像是唱诗。像是念经。她哭起来了。

她飘到了第十一层甲板的咖啡厅。她走到了第十二层甲板的红色跑道。她轻盈地跑了一圈。她飞到了第十三层的迪厅，她又转到了泰国餐室。她没有看到任何人，她失望了。同时她开始更加清楚地听到声音：“当然，我是小李。我也上了这条船。我就在你的旁边。你喝得太多了。你待会儿就看到我了。我给你买了三十筐标准的“多卡衣”酒，我已经联系好了回国后马上去电影资料馆看伊朗影片《天堂里的孩子》，还有印度大师阿米尔·汗导演的《小萝莉与猴神大叔》。我已经与你的闺蜜通了电话，她说下周五请我们二人到她家吃莲藕。还有，还有，还……”

还有什么呢？天啊，她睁开眼睛了，小李穿着邮

轮的文化衫，黑色的图案，MSC的字样赫然入目。他拿着一把经过他的粘贴修理完好如初的坭兴陶茶罐（广西的坭兴正在学习江苏的宜兴，发展自己的特产工艺品）。然后小李哭了。她也哭了。

一小时后她开了电灯，在安静的船舱里她感觉到了些微的凄凉。她仍然相信自己内心的强大。她看了看手机，是凌晨三点。她去卫生间漱洗。她穿上一件风衣。脖子上围上一块纱。她悄悄地从十一层往上缓走。她走累了就坐一层电梯，只一层。然后在各种舱内和室内的沙发、藤椅、木凳上坐下。她发现，在这个钟点起身散步的全舰竟也有六七个人。已经有人用英语向她问早晨好。

此日的清晨应该在雅典卫城登陆，她坐了三个小时，提前在餐厅用了早餐，她轻松愉快地进入了自己的666号舱间。坐下来后，她喊了一声。

她看到，自己房间的三人沙发面前的沙发桌上，摆着的是深色的坭兴陶罐，坚硬，光泽，如墨化了的赤铜，灰、黑、赤褐，逐步变化过去再慢慢归一，如金属如玉石又如玻璃。这就是被父亲在愤怒与怜爱中摔了八瓣的那件茶具上品。

请设想：她终于明白了，信息中会有信息的隔膜，传播时会有传播的故障。小李在她的暴怒与伤心中只说过一句话："我没有收到，没收到，没有收到你的微信啊！"

她喜欢这次旅行。她喜欢希腊的小岛上、悬崖峭壁上的，上圆下方的蓝顶白屋子。她喜欢拿玻里的桑塔露琪亚港，黄昏时候，一只鹰在海港的上空飞翔。小李给她唱过而且还会给她唱《桑塔露琪亚》。她甚至坚信，如果余下的几天她不能在这个邮轮上找到小李，那么小李一定会三天后在罗马附近的奇维塔韦基亚码头，要不就是北京的首都机场，拿着一束产自荷兰的玫瑰等她。露琪亚的另一边就是庞贝，被维苏威火山爆发埋葬于公元75年。一面岩浆。一面火山灰。历史上有过那么多的悲苦恐惧。她们终于赶上了幸福。她祝愿自己与亲友过得幸福。

必须的。宋丹丹说。

美丽的帽子

隋意如到今秋就满四十岁了，她至今仍然是一个人。她相信她的不幸是由于她在九岁那年被选去演了一个电影，演女主角、一个浪漫的女艺术家的童年。她为此得意洋洋，她为此被视为另类，整个中学阶段她被同班同学视为"臭美"与"自大多一点"，而她觉得全班全级的女生里，拥有百分之四十的丑陋，百分之六十的拙笨，百分之九十八到九十九的庸俗，除了她自己。

她在学业等方面努力奋斗，她考上清华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她获得了洋博士学位，她没有接受硅谷的聘请而毅然回国。她成为中国共产党员。

她的好友体贴地告诉她，正是因为她的这些不凡的成绩、身份、荣誉、经历，许多人对于与她谈婚论嫁闻而生畏，她已经没人敢"要"了。还有一位近来迷上星相、占卜、测字的闺蜜告诉她，她的姓氏与她的名字，都不利于她嫁得金龟贵婿。新测字家体贴地告诉她：女人姓隋，远不如姓程或成，施或史；而"意如"暗示的是水性杨花，不守妇道。

她淡定坚决，她已经被认为是骄傲自大，干脆骄傲自大下去吧，她坚信人不会因了骄傲自大而被判刑或者开除。否则她太痛苦。与骄傲自大的恶名相比较，自寻烦恼更是无聊、低级许多倍。她坚信为没有人"要"而痛苦，比没有人"要"本身的痛苦更痛苦。

为自己庆寿，她登上了地中海幻想曲号邮轮。她在雅典上岸买了一顶比幻想曲更美丽的草帽。黑底色。金黄耀目的大帽沿圆周带，还有同样金黄的帽顶与帽沿连结处的小圆周带。关键是用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柔韧

而又光亮的草茎编织得如此匀称整齐，无懈可击。这顶帽子的各条弧线，随心所欲，想是什么样的波形就是什么样的波形，想是什么样的弯曲就是什么样的弯曲，甚至于她可以把帽子叠四折放到路易威登提包里。

她回到房间，用各种手法操作，把美丽的草帽捏过来展过去，正戴上再歪戴上，死扣上再浮搁上，转过来再掉过去，歪歪头再转转颈。她照镜子照得喜欢，她趴蹦儿，她利用手机摄影的自拍杆给自己照相，左一张又右一张，前一张又后一张，发给同学再发给父母，要好好利用轮船靠岸用得上 WIFI 在线的这段宝贵时间。她再转过身去照到背影又照到镜子里的盛年美女。

“是谁这样美丽呢？”她问出了声。她联想起《白雪公主》故事中的恶毒女巫的提问，她笑了。

“是隋意如女士。”她坚定地勇敢地说。

“是的。是的。”四周传来应和的声音。

“当仁不让！”她又稍稍放低了一点声音，自言自语。

“不让！不让！不让！”周围是一片欢呼。靠岸结束，开船了。

“然而不是的”，她似乎平生第一次懂得了人应该谦虚。人应该不要过度自夸，她诚恳地说；“并不是隋意如漂亮，是雅典的草帽漂亮。是戴上了雅典草帽的那个傻傻的大女孩儿漂亮，因为戴上了这样神奇的帽子才漂亮，想不漂亮也做不到！”

“在真正的美丽面前，我从不骄矜。在真正的大大小小的美丽面前，我五体投地。我不行。对不起。我实在不行。”她落泪了。

她擦着泪迹开门直到阳台，坐下，看邮轮离岸，看海鸥飞起，看流苏后退，看波纹无边，看夕阳多美。

而且这么便宜，只要八美元，四十几块钱人民币。她把帽子放到阳台的小桌上。

她想起来应该看一看帽子内里印的几行字，她开始看，夕阳晃眼，看不清。她终于看到了。她惊呼了一声。帽顶里面写的英语是：“百分之八十纸质，百分之二十化纤，中国制造，请勿着雨。”

惊人。取巧。精彩。想不到。什么纸呢？观感如草编织。这也是极致。

就在她且惊且叹且赞且自嘲的时候，一阵海风把她的到手不到一小时的美丽草帽吹飞了，帽子离开她的专用阳台，帽子超过了阳台扶手，帽子旋转着飞向大海，帽子跳着游轮宝石剧场、头天晚上演出过的“布宜诺斯艾力斯探戈舞”。帽子转头，飞到船体这边来了，帽子看不见了。

她等了一刻钟。她再没有看见那顶美丽的帽子。她知道，此次，她与美丽的雅典中国草帽的缘分已尽。

直到旅游结束，美丽帽子仍然给她留下了此次欧洲海上旅行的最美好最重要最不忘的记忆。她刻骨铭心。她买了一顶最美丽、最廉价、最好用、最独具匠心的本国制造的欧罗巴草帽。她戴上了这么奇葩的帽子。她留下了此生最珍贵的自拍照片。这个帽子随风飘去了。它飘到哪儿去了呢？

它会不会飘到我所一直等待的那个男生那里呢？会不会他拿着他无意得到的这顶欧罗巴中国造草帽，在我生命的未来的某个节点上，正诚挚地、热烈地、坚持不懈地等待着我呢？

那么，我的此生要追逐这顶黑金色的草帽，我要把自己喜欢的帽子找回来。

她感觉到爱与寻找的甜蜜了。

摘自《上海文学》2019.01

一窗风雅半窗荷

文/朱嘉华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黛玉说她素来不喜欢李义山诗，却独爱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我喜欢李商隐的很多诗，比如《夜雨寄北》、比如《锦瑟》、比如诸多《无题》。然而最喜欢的仍然是经过黛玉改一字的这句“留得残荷听雨声”。现在想来，大概喜欢的是岁月经年，沧海桑田后人淡如菊的这种感觉吧！

也许天下文人的心是相通的，这句千古绝唱曾引得多少文人骚客情难自禁遗恨绵绵。身处西北一隅，想要感受“留得残荷听雨声”这种境界，似乎只有在梦中了。然而，我家阳台也有过一池秋荷，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弱小的几片浮叶到茂盛的一池荷田，亭亭玉立，风雅无限。

那还是去年春节期间，在超市看到两节莲藕中间发出一枝嫩芽，已有两厘米的样子，洁白饱满的藕芽晕染着一些暗红，似乎有血液在涌动，看了有种莫名的感动，想起重塑莲藕身的哪吒。然后突发奇想，何不买了种在花盆里，也许能发芽，抽枝散叶，说不定还能开出一两朵荷花也未可知。一时心血来潮，回家就把一只清明上河图钵盆拿来，取出浸泡在盆里的一堆黄河石，换上清水将冲洗干净的一节芽藕泡了进去。正月的地面暖洋洋的，地暖改变了季节，十几盆花草树木精神抖擞，接受着阳光雨露的洗礼，回报给主人满室春色。阳光从上午照进阳台，一直持续到夕阳西下。适宜的温度、光照、孩儿寄来的加湿器补充的湿度，藕芽一天天见长，到开春，已经有三五根纤细的茎干顶着尖尖角漂浮在水面，最粗壮的那根芽已经顶到盆壁，我只好将它的头牵出水面，将藕节压到水里。后来才晓得这是错误的，应该将头部压到水里，尾部露出水面。

西宁的春天有些矜持，总是姗姗来迟。早春三月，冻土苏醒，湟流春涨。当春风悄然潜入湟水谷地，人间最美的四月天才踏歌而来。山野里响彻早已按捺不住的“花儿与少年”。清明时节，巴掌大小的浮叶已长满钵盆，眼看着要溢出来的样子，心想，要给这盆荷叶一个好的容身之地了，于是购买了莲盆、塘土，重新将藕节种植在盆土中。这次有了一点常识，将藕节顶端压低，尾部抬高露出水面，便于根部呼吸。到四月半间，停止供暖，荷叶显得萎靡不振，北归的阳光也没有冬季好，渐渐从屋顶绕过。每天根据阳光照射的位置我推动花架于南窗、西窗之间，尽量让它感受到更多温暖。

去年的春天格外漫长，

前期风沙肆虐，后期阴雨绵绵，西宁的天气几度冲刺也入不了夏，我的荷叶也长满了黄褐斑，犹如孕妇的脸，一派萎靡颓废。荷花孤傲高洁，虽性喜阳光，却在淫雨霏霏的春寒中孤傲着它的孤傲，纯洁着它的纯洁，顽强着它的顽强！

五月底，天气突然就热了起来，而且来势汹汹，似乎要把欠了一个春季的阳光和热情归还给河湟大地。气温一下子升到二十八九度，我的荷池也生机勃勃，一次竟有四五枝筷子般粗细的茎干同时蹿出水面，每天长一寸，头顶的尖尖角也大了许多，像极了织布的梭子，等茎干长到50厘米左右，梭子便开始渐渐展开成为叶子，一天一个样，叶子背面红褐色的纹理煞是好看。那碧绿的翠盖犹如一张张翡翠玉盘挺立在笔直的茎干上，翠盖中心有一黄豆大的椭圆被白膜覆盖，脉络射向四野，每片叶子有19、21、23等不同的奇数主脉络，曲曲折折辐射开来形成伞盖，细微的脉络像人体的毛细血管布满背面，纹路如冰裂纹般美观震撼。向阳的叶面长满细绒毛，不容水露沾身，茎干上长着毛刺，看起来粗粝，却不扎手，好比荷之秉性，不枝不蔓不妖不冶，文文静静庄重典雅，如有教养的女子般娴静端庄。

自从种了这池荷，生活似乎更加忙碌起来，每天清晨一睁眼便奔向阳台查看池水与长势，小心翼翼续水、施肥、管护。五月底我去成都，临行前千叮咛万嘱咐，一应巨细地交代好才放心离开。然而，十余天后回来，一眼看到我的荷叶一片颓废，几乎每片都长了霉斑，有的已经枯萎，池水下降没有及时补充，塘泥表面覆盖了一层黑衣。顾不得洗手吃饭，赶紧将池水舀去一些，池盆端到浴室用花洒冲洗，黑泥冲刷干净后换上清水，再次安置到阳光充足的地方。几天后奇迹发生，不仅长出新叶，枯叶也努力康复，折射出生命的活力。

进入暑天，荷叶像疯了一样，刚刚出水的芽经过一个晚上便长到20厘米高，三五天便长出叶片，一簇簇荷叶错落有致相依相偎，荷绝对是一个有爱心懂包容的物种，一盆荷池将近20枝茎叶，同一簇族之间的三五片叶子绝对没有一样高的，总是错位一两厘米，狭小的空间逼仄的容身之地竟然没有叶片重叠，每一片叶子尽情享受阳光的抚摸与亲吻。

后来发现连续的阴雨天，荷叶就会长斑，拍视频问儿，儿说缺阳光，要好好晒太阳的。于是在晚间打开顶灯补充光照，锈斑确实得到缓解。

在清晨，在傍晚，在落日余晖中，在细雨绵绵时，这方荷池给了我无限遐想。每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耀在荷池上方，我便想起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诗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尽管我只有一池荷叶，不见一朵花苞，但它却在我心头开满了圣洁的荷花！与儿通话说起此事，儿详细询问荷的来历后委婉地说："妈妈，你可能看不到荷花了，因为菜藕不会开花的，等到秋后，你可以收获一盆莲藕，也不错哦，可以吃的！"挂了电话赶紧上网查询，果然！菜藕不会开花，即便开，也只有一两朵，而且全是白花！我原不知有菜藕莲藕之分，我以为只要是藕就会开花的，我明明看到北京北海公园荷花池挖出裹满泥浆的莲藕，怎么会这样子？逮住家人我就说：我原以为只要是藕就会开花的……絮絮叨叨如祥林嫂一般。想起七个多月苦心经营的过程，情绪慢慢得到平复，其实我已经得到了很多。不是吗？微风中摇曳生姿的荷言荷语依然温柔体贴，深埋泥土的荷的灵魂依然香气四溢。这就足够了，许多美好的东西享受的不就是追求的过程吗？心中有爱，四时花开。

周末，人到中年的兄妹们围坐在一起品茶聊天。二弟说："二姐，室内的荷叶能长这么大真是奇迹，而且

是在高原上。”大姐接道：“是奇迹呢！”夫说：“是她操心的结果！”“只要用心，买对种子，说不定明年就能看到荷花了，只是不要买江苏宿迁的种子，假的太多……”说这话的是小妹。大家都到了秋荷挂霜的年岁，这一池荷叶多少慰藉着逐渐零落的血脉亲情。

立秋后偶尔还有新叶生发，处暑后荷叶便停止了生长，色泽逐渐黯淡下来。剪去逐渐枯萎的浮叶，剩余十几枝一米左右的茎干，疏离在一池秋水中，一派萧瑟散落着秋天的讯息，别有一番景致。十几片茶盘大的叶子遮去阳台一半的窗户，蓝天下，好像悬挂了一幅荷塘写意图。随着绵绵秋雨的来临，每片叶子开始起了一圈褐色斑点，然后边缘的褐色连接起来，斑点慢慢往里入侵，像一颗颗牙齿吞噬着老去的绿色，形成一个齿轮，环绕在依然泛绿的叶子上，然后就那么亭亭站立，不媚不俗。

露天的荷叶均为浅浅的盆状，承受着光阴的问候，而室内的荷叶因为阳光不能直射，绝大多数呈平盘状、伞状，只有位置好的一两片稍稍向上擎起伞盖，做努力向上的样子。尽管如此，它依旧一身风骨，不偏不倚，茎干笔直，努力向上追逐光明。偶有清风袭来，轻轻摇晃一下，然后便安静下来，静默无语。

天气好的时候，阳光洒在硕大的叶面上，从底下望去，一个一个半圆的阴影将叶子衬托成淡绿、翠绿、墨绿。间或有一只蜜蜂误打误撞进来盘旋一阵，寻到出口飞走。肥大的荷叶享受着阳光抚慰，一如既往地庄重着，墨守着一窗风雅，氤氲着一帘幽梦。大概等到深秋或经过一个冬天就会枯萎成一把把油纸伞吧？到那时，可有佳人举着你行走在江南三月的雨巷中？而我始终钟情于留得残荷听雨声。

一池残荷，几度鹤影。富有诗意的意境。然而，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后红楼梦时代，也没有枕霞旧友、潇湘妃子“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悲切衰败。虽然时空限制了人们的向往，地域制约了文人雅兴，却无法阻挡人们的智慧与追求。

每当夕阳西下，喷壶里的水洒向叶面，顷刻间一盆碎玉从天而降，“雨丝”从茁壮的叶面飞溅开来，如细碎的珍珠，如菩萨的甘露，那惬意的声响如珠玉落盘，惊天动地。一会儿便有露珠挂在叶子边缘，一颗颗晶莹剔透，珍珠般圆润，轻轻碰一下茎干，露珠纷纷摇落，跳跃在水面，似有万千条鱼儿在游弋，池水顿时变得活色生香起来。这“雨”来得透彻，来得欢愉。间或有火烧云坠落西山之巅，架好相机找好角度，将洁白的或橘红的云朵盛在荷叶中，剪影里的荷叶如硕大的莲蓬，托举着盛开的花朵升腾、晕染、弥漫，每当这样的时刻，心头总是涌起无限欢喜。

“身处污泥未染泥，白茎埋地没人知。生机红绿清澄里，不待风来香满池。”荷的一生是一道风骨，芳魂在水面上摇曳，清白在泥土中安详。在伟大的轮回中，用一池清水，半池塘泥完成生命一次又一次的升华。周敦颐《爱莲说》又从心底泛起涟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摘自《西宁册页·山水海湖》（散文卷）青海人民出版社



漫食《山海经》

文 / 王丽娜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在我们的印象里，《山海经》中有远古的历史，有神话传说，无论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还是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都让人或恐怖，或惊喜。也正是这样一本《山海经》启发了后世的各种志怪小说，让我等在长夜寂寥时有了谈资。山海辽远，有朋自远方来，《山海经》和秉烛夜读的气氛还是挺相配的。

当你进入《山海经》的世界，会发现这本书除了有大怪小怪，有南山北山，还竟然是一本隐形的食谱！《山海经》中出现的大部分怪物后面都会附上一句“食之……”比如：“食之使人不眯，可以御凶”“服之使人不厌，又可以御凶”“食之已疠，可以杀虫”“食者不肿，可以已痔”“食者不妒”……中国人对于吃是有着极大兴趣的，《舌尖上的中国》《舌尖上的早餐》等美食类节目的大受欢迎可见一斑，其中的烟火气最为接地气。虽然没能亲见《山海经》中的食物本身，然而看到其疗效就让人颇有几分心动了。从物理上的增加武力值，到生理上的祛除百病，甚至精神加持，都让你对《山海经》愈发有了钻研兴趣。

既是开席，那么我们先写凉菜，凉拌鲜蔬，可以解燥。譬如鬼草，《山海经》中说这种植物其叶如葵而赤茎，其秀如禾，服之不忧。植楮草据说可治疗抑郁症，吃了其果实不会梦魇。嘉荣草听上去就有着特别美好的寓意，功效也是相当明显，服之者不霆，通俗来说就是不怕雷霆。吃了以后不会晕厥，且能抵御兵器伤害的牛伤草也可摆上宴席。仅仅是凉菜，就让人食指大动。有了蔬菜，也要荤菜相当。对于中国人来说，鸡鸭鱼肉是谓大菜。按图索骥，你可以吃名叫鹪鹩的羽禽类动物，《山海经》中云：“其状如鸡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食之无卧。”你看，食之不仅饱了口福，还有提神醒脑的作用。你要鱼，可以来一个文鳐鱼，它长着翅膀，外形像鲤鱼。这种鱼的存在对于厨师来说，是利好消息，它自带糖醋口味，原味红烧，便是佳品，同时寓意着丰收，自然是宴席的最优选择。九尾狐长得漂亮能魅惑人心，有时还会吃人，但如果吃了它，那么负负得正，反而能抵抗妖邪蛊惑。饭后水果，在《山海经》中也是选择多多，你可以吃食用后不会被淹死的沙棠果，也可以吃帝休树的果实——吃了以后不会发怒，那么你必定能感受到人间更多的美好。《山海经》，可谓上古食经。

“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人类在远古的时候自身弱小，便期盼着大自然中的各种奇花异草赋予神力，《山海经》让我们现代人得以一窥其奇思妙想、懵懂意识以及与天地沟通的想象力。赤子之心，方觉其大，漫食其中，不过庄周化蝶，是耶非耶。

摘自《光明日报》2020.01.03



这漫长的一天

文/路　明

那是八十年代的事了。我妈在镇上的卫生院上班，院里有辆救护车，碰到危重的病人，就送县人民医院，再重一点的，直接送上海。司机姓姚，跟我妈一样，也是上海知青，大家叫他姚师傅。一开始，姚师傅一个人开车，等于没有下班时间。半夜来了病人，说走也得走。好几次，我家正吃着晚饭，听见救护车长长的笛声，我妈就说，不知道是啥病人哪，过了一会儿，又说，姚师傅大概是吃不成饭了。

几年后，卫生院又买了一辆救护车，增加了一名司机，姚师傅的工作就轻松一点。从那时起，院里多了一项福利——用救护车送职工（及家属）去上海。一般情况，去上海得换三四辆公交车，风里雨里，辛苦得很。救护车直达，还能省下车票钱，大家都说，谢谢院长，院长有良心。

头一回享受坐救护车的待遇，是在我七岁那年。车次不定期，大致两三个礼拜走一趟。发车时间一般在周日的早晨，下午再开回来（当时还没有双休日）。那天我和我妈起了个大早，拎着大包小包出了门。天蒙蒙亮，救护车停在路边，好几个人已经等着了。后厢拆掉担架，两边可以对坐八人，副驾还能坐一个。临开车时，我爸追上来，塞进一只刚从菜场买回的大白鹅。有人笑说，路老师不陪老婆一起啊？我爸挥挥手，骑上车走了。

开车了，救护车驶上国道。在我的印象中，那时这条国道好像永远在修，永远都修不好。窗外是农田和工厂，远处有炊烟升起。渐渐的，商店和路上的行人多了。当看见曹杨新村密密麻麻的工房，我就知道，外婆家不远了。

不单是上海人坐，本地的职工也不时搭个便车，去上海兜兜马路，买点东西。小腊梅坐在我妈对面。她新婚不久，经常约几个小姐妹搭伴去上海买衣服和零食。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时间很快过去了。车停在南汇路上，往西是静安寺，往东是人民广场，去哪都方便。姚师傅熄火，说了声发车时间，一般是下午四点。大家谢过，各自散了。

外婆家离南汇路不远，走几分钟就到了。经过灶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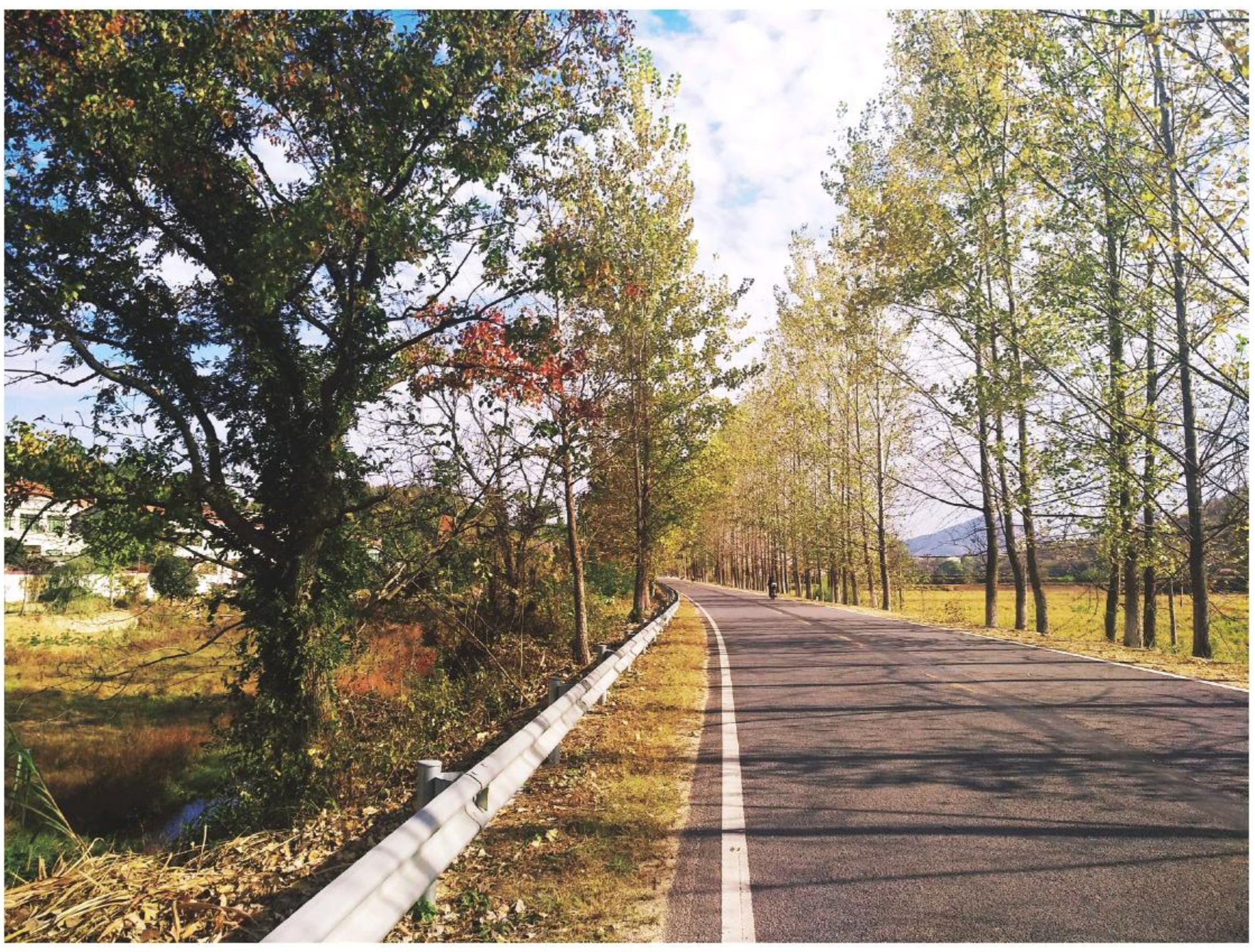
间时，我看见外婆正弯着腰炒菜，空气里弥漫着油煎带鱼的香气。我叫，外婆。外婆回过头说，乖囡，先去楼上坐着吧，一会儿就吃饭了。

午饭后，我睡午觉，我妈跟外公外婆、两个舅舅在外间聊天。碰到天气好，大家就一起逛静安公园。三点半一过，就要准备归程了。一日之内，景物变换，像白日梦。对我妈来说，上海就是一场梦。她16岁插队，去淮北农村“战天斗地”。无数次的，她想回到那个梦里。外婆抢过行李，板着脸说，好了好了，又不是不来了，哭彻乌拉（哭丧个脸）做啥。说着，自己的眼圈红了。

小腊梅讲，上海也没啥了不起，不就是街宽一点，店里的衣服多一点。大家都笑，都知道，下回跟车没准还有她。要过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人总是这样，熟悉了，就觉得没啥稀奇。要相处得久一点，再久一点，才会生出亲切和依赖。救护车开出市区，一车的人沉默着，打着盹，或看着窗外的风景，想心事。我想，这漫长的一天终于快过完了呀。我等不及回家看动画片了。

有一年除夕，我跟我爸我妈一起，坐上姚师傅的救护车。小腊梅没来，一车人都是回上海过年的。听说昨天前天走了两拨，我们是最晚的。车开到地方，我爸递上一支烟，说，姚师傅，辛苦了。姚师傅接过烟，笑笑说，没啥的，习惯了。我这才想到，姚师傅一会儿还得把空车开回去，再转公交车回来。一个人。年年如此。

摘自《文汇报》2020.2.29



五大连池冰洞之谜

文/时 溢 王 颖

五大连池是由莲花湖、燕山湖、白龙湖、鹤鸣湖和如意湖五个堰塞湖组成的湖群，位于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湖群绵延约 20 千米，总面积达 40 多平方千米，是我国第二大火山堰塞湖。这里火山林立、水系发达，生活着许多野生动植物，周边地区的火山地质地貌现象繁多且保存完好。五大连池不仅是旅游胜地，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进世界地质公园名录。

五大连池地区曾发生过多次火山喷发。在 207 万—210 万年前，五大连池的西北方向发生了第四纪的第一次火山喷发。最近一次火山喷发是在 300 年前的康熙年间，老黑山与火烧山相继喷发，喷出的熔岩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五大连池因而形成。

五大连池保存了许多火山地貌，有翻花熔岩、空旷悠长的熔岩隧道、层层堆叠的喷气锥以及浑圆别致的火山弹等丰富的火山活动产物。此外，五大连池特有的地下冰洞内常年维持 0℃以下的温度，因此成为颇具神秘色彩的奇特景观。

闻名世界的冷泉

雨、雪、冰雹等大气降水落到地表后渗入地下，就成为地下水。在火山活动的地区，地下水被下部岩浆加热，高温地下水沿裂隙返回地表就会形成温泉，所以很多火山周围分布着温泉。如吉林长白山火山群内分布有上百个温泉，大部分水温在 60℃以上，最高的可达 80℃；云南腾冲火山周围有 80 多个温泉，其中 14 个温泉的水温在 90℃以上；台湾大屯火山群附近温泉的水温甚至可达 100℃。

但是，五大连池却以冷泉闻名于世。这里有 100 多个泉眼，集中分布在老黑山和火烧山等西部火山周围。其中，已开发的包括作为浴场的洗泉与可饮用的饮泉两种。洗泉（如南洗泉和翻花泉）的水温一般保持在 6~10℃；饮泉的水以重碳酸矿泉水为代表，水温长年保持在 2~4℃，入口清凉冰爽，被评为“世界三大冷矿泉”之一。与其他地区的温泉相比，五大连池的洗泉和饮泉的水温明显偏低，因此也被称为“冷泉”。

常年冰霜的白龙洞和水晶宫

五大连池不仅泉水冷，地下洞穴更冷。在东焦得布山的西北方向有两个地下冰洞：白龙洞与水晶宫，洞内气温常年保持在 0℃以下。哪怕是在酷暑，洞内依然寒气逼人。冰花覆盖在洞壁的各个角落，散发着冷傲细碎的微光。白龙洞内有两根直径约 4.5 米、直通洞顶的岩柱，就像传说中镇锁白龙的法器，白龙洞因此得名。洞底覆满冰层，洞内长约 40 米，为倾斜 2° ~ 5° 的下坡。洞顶可见棘刺状的熔岩钟乳，洞壁凹凸不平，表面布满由水汽冻结而成的冰花，就像大自然别出心裁的艺术品。棕色熔岩钟乳和银光闪闪的冰花使白龙洞更显神秘莫测。

水晶宫内的气温常年在 -5℃左右，洞内呵气成霜，洞底为全年冰冻的冰层，长约 100 米，坡度为 12° ~ 20° ，比白龙洞更陡。洞由玄武岩构成，顶部生有形态各异的棕色熔岩钟乳，洞壁内壁常年覆盖着白色冰霜，仿佛水晶宫一般。即使夏天进洞，人们也能体验到

冰雪的魅力，让人既感到乐趣丛生，又对大自然的力量心生敬畏。

探索冰洞成因之谜

科学研究表明，五大连池的低温冰洞与埋藏的冻土有关。冻土是指0℃以下并含有冰的岩石和土壤，一般可分为短时冻土、季节性冻土与多年冻土三种。除了北部高纬度地区外，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的冻土是季节性冻土，即：秋季开始冻结，夏季基本消融。

五大连池位于岛状永冻土分布区。永冻土就像大型地下冰库，冰洞恰巧处于冰库内，所以全年恒定的低温环境能使土壤内的水分一直维持冰冻状态。岛状永冻土的形成原因是什么？为何五大连池会有冻土层呢？

笔者认为，五大连池岛状永冻土的成因与末次冰期的多年冻土层有关。末次冰期的寒带气候导致多年永冻土层广泛分布，但随着冰期结束、气温回升，永冻土层逐渐消融，仅在零星区域保存下来，形成如今的岛状永冻土。

2018年野外地质调查期间，我们来到五大连池冰洞考察。经初步观测，我们推测洞穴恰好位于永冻土中，因而形成了四季恒定低温的环境。以往的研究多认为冰洞前期为火山活动时形成的熔岩隧道，而五大连池局部地区存在岛状永冻土，二者在空间上重叠产生了冰洞现象。学者对这一结论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岛状永冻土的来源和成因仍然缺少合理解释。

近日，我们发现了一件趣事：盛夏时节在五大连池通过辘轳取水的水井中，地面以下30米、地下水水面1～2米以上处，可观测到厚约3米的“洒水挂冰”现象，即常温地下水泼洒到井壁上会迅速冷冻成一层薄冰。说明此区域可能存在3米厚的岛状永冻土。区域上以季节性冻土为主，岛状永冻土连续性较差，可能是末次冰期生成并保存至今的多年冻土层。

结合五大连池的火山活动历史和7万—1.1万年前末次冰期的严寒气候，我们推测了五大连池冰洞的形成过程：

火山喷发形成的岩浆在地表流动，表层的岩浆因散热较快首先固结成岩石，而下层岩浆因为散热较慢仍为流体状，不断流动。随着火山活动逐渐减弱，喷出的岩浆逐渐减少直至火山活动停止，熔岩隧道中残余的岩浆继续向低处流动，从而在熔岩中形成一个洞穴，随后地下水通过裂缝渗入，并汇集至通道内部。7万年前全球进入末次冰期，五大连池地区温度急剧降低，气候转冷。熔岩隧道及其周围裂隙中的地下水冻结成冰，地表形成多年不化的永久性冻土，由于熔岩隧道恰好处于冻土层中，于是形成了地下冰洞。1.1万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全球气候转暖。高纬度山地冰川逐渐融化，五大连池地区温度升高，太阳辐射使季节冻土深度增大，地球内部热量向地表传导，使末次冰期时形成的永冻土厚度减薄甚至消失。但局部依然存在岛状永冻土，在第四纪火山活动与末次冰期的联合作用下，五大连池的冰洞便形成了。

来到五大连池火山群，既可参观绮丽多姿的火山地貌，体验可饮可浴的冷泉水，鉴赏浑然天成的白龙洞和水晶宫，又可探索生态群落的演进及演化，追寻冰洞成因的奥秘。

摘自《大自然》2019.06



三字秘诀

文/牧　谦

嘉庆时期，有个叫陈墨的大学士，学富五车，人情练达，学生桃李满天下，其中最受他赏识的，是邱良元、韦长航、程乐舟三人，在他的提点下，三人刚过三十，就都当上了京畿之地的县令，正七品。

冬末春初，有天陈墨刚吃过早饭，学生邱良元就来看他了。陈墨见邱良元风尘仆仆的样子，便问："这么着急，是不是有事啊？"

邱良元说："确实有事。"然后说了这样一件事：他上任之后，勤政为民，经常到乡村去考察民情。最近，他发现，各个村镇都出现了耕牛暴毙的情况，恐怕是牛瘟，不及时防治就会影响春耕。本来想立刻上报知府，可想了想，因为离京城近，就想先赶来问问老师。

陈墨一听，觉得学生还是很敏感的，耕牛的事，说小可小，说大也是关系社稷的大事。他沉吟了半晌，道："幸好你还没有上报，为师教给你个秘诀。"言毕，在纸上写了起来，邱良元一看，老师写的是一个字："瞒"。邱良元不解："瞒？耽误了春耕怎么办？"陈墨解释道："你刚去当县令，又比别人年轻，凡事不出头为好。京畿之地，别的县都没牛瘟，怎么就你们县发现了？万一最后没有查实，好事之人会说你虚报疫情；即便查实了，也会有人说你故意在皇上五十寿辰时找事……"

陈墨接着又说："你先瞒着，到秋收还有半年多，中间可能有干旱，可能发大水，收成照样没法保证，这样春耕的过失就没人会知道了。如果其间大多数县也发现了牛瘟，你再跟着上奏，这样比较稳妥。"

邱良元听明白了，回去之后，他按照普通兽病来对待牛瘟，也没有采取什么特殊措施。

果然，没过一个月，周边县都发现了牛瘟，邱良元也跟着大家一起上报疫情，只不过耽误了两个月。

三个月后，第一个向朝廷上报疫情的邻县县令被政敌弹劾，说他早不报晚不报，偏偏在圣上寿辰的时候上报，是扰乱民心，最后被摘去了乌纱帽，流放边疆。

邱良元感叹：老师果然是老师，高明，高明！转眼到了夏天，门下高足韦长航也来拜访老师，说辖区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纨绔子弟强抢民女不成，竟然杀人，害了两条人命，按律当判斩立决。韦长航停顿了一下说："只是那纨绔子弟，是知府的独生子，违规审判上报吧，有违公心，也担心事发；依律审判又担心会得罪知府……"陈墨沉吟片刻，在纸上写了个"拖"字，并道："处理好这件事，秘诀就在拖字上。"

陈墨解释说，现在判不判处知府儿子死刑都不对，那么就"拖一拖"，先别忙着审案固定证据，给知府一个活动的时间，也给受害方家人一个平复心情的时间……离秋天还有两三个月，相信以知府的能力，到时候会有办法的。

回去之后，韦长航借口案件重大，需要认真调查，每天亲自到现场查看、询问邻居，就是不审……

两个月后，知府找了个

刚抓的死刑犯当替死鬼，并以重金做通了受害人家属的工作，几方一起在衙门翻供，死刑犯说是自己杀害了民女，受害人家属也说当时看走了眼，现在仔细一看确实是这个死刑犯所为。韦长航于是顺势把证据收集好，将案件上报了刑部。

知府的儿子救活了，知府也“投桃报李”，暗地里提携韦县令。后来知府被人弹劾，其中一条罪名就是伪造证据，可韦县令依然没事，因为他“不知情”啊！

韦长航赞道：老师不愧是老师，巧妙，巧妙！秋收之前，学生程乐舟来了，这个学生正义感最强，下派当了县令，陈墨最不放心的就是他。果然，他说的事，陈墨一听就头大。原来，这时候离秋收还有一个月，全县粮食紧张，很多百姓家里都断粮半个月了，不知谁说城中八旗兵营中屯着满满的粮食，百姓都聚集在县衙，要求开军粮仓库。程乐舟去八旗兵营一看，还真有满满的粮食，可军官说，那是军需，动了是要杀头的！程县令不敢动了，眼看着没粮吃的百姓要闹事，赶紧来问问老师有没有好办法。

陈墨不愧是大学士，想了想，在纸上写了一个“呈”字。程县令问：“这怎么讲？”陈墨说：“这种大事，一个县令怎么决定都是错的，不妨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呈报给上级，这样责任也就推给了上级，依照上级的指示执行，你就没有责任了。”

“那要是知府让开仓放粮，而八旗兵不同意怎么办？”

“放心，以为师对官场的了解，十有八九知府也是把你的折子再呈给巡抚定夺罢了，这个问题，官员们最后肯定是要送进紫禁城的。”回去之后，程县令当着全县百姓的面写了个请命书，并八百里加急送给了知府，果然，知府也八百里加急送给了巡抚……最后层层呈递，给了皇上，皇上批道：军民一家，八旗的粮食给百姓用用又何妨？并对各级官员体恤百姓的态度进行了表彰。尽管因为耽误时间饿死了几十个百姓，但百姓还是很感激程县令，给他送来了“万民伞”。没过几天，吏部的嘉奖令也到了，说程县令体恤百姓，是为官的表率……这事儿办得真是漂亮！

程乐舟大呼：老师终究是老师，厉害，厉害！

一转眼十年过去了，因为有陈墨的指点，他的三个学生官运亨通。邱良元当上了大理寺少卿，正四品；韦长航则是刑部主事，从三品；最厉害的是程乐舟，刚过四十，就当上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

这时候京城发生了天理教叛乱，因为家里的管家涉案，陈墨也被抓了，以谋反罪被判了个秋后处斩，可陈墨压根儿就不知情！不过他一点也不担心，只在大理寺监狱写了份申冤书。他的学生们都身居要职，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没事的。

得知老师有事，学生们都行动了起来，他们先是找到了同门大师兄邱良元，邱良元一见老师被关在大理寺，表现得很着急，承诺马上上书解救老师，可等同门师兄弟一走，他便把申冤书烧了。

邱夫人大惊，问：“夫君这是为何？”邱良元道：“老师冤情尽人皆知，我就先‘瞒’个把月再说，说不定这期间圣上发现错了呢？说不定别的师兄弟把老师救出来了呢？不就不用我出头了吗？我现在刚当上大理寺少卿，就为老师申冤，会让政敌说闲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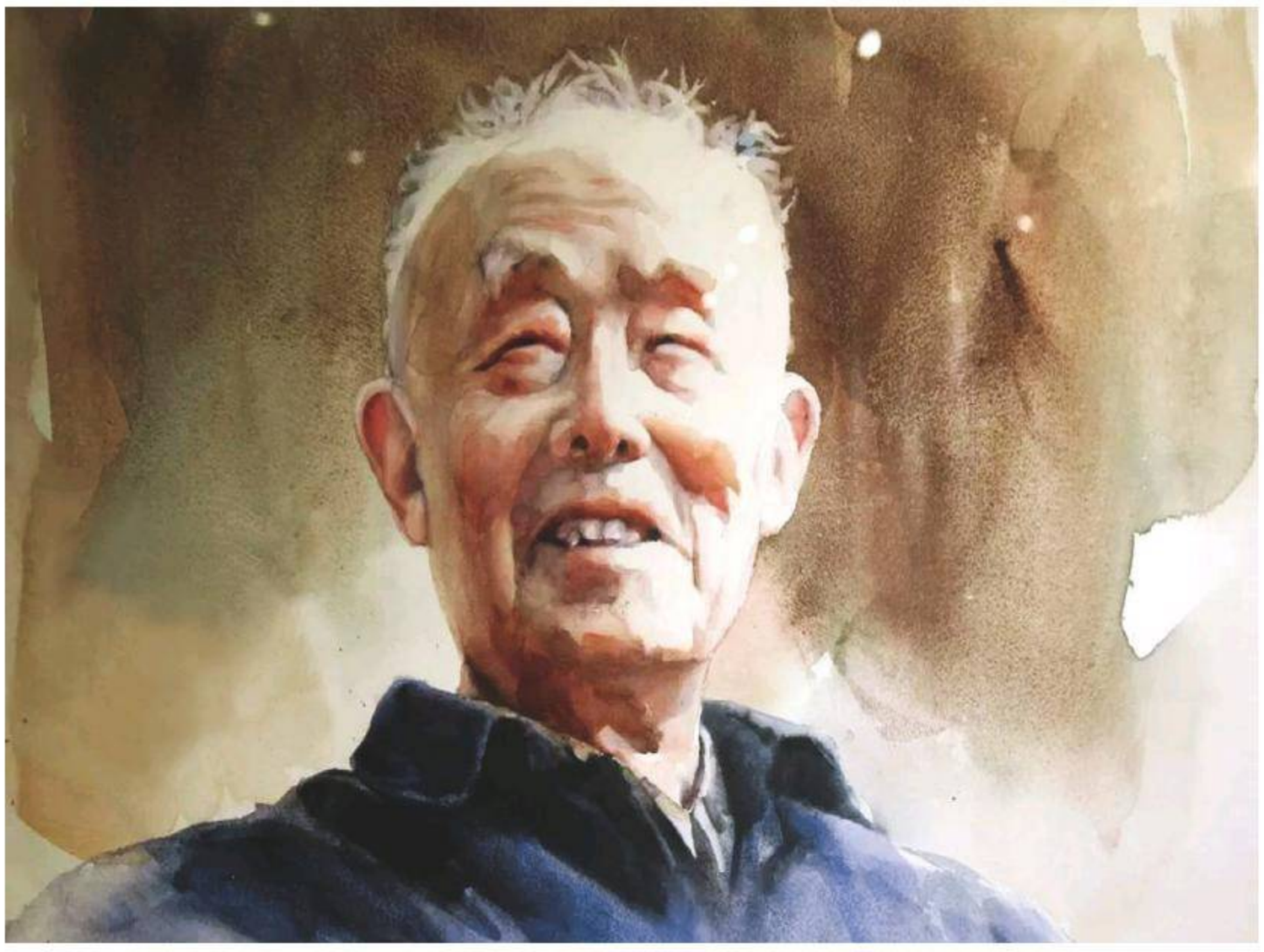
“可等了两个月，也没有好消息，邱良元架不住师兄弟们一天三催，只好写了个函，向刑部说明情况。

“刑部的韦长航收到函件，一看是老师的冤情，赶紧准备上奏，但又一想，把没写好的奏折留了下来。他心里想，这么大的案件，我如果不调查研究就上奏，岂不是让圣上说我不负责任？我不妨先‘拖’一阵。于是他立刻组织一帮人开始调查，‘出工不出力’地拖了俩月，才煞有介事地给都察院写了折子。

“到了都察院，就是程

八十述怀

文 / 季羡林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活到八十岁；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岁，然而又一点也没有八十岁的感觉。岂非咄咄怪事！

我向无大志，包括自己活的年龄在内。我的父母都没有活过五十；因此，我自己的原定计划是活到五十。这样已经超过了父母，很不错了。不知怎么一来，宛如一场春梦，我活到了五十岁。那里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流年不利，颇挨了一阵子饿。但是，我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正在德国，我经受了而今难以想象的饥饿的考验，以致失去了饱的感觉。我们那一点灾害，同德国比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我从而顺利地渡过了那一场灾害，而且我当时的精神面貌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到，于不知不觉中冲破了我原定的年龄计划，渡过了五十岁大关。

五十一过，又仿佛一场春梦似的，一下子就到了古稀之年，不容我反思，不容我踟蹰。其间跨越了一个十年浩劫。我当然是在劫难逃，被送进牛棚。我现在不知道应当感谢哪一路神灵：佛祖、上帝、安拉；由于一个万分偶然的机缘，我没有走上绝路，活下来了。活下来了，我不但没有感到特别高兴，反而时有悔愧之感在咬我的心。活下来了，也许还是有点好处的。我一生写作翻译的高潮，恰恰出现在这个期间。

乐舟的地盘了。可现在的程乐舟已经不是读书时的毛头小子了，他想，两个师兄都不碰这个钉子，我还是把这个问题‘呈’上去最好。于是他把冤案卷宗‘呈’给了都察院右都御史，右都御史花了几天看完后又递给了左都御史，左都御史呈给了军机处，军机处几个大臣讨论了几天，一致认为案情重大，应该让圣上决断！

“可圣上在哪呢？昨天刚去承德狩猎了，军机处派人八百里加急送到木兰围场，圣上一看，秋后处斩的日子就是明天，皱了皱眉头说：“这个陈墨，有冤情怎么不早说？只剩一天了，还申个什么冤！哪有时间去查实情况呢？就按之前判的，斩了吧！”

摘自《故事会》2017.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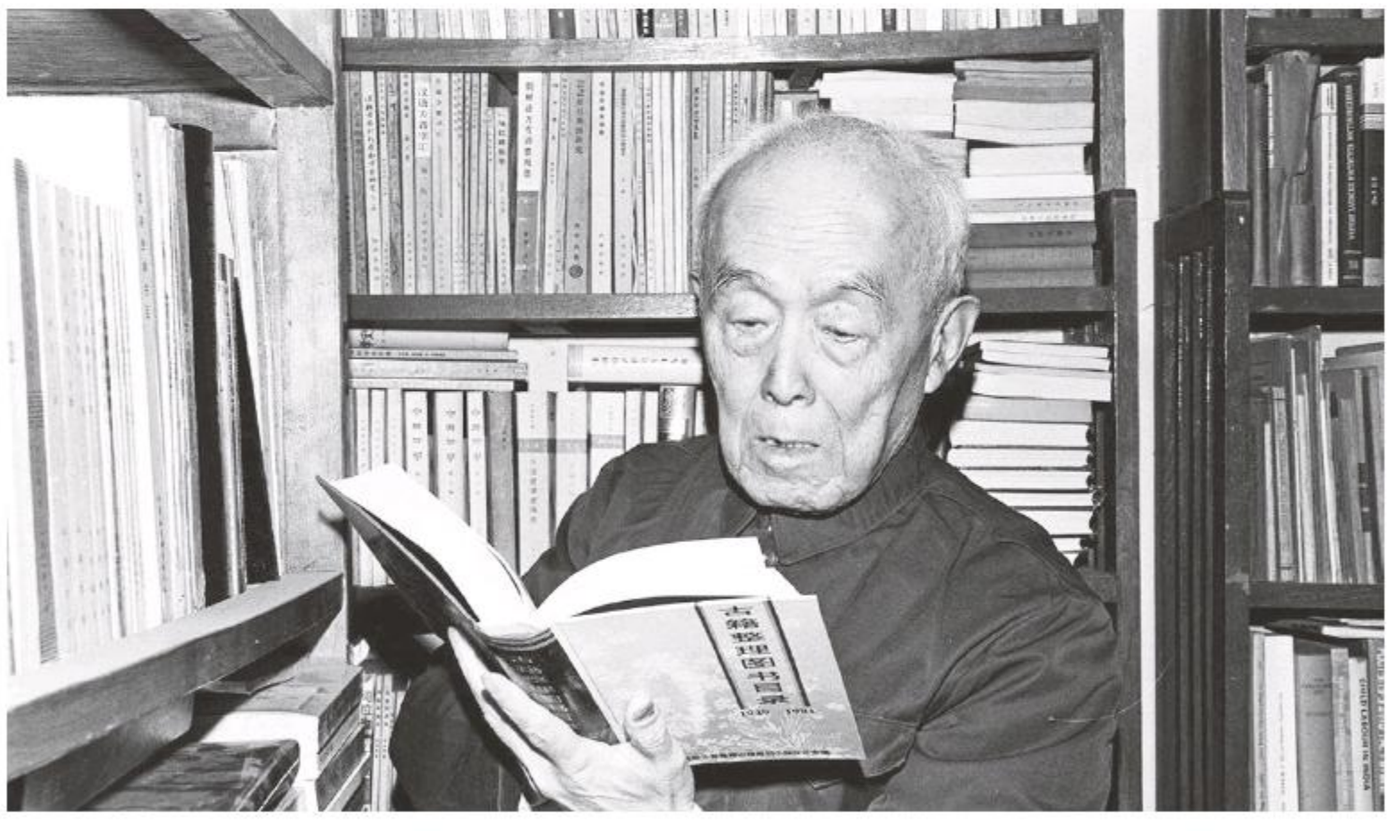
原因并不神秘：我获得了余裕和时间。在浩劫期间，我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后来不打不骂了，我却变成了“不可接触者”。在很长时间内，我被分配挖大粪，看门房，守电话，发信件。没有以前的会议，没有以前的发言。没有人敢来找我，很少人有勇气同我谈上几句话。一两年内，没收到一封信。我服从任何人的调遣与指挥，只敢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然而我的脑筋还在，我的思想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这时候译完的。“雪夜闭门写禁文”，自谓此乐不减羲皇上人。

又仿佛是一场缥缈的春梦，一下子就活到了今天，行年八十矣，是古人称之为耄耋之年了。倒退二三十年，我这个在寿命上胸无大志的人，偶尔也想到耄耋之年的情况：手拄拐杖，白须飘胸，步履维艰，老态龙钟。自谓这种事情与自己无关，所以想得不深也不多。哪里知道，自己今天就到了这个年龄了。今天是新年元旦，从夜里零时起，自己已是不折不扣的八十老翁了。然而这老景却真如古人诗中所说的“青霭入看无”，我看不到什么老景。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金色的朝阳从窗子里流了进来，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楼前的白杨，确实粗了一点，但看上去也是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时令正是冬天叶子落尽了；但是我相信，它们正蜷缩在土里，做着春天的梦。水塘里的荷花只剩下残叶，“留得残荷听雨声”，现在雨没有了，上面只有白皑皑的残雪。我相信，荷花们也蜷缩在淤泥中，做着春天的梦。总之，我还是我，依然故我；周围的一切也依然是过去的一切……

我是不是也在做着春天的梦呢？我想，是的。我现在也处在严寒中，我也梦着春天的到来。我相信英国诗人雪莱的两句话：“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梦着楼前的白杨重新长出了浓密的绿叶；我梦着池塘里的荷花重新冒出了淡绿的大叶子；我梦着春天又回到了大地上。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八十”这个数目字竟有这样大的威力，一种神秘的威力。“自己已经八十岁了！”我吃惊地暗自思忖。它逼迫着我向前看一看，又回头看一看。向前看，灰蒙蒙的一团，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长。确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不看也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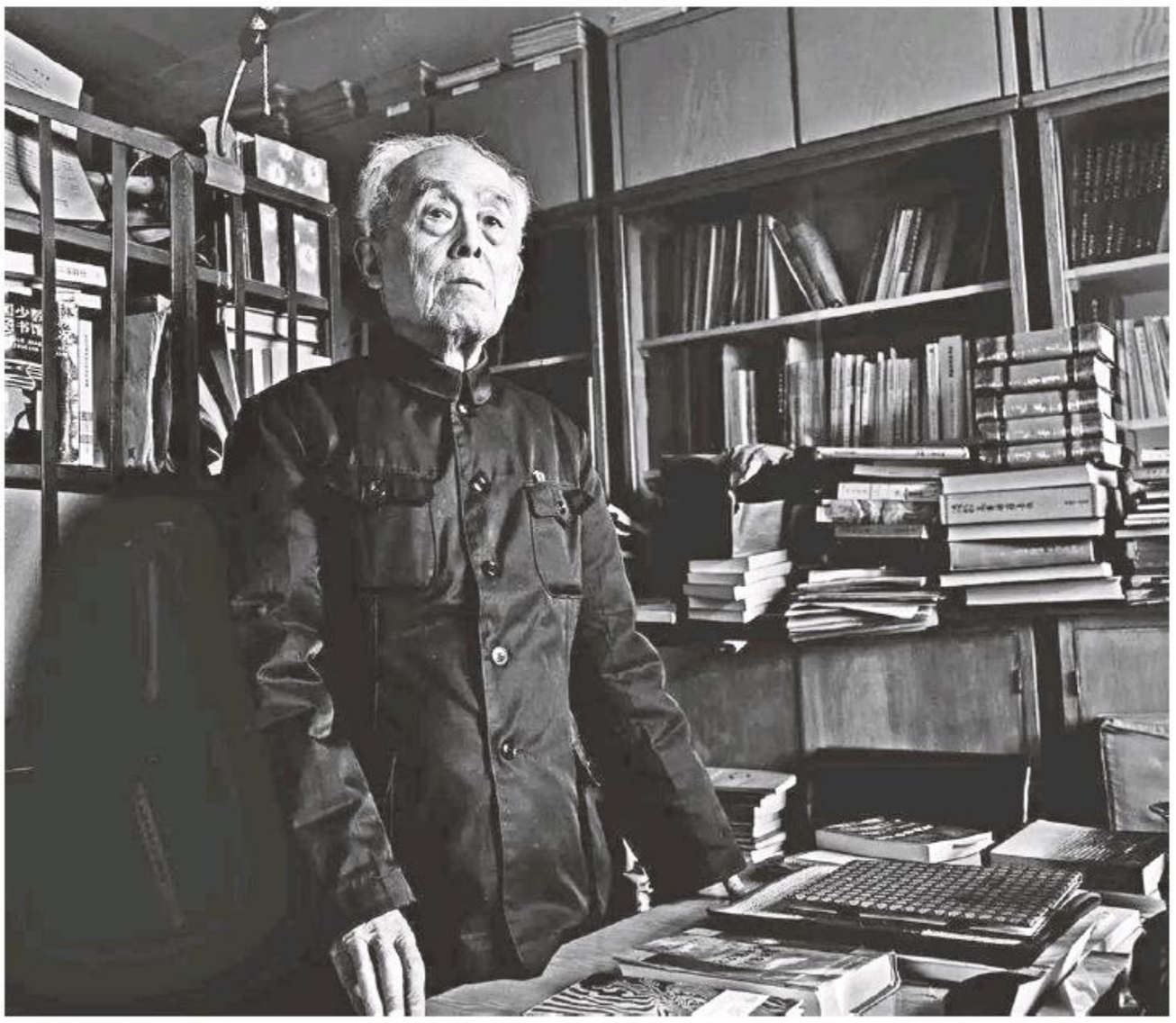
而回头看呢，则在灰蒙蒙的一团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路极长，是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这条路的顶端是在清平县的官庄。我看到了一片灰黄的土房，中间闪着苇塘里的水光，还有我大奶奶和母亲的面影。这条路延伸出来，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这条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华，接着又看到德国小城哥廷根斑斓的秋色，上面飘动着我那母亲似的女房东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路陡然又从万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红楼，看到了燕园的湖光塔影。令人泄气而且大煞风景的是，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头禁子那一副牛头马面似的狞恶的面孔。再看下去，路就缩住了，一直缩到我



的脚下。

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我真正感觉到，我负担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摆脱掉这一切，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回头看既然这样沉重，能不能向前看呢？我上面已经说到，向前看，路不是很长，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我现在正像鲁迅的散文诗《过客》中的一个过客。他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走来的，终于走到了老翁和小女孩的土屋前面，讨了点水喝。老翁看他已经疲惫不堪，劝他休息一下。他说："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况且还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那边，西边是什么地方呢？老人说："前面，是坟。"小女孩说："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们的。"

我理解这个过客的心情，我自己也是一个过客，但是却从来没有什么声音催着我走，而是同世界上任何



人一样，我是非走不行的，不用催促，也是非走不行的。走到什么地方去呢？走到西边的坟那里，这是一切人的归宿。我记得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里，也讲了这个意思。我并不怕坟，只是在走了这么长的路以后，我真想停下来休息片刻。然而我不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反正是非走不行。聊以自慰的是，我同那个老翁还不一样，有的地方颇像那个小女孩，我既看到了坟，也看到野百合和野蔷薇。

我面前还有多少路呢？我说不出，也没有仔细想过。冯友兰先生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岁，"茶"是一百零八岁。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是"相期以米"。这算不算是立大志呢？我是没有大志的人，我觉得这已经算是大志了。

我从前对穷通寿夭也是颇有一些想法的。十年浩劫以后，我成了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他的一首诗，我很欣赏：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我现在就是抱着这种精神，昂然走上前去。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决不想成为行尸走肉。我知道，未来的路也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

1991 年 1 月 1 日

摘自《季羡林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民间传说中的春节

文/车　凤

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民间故事和传说都是流传最广泛的一种“文化遗存”，它们负载和传承着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是文化的活化石。在中国，有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跟传统节日相关的民间故事，其中关于春节的故事最多。所谓“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中国古人的节日和节气，都是基于农耕文明的土地基础生长出来的，所以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民间传说的背后就是人的观念思想的折射。概括说来，春节的民间传说中主要表现了以下一些文化内涵。

祈求平安，乐生护生

自3000多年以前，中国古人就开始过春节。在先民的思维里，隆冬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时段，天寒地冻，植物无法生长，食物匮乏，而年三十正是“月穷岁尽之日”。古人认为，过了除夕就是“三元之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对人来讲，最重要的是健康和平安。古代的生产力低下，人们防病治病的能力也比较有限，对于疾病和死亡会有很多神秘主义的猜测和想象。早在周、秦时期，每年将尽的时候，皇宫里要举行“大傩”的仪式，击鼓驱逐疫病之鬼，称为“逐除”，这也就是所谓“除夕”。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的传说。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这段文字说明爆竹最早是一种驱瘟逐邪的音响工具，放爆竹并非一种娱乐活动。据《神异经》记载，古时候，人们途经深山露宿，晚上要点篝火，一为主食取暖，二为防止野兽侵袭。深山中有一种动物叫山臊，人跟它接触后会患上寒热症，而且它既不怕人又不怕火，经常趁人不备偷食东西。人们无奈之下就想到用竹子的爆裂声吓唬它，果然奏效。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唐代初年时，瘟疫四起，有个叫李田的人，把硝石装在竹筒里，点燃后使其发出更大的声响和更浓烈的烟雾，结果驱散了山岚瘴气，制止了疫病流行。这便是装硝爆竹的最早雏形。后来火药出现了，人们便将硝石、硫磺和木炭等填充在竹筒内燃烧，产生了“爆仗”。到了宋代，民间开始普遍用纸筒和麻茎裹火药编程串做成“编炮”（鞭炮）。不难看出，不管是哪一种传说，都体现了人们对于平安和健康的一种心理寄托。

还有一则典型的祈求平安的故事就是守岁和压岁钱的典故。传说古时候有个身黑手白的小妖，名字就叫“祟”，每年年三十夜里出来。祟在小孩的头上摸三下，孩子就会生病发烧。人们为了避免“祟”来害孩子，就点亮灯火团坐不睡，被称为“守祟”，后来就被传为“守岁”了。有一对夫妇老年得子，十

分珍爱这个宝贝孩子，在除夕夜为了不让孩子睡觉就用红纸包了八枚铜钱让孩子玩儿。可是夜深了，孩子实在太困就睡着了。老夫妻把包好的铜钱放在孩子枕边，实在熬不住也睡着了，可是刚一睡“祟”就进来了，就在他要摸孩子头的时候，孩子的枕边发出一道金光，“祟”尖叫着逃跑了。后来大家就都效仿开来，用红纸包上八个铜钱给孩子，以祈求平安。

不难看出，不管是爆竹的传说还是压岁钱的典故，这其中都体现了人们对于平安和健康的祈祷。这其中也反映出中国古人的一种生命观，就是惜生爱生、乐生护生。《周易》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国古人把繁育万物，使之生生不已看成是天地最高的美德。这是一种朴素的生命观。相应地，《孝经》中有“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说法，也体现了对于人生命价值的一种充分肯定。正因为生命是宝贵的，孟夫子也说“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惩恶扬善，爱憎分明

春节的民俗和民间故事中，还有一大类是关于惩恶扬善主题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关于贴门神和倒贴福字的民间传说。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中引《黄帝书》记载：上古的时候，有神荼、郁垒俩兄弟，住在度朔山上。山上有一棵桃树，树荫如盖。每天早上，他们便在这树下检阅百鬼。如果有恶鬼为害人间，便将其绑了喂老虎。后来，人们便用两块桃木板画上神荼、郁垒的画像，挂在门的两边用来驱鬼辟邪。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门神”。

到了唐代，门神的形象便被秦琼和尉迟敬德所取代。相传，唐太宗生病，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于是他让这两位将军手持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果然就没有鬼魅骚扰了。太宗体恤两位将军长期昼夜守护很辛苦，于是就让人把二人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其效果如故。后来这一习俗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事实上，门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人所秉承的“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一种信念。

此外，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会贴福字。有的人家习惯于把“福”字倒过来贴，认为这代表福气已到。如果说门神的故事体现的是“惩恶”，倒贴福字的习俗，则体现了一种“扬善”。据传，有一年春节前，明太祖朱元璋用“福”字作暗记准备杀人。好心的马皇后不想见到这样的事情，就令全城的人连夜全在自家门上贴上一“福”字，于是家家门上都贴了“福”字。其中有户人家不识字，竟把“福”字贴倒了。第二天，皇帝派人上街查看，发现家家都贴了“福”字，还有一家把“福”字贴倒了。皇帝听了禀报大怒，立即命令御林军把那家满门抄斩。马皇后一看忙解围说，“那家人知道您今日来访，故意把福字贴倒了，这是‘福到’的意思啊”。如此，一场大祸终于得以免除。从此人们便将福字倒贴起来，一求吉利，二为纪念马皇后。这则故事反映了马皇后的宽厚、仁爱和聪慧，其实也体现了人们对于“善”的价值一种朴素的褒奖和肯定。

天人合德，仁爱天下

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自古讲究天人合

德。《周易》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在春节的习俗故事中，流传最广的是灶王爷上天的传说，它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天人合德的观念。灶神俗称灶王爷、灶公、司命，是中国民间在年节中特别崇奉的神灵，战国时已出现，魏晋以后的灶神成为了天神监察下界的耳目。据说他常驻人家，与百姓朝夕相处，默默看着民间的一举一动。到了每年的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灶王爷就要上天向玉皇大帝报告人间的事项,类似于给人们做个“年终考评”。由于日常生活中人们难免有私心杂念，难免有做得不光彩之处，因此人们担心灶神打小报告，于是便跟他套近乎，要给他糖吃,俗称“媚灶”。

为什么要媚灶？这背后是人的一种敬畏之心。一年 365 天，一个人做了很多事，这里边有没有不合天道的事？一定是有的。那么就会担心受到上天的惩罚。想方设法让灶王爷替自己说好话，其实是人们对自己的修养表现不放心的结果，根本上说，人们心里还是非常敬畏天道、敬畏神祇的。古人说“君子慎独”，也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其实都是在以天人合德在要求自己。道德二字之所以总是合用，本意就是当一个人身上可以体现和践行天道时，他也就具备了可以“与天地参”的德行。

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道是“无私”的。全国各地有不同版本的“老鼠娶亲”的故事，就在体现这一文化内涵。有一些地方，在大年初三的晚上，通常人们都会早早熄灯睡觉，就是因为当天是“老鼠娶亲”（亦有说老鼠嫁女）的日子，人们要创造条件成全老鼠的好事。有些地方还有民谚“老鼠嫁女要分钱”，人们会在屋角撒一些米粒、糕饼供老鼠食用，表示和老鼠共享一年的丰收。这个传说其实非常有代表性，也颇值得琢磨。老鼠原本是人人喊打的动物，人们在过年期间收起了鼠夹子，换之以善意和美食，这应作何解释呢？事实上，儒家为代表的古人的仁爱思想不仅推己及人，也常常拓展到动物群体。比如孔夫子强调“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夫子说“亲亲，仁民，爱物”，宋儒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等，都是在体现“大人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广博之爱。

春节是喜庆的日子，一到过年，民间习俗中有很多接财神的规定日子，有的地方是在大年初二，有的在初五，还有的是初九、二月初二……不管是在哪天接财神，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件功利俗气的事，然而，如果我们深入挖掘到财神的文化内涵，或许就能有其他的触动和启发。中国各地财神的人物原型有很多位，通常来讲关羽和赵公明是武财神，范蠡和比干是文财神。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孔子是文圣人，关公是武圣人。人们一向将关羽奉为忠义的化身，那么为什么人们又要把关公作为财神来供奉呢？一方面，关羽忠诚英勇的形象使得人们愿意把他当成财富的保护神，另一方面，关羽被称为“义帝”，义者，宜也，人们在关羽面前求财的时候，他其实也在提醒每一个想发财的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的财可取，有的财不可得。

再说文财神。从年画与庙宇泥塑中，我们常能见到文财神的形象，据说是商朝的比干。比干是位忠臣，他的心被商纣王所挖，但因吃了姜子牙送他

的灵丹妙药，他又神奇地活在人间。他在为人们广散财宝，因为没了心，也就无偏无向。这其实在表明人们在求财路上对于公平正义的呼唤。另一位文财神是范蠡，即陶朱公。范蠡是经商的高手，更重要的是，他不为自己积累财富，不做守财奴，而是三次聚财，又三次散尽家财救济苍生。对于钱财，他不仅取之有道，更是用之有道，因此赢得了后世由衷的景仰和崇拜。这些故事其实也体现了中国古人的财富观和慈善观。当然，不管是关羽还是比干、范蠡，中国的本土神明常常是由人而上升到圣和神的，这也告诉人们：圣者，并非遥不可及，只要人以诚挚之心对待人事、对待天地万物，总有一天可以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

关于春节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实在是数不胜数。每个故事都是前人生活、习俗、价值取向、心理、信仰的遗留。作为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春节的传说和故事，作为春节文化的载体，理应让一代代的中国人更久远广泛地传承传播。

摘自《学习时报》2020.01.10

“弼马温”与“马上封侯”

文 / 魏伯河



杨义先生在其《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22页）一书中谈到《西游记》的影响时，这样写道：

比如说在陕西发现了一幅木刻的民间画，叫《庇（弼）马瘟（温）》，画着的是一个猴子拿着一个大红桃子，它的肩膀上蹲着一个小猴子，用手怯生生地指着那个桃子，后面是一棵松树。这《庇马瘟》的画，实际上用在过年的时候贴在马圈、牛圈、猪圈上面，要借孙悟空的威灵来避邪，来镇压瘟神——民间对孙悟空是这么一种理解。实际上是把一个神话文学形象转换成一种原始信仰的六畜保护神。

这一论述，正确地指出了该年画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可惜所指出的只是最表象上的联系，而对双方源流关系的判断，则明显是颠倒了的。

我国古人历来就有猴入马厩可避马疫的认识，并屡屡见诸记载。唐人韩鄂在《四时纂要》一书中就曾说过："常系猕猴于马房内，辟恶消百病，令马不着疥。"北宋梅尧臣《宛陵集》卷十二《咏杨高品马厩猢狲》有句云："尝闻养骐骥，辟恶系猿猴。"南宋洪迈在《夷坚三志·辛》卷四《孟广威猕猴》条也有记载："好养马，常蓄猕猴于外厩，俗云与马性相宜。"可知早在文学形象孙悟空问世之前，在马厩蓄一猕猴以预防马瘟，就已成为传统民俗。至于过年时在马厩上张贴印有猕猴的年画，只不过是其余绪而已。

如此说来，并非是民间在《西游记》问世后"把一个神话文学形象转换成一种原始信仰的六畜保护神""借孙悟空的威灵来避邪"，从而成为一种习俗；而是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给孙悟空安排一个"弼（避、庇）马温（瘟）"的头衔时，有意识地吸收了民俗文化的滋养。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九说："置狙于马厩，令马不疫。《西游记》谓天帝封孙行者为弼马温，乃戏词也"，即指出了这种源流关系。当代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及《手稿集》卷三对此有详细论述，征引颇富；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在其论文《〈西游记〉的原本及其改作》中也有类似论述，均可参考。如此说来，吴承恩笔下的那位玉皇大帝，尽管看上去是一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呆板形象，其实骨子里并不缺乏幽默感的。

"马"与"猴"的这种特殊关系还很早就被移用到了工艺品的创作之中。例如，有一种常见的工艺品，把一只猴儿置于马背之上，构成一幅吉祥图案，名曰"马上封侯（猴）"。所用的材料，无论是玉石、金属、陶瓷、泥塑，还是竹木、绒布、纸张、塑料，均能惟妙惟肖，并演化出了千姿百态的造型，令人十分喜爱。这种工艺品常被用来作为礼物送人，尤其送给官场中人，利用"猴"与"侯"（爵位）的谐音和"马上"的副词义"立刻"，表示祝人很快发达、加官进爵之意，可谓惠而不费。由于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大多是梦想做官的，官场中人尤其盼望着尽快升迁，所以此类工艺品历来颇受欢迎，经久不衰。

据某些收藏品推测，这种吉祥图案的产生，至少也应该有几百年了。但后来的制作、收藏、赠送、接受这一工艺品者，往往仅着眼于其寓意，恐怕大多忘却了"马"与"猴"之间的本来关系（据笔者推测，此类工艺品的最初创意者应该是知道这种关系的），这属于文化传承中"得鱼忘筌""登岸舍筏"一类现象。如果了解了猴子有"避马瘟"的功用之后，再看此物，应该会哑然失笑：原来这一番意象的组合，本义不过是说为此马随身配备了一名保健医生而已。当然，这样的解读，对于渴望升官的人来说，或许会觉得大煞风景，但平心而论，又何尝不是别有一种理趣在其中呢！

摘自《中华读书报》2018.05.23



黄河文化：中华民族之根

文 / 王震中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母亲河文化，是黄河古今流域多民族人民在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中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的中心和重心所在地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

从“根”上讲，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祥地，作为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初祖炎黄二帝，其称雄的历史舞台就在黄河流域。在这里我们看到：考古发现的距今9000—7000年前（即前仰韶时代）的中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陕西的老官台文化（北首岭下层文化）、甘肃的大地湾一期文化、山东的后李和北辛文化，分布在黄河流域；距今7000—5000年前的史前中国最灿烂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著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以及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都是在黄河流域发育发展起来的。这些璀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经历了由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到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的演进，其社会复杂化的发展，使得它们成为迈向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过渡阶段。紧接而来的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史称“万邦”时代。万邦时代也是早期国家诞生的时代，形成了邦国林立的格局，黄河流域考古发现20多座当时的城址，如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古城寨、山东章丘城子崖、日照两城镇和尧王城等。在这一格局中，黄河流域还出现了颛顼、尧、舜、禹等为首的著名邦国和族邦联盟，形成了万邦中的政治中心。之后，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国家，乃至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的国都几乎也都建立在黄河流域，黄河文明成为每个时代的最高文明。这就决定了黄河文化在国家形成之前，属于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重要的主导性文化；而自国家诞生之日起，黄河文化就是国家文化。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中华大一统是以黄河文化为核心而凝聚和发展起来的。

从“根”上讲，我们还可以把近代之前的中国历史道路的演变轨迹概括为五大阶段：（1）史前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2）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3）早期国家的邦国形态；（4）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形态；（5）秦汉至明清的帝制国家形态。伴随着这五个阶段的发展，中华民族也逐渐形成了：由五帝时代与邦国（族邦国家）相联系的部族，发展为夏商周以来与多元一体复合制王朝国家相联系的华夏民族，再发展为秦汉以来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联系的汉民族及其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民族与国家在它们诞生伊始就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民族的伟大每每表现为她所在国家的灿烂辉煌。延绵不断的悠久的中国历史表明，民族类型是由其国家形态结构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国家形态结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民族类型。

国家是民族的外在框架，是民族聚合的一种形式。从民族形成视角看，颛顼、尧、舜、禹时期的国家属于部族国家。部族国家的

特点是国家的民众或主体民众属于某一部族，也就是文献中所说的姬姓、姜姓、子姓、祁姓、姚姓、嬴姓等姓族。华夏民族的形成，是与夏商周复合制国家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复合制结构使它容纳了许多不同的部族，因而华夏民族自诞生伊始就属于文化民族。先秦时期，华夏民族的发展经历了由夏商时期的“自在民族”发展为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自觉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用“华夏”“诸夏”“夏”“诸华”“华”等民族称谓来特意强调华夏族与其他族的区别，就属于民族自觉意识的一种表现。华夏民族由其衣冠服饰、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等所表现出的共同心理和文化层面上的一致性和民族自觉意识，展现了华夏礼乐文化是其民族的血脉。

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因秦汉以来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此相对应的，存在两个层面上的民族：第一类是汉族以及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第二类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其中，汉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主体民族，而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则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与统一国家相匹配的全中国的“国族”。我们不能因为“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在近代，就认为中华民族是从近代才开始形成的。实际上，中国自秦汉开始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中华民族就处于正在形成中。到了近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外敌的入侵，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中华民族”一词就是这种强烈的自觉意识的表达。

中华民族这种“滚雪球”式的发展，是以其国都的所在地黄河流域为核心而凝聚起来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血脉，是中华民族之根。

黄河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现代中国发展道路最为深厚、最为核心、最为可靠的文化根基和历史依据。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互鉴中，我们抓住了作为中华民族之根的黄河文化，也就抓住了中国历史的根本；黄河文化的演变轨迹展现了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运行逻辑。由黄河和长江两大母亲河所培育出来的中华民族恢宏的气度胸怀与精神品格，是我们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精气神。

把黄河文化提高到中华民族之根的高度来认识，重在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而在新时代，对于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走学科化和学科建设的道路是条康庄大道。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十几年前提出了“黄河学”并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是高明而有远见卓识的。

学科建设是与时俱进的话题，是不变与变的统一体。不变是指有些学科是超越时代的，它构成了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属于基础性的。变是指有些学科有其时代特殊性，就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一样，时代不同，学科的特色不同，新生学科的诞生，每每都是新时代的产物。黄河学就是应时代的需求而提出的。黄河学不但包含了黄河文化及其相关的人文、经济、社会等学科，也包括生态、地理、水利等自然学科，是一个跨多领域的综合学科。从黄河文化到黄河学是质的提升，它凸显了黄河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一般而言，以往学者对黄河文化的科研，是散点式的，缺乏总体规划，很多成果无法得到系统性的总结，无法将不同成果、跨学科的不同领域内在地联系成一个整体。但是，走学科化的道路，让文化研究真正进入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可以克服以往科研的这些弊端，使得学问与学科相结合，科研与教学相结合，也使得人文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个人的研究与国家社会的需求相结合，呈现出广阔的英雄用武之地。

摘自《光明日报》2020.01.18

多生牙

文 / Owl

小时候换牙期间没特别注意，一口歪歪扭扭的牙齿伴随我到了23岁。直到一天灵光乍现：去做牙齿矫正吧！

于是我来到了本市口腔医院。牙齿矫正的第一步，得拍个X光看一下牙齿的位置。但正是这一拍，让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全身麻醉手术——只为了拔一颗奇怪的牙。

多长了一颗牙，在鼻子下面

随着医生的圈点，我第一次看到了这颗与我未曾谋面的牙齿。它是一颗非常小的牙齿，长在接近鼻子的牙龈中，刚好抵住了一颗门牙的牙根。

医生告诉我，这种情况在医学上叫做“多生牙”，成年人的牙齿数量应该在28～32颗之间，超出这个范围长出的牙齿就是多生牙。多生牙可能出现在口腔中的任何部位，甚至有靠近鼻腔的。

矫正会对牙齿位置有较大的调整，“多生牙”则会影响矫正过程。不仅如此，医生还和我说了件特别可怕的事：“你这颗多生牙已经开始吸收门牙的牙根了，可能以后门牙会掉。”

在思索了很久之后，考虑到后期的矫正以及对门牙的影响，我决定去医院拔除这颗多出来的牙齿。

为了保住门牙，我历经波折

下午早早到达口腔医院，医生对着X光片看了许久，为了安全起见又让我去拍了CT。看完CT后医生眉头一紧：“你这颗牙的位置已经靠近鼻子了，手术难度很大，需要进行全身麻醉，你带好换洗的衣服，明天来住院部办理住院手续吧。”

拔个牙而已，怎么还得全身麻醉住院呢？于是我换到了另一家综合性三甲医院，医生粗略地看了一下X光片，便开了几剂麻药，让我等着在门诊直接做手术。但等忙完其他病患终于轮到我时，这位医生表现出和口腔医院医生一样的表情——眉头一紧，然后说：“全麻，住院。”

由于这家医院的颌面外科没有床位了，需要多等一周才可能安排住院，被这颗





牙弄到濒临崩溃的我又回到了最初的口腔医院，开始了我的住院拔牙之旅。

我心想着再怎么着也只是拔个牙，不用惊动父母，便带上住院的行李，一个人来到了口腔医院住院部。血常规、胸片、心电图……做了一系列的身体检查，到最后签署住院协议和手术同意书时，医生突然问我："全麻手术你一个人？全麻手术后需要全程监护，6小时内绝对卧床……"

行吧。于是第二天，我喊了一个同学来帮我照应手术后的事情。早晨简单洗漱后，我换上病号服走进了手术室。

手术台很高，要费点力气才能爬上去。调整好位置，我在医生护士的帮助下用上了各种各样的仪器。医生看起来倒是并不紧张："第一次做全麻手术吗？全麻手术的时候，不管问什么问题，你都会乖乖回答哦，哈哈哈……"

还没来得及回答，我的手臂突然出现一阵凉意，随后凉意流淌到了肩膀，再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手术后，还在医院呆了一星期

醒来时，在朦胧之中，我发现自己正被一群护士姐姐抬到病房的床上。后来听同学说，我从出手术室的时候就疯狂对周边的医生护士说"谢谢""真不好意思""实在是麻烦你们了"。但我对此却没有任何记忆，说不定手术时，自己真跟医生说了什么秘密。

然后隐约听到护士对同学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要保证我是醒着的状态，而且只能平躺着，同时要注意心电监测仪。我一直处于下一秒就会睡着的状态，而同学就不断地把我叫醒。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意识才逐渐清醒。我发现自己当下正吸着氧，手指夹着检测仪，鼻子下面还压着一块止血纱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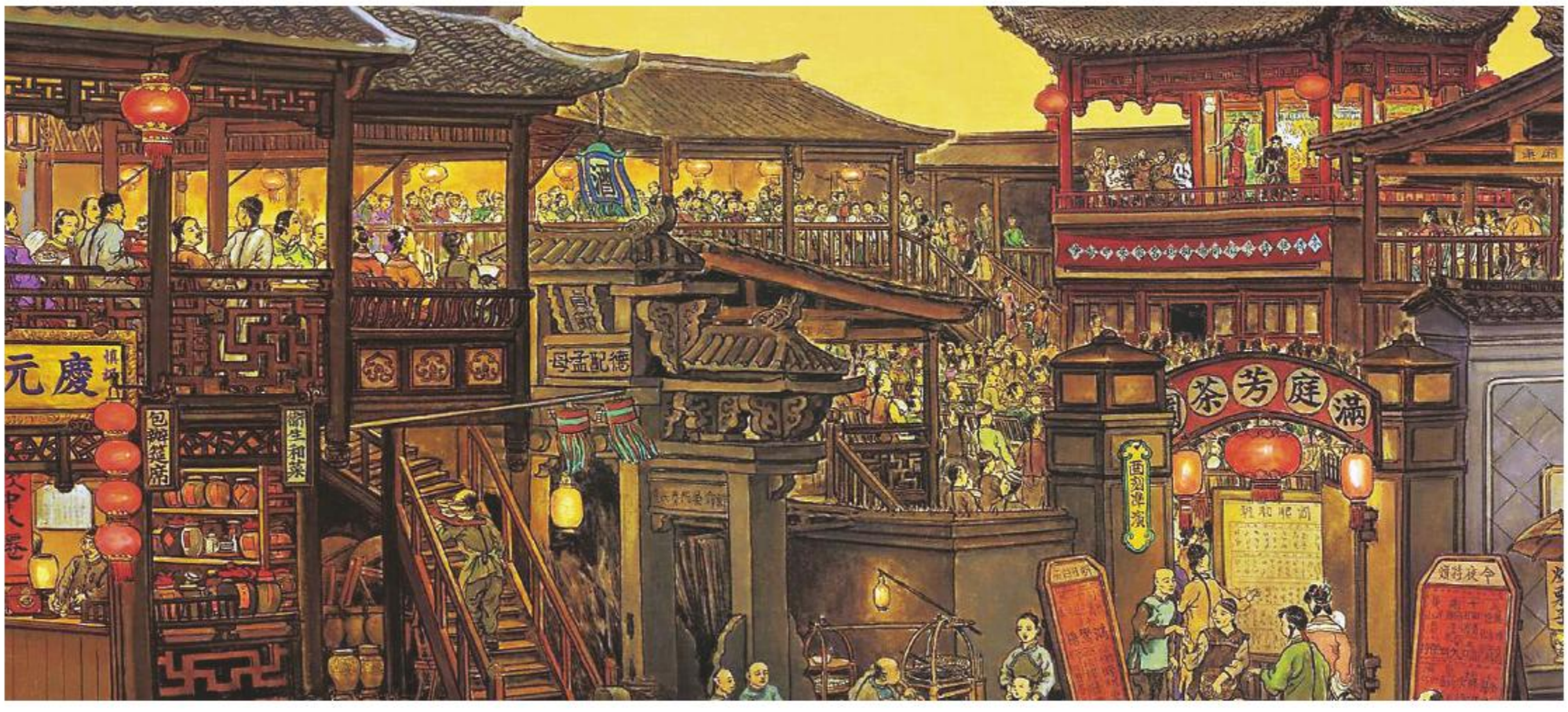
当天一直在打点滴，只能平躺着，连排泄都要麻烦同学帮扶着在床上解决。可惜当时昏昏沉沉，没有要求留下那颗恼人的小牙齿。

到了第二日，便可以简单地活动，吃一些冷的流食了，于是就没有再叫同学来帮忙。不过依然需要输液，导致外卖来了都得喊护士姐姐帮忙打开。

后面的几日，每天早上都会被护士唤醒，等待医生的检查。一个人住院真是太无聊了，想着牙齿的伤口不会有大碍，有几次和护士偷偷沟通后，我才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出来走动。如此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总算是结束了这次魔幻的拔牙之旅。

术后恢复了小半年，终于开始了牙齿矫正，只可惜那颗门牙时运不济，牙根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被压迫吸收了，所以最终还是拔除了它，并进行后期的矫正。至于拔了门牙又不种牙，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摘自"果壳"微信公众号 2020.01.18



削鱼刀

文/荻　秋

洛城彭家的“五虎断门刀”在武林中赫赫有名，没想到，这回家传绝技却后继无人了。原来，彭家三代单传，少爷彭瑜偏偏对练武没啥兴趣，反而醉心厨艺，终日流连于茶楼酒肆，让彭老爷伤透了神。

最近，洛城新开了家“一缕香”酒楼，有道菜让彭瑜赞不绝口。他喊来了店小二，小二说：“呵呵，这位客官你真是识货。这是我们‘一缕香’的镇店之宝，名叫‘刀削水煮鱼’，是大师傅董炯的拿手好戏。”

这“水煮鱼”彭瑜吃过很多，但都没有那么鲜味的，他捺不住好奇心，偷偷溜进了厨房。

厨房里，只见一个粗壮汉子抓起一条鱼，手中的利刀横削竖劈，薄薄的鱼片纷纷扬起。看他那架势，不像是在杀鱼，反而是在舞蹈。旁边的灶上搁了个锅，盛满了汤料，正用文火烧着，那些飞起的鱼片长眼睛似的，全落到锅里，不到一刻钟，一盆鲜味的“刀削水煮鱼”就成了。

彭瑜忍不住喝彩：“好！”那汉子正是董炯大师傅，他看见有外人窥探，大为生气，把彭瑜赶了出去。彭瑜大声地说：“董师傅，我想跟你学厨艺，你收我为徒吧！”董炯冷笑说：“你这种公子哥儿学厨艺？分明是来消遣老子！”不由分说地关上了门。

可彭瑜不死心，候在酒楼后面的小巷子里，一直等到董炯收工出来。董炯被他纠缠不过，只好说：“好吧，只要你能过我一关，我马上收你为徒。”

彭瑜心想一关还不好过？没想到，董师傅居然让他刀切生鸡蛋，还不能流出半点蛋液。这生鸡蛋一刀切下去，不全稀巴烂了？彭瑜拿起刀“刷刷刷”的连切八九个，砧板上顿时一片狼藉。

他苦恼不已，只好又跑去“一缕香”，想请求董师傅换个题目。脚刚迈进厨房，里头就传来一把女声，她呵斥道：“鸡蛋没加热就打壳，

你想让人喝鸡蛋汤啊？”

“加热？打壳？先加热，后打壳？”彭瑜突然想到了什么。面试那天，彭瑜举刀就切，怪事了，那鸡蛋分成两半，可没有半点蛋液流出。再一看，原来彭瑜把菜刀给烧得通红了，刀往鸡蛋里一切，就把里头的蛋液给凝住了。

董师傅连连点头，说：“你懂得鸡蛋加热后会凝固，算你聪明。不过你这是取巧，看我的——”他拿起一把未经加热的刀，“刷”的一下切下去，鸡蛋分成两半，同样没有半点蛋液流出。

彭瑜看得目瞪口呆，董师傅说：“这是内功的结果。小子，你愿意学吗？”彭瑜赶紧点头，就这样，彭瑜成了董师傅的入室弟子。董师傅给他介绍厨房里的帮工，那天无意中启发了他的那位小姐，正是董师傅的女儿董晓英。

彭瑜从此跟着董炯学厨艺，这厨艺可不简单，要扎马、练气、学刀法，彭瑜兴之所致，也不含糊，每天都练得汗流浃背的，从未喊过一声苦，晓英有时也过来帮忙，二人接触的机会多了，也渐渐熟络起来。

有一次，晓英问彭瑜：“你们彭家不是有家传绝技吗？怎么连绝技也不学，反而跑来这里学厨艺了？”彭瑜说：“二十多年前，有个厨子偷学了我家的刀法，被我爹发现了，我爹带了一群人去抓他，结果他摔下山崖，尸骨无存了。我知道此事后，就发誓不再学武了。”

晓英奇怪了：“为什么？”彭瑜说：“五虎断门刀本来就是武林中人传授的，可如今却成了我家的私产，外人不得染指，为此还不惜大开杀戒。这种东西，学来也没啥意思，我才不想学呢。”

晓英呵呵笑了：“你的想法可真是与众不同。”

这天，彭瑜兴冲冲地跑去董家，突然听到董炯父女的对话，第一句就让他猛地吓了一跳。

只听董晓英说道：“爹，原来当年偷学彭家绝技，摔下了山崖的人，就是你？”

董炯道：“没错。我身上的伤疤，就是那时候给留下的。”

晓英道：“那彭瑜知不知道？”董炯笑了：“他怎可能知道，从当初你给他的暗示，到收他为徒，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他一直还蒙在鼓里。”

原来一开始自己就被人算计。他们处心积虑接近自己，肯定是为了报复彭家吧？彭瑜这一刹那恍如五雷轰顶，整个人呆住了。

“对彭家的行动什么时候开始？”

“据我所知，应该快了……”

彭瑜听不下去了，他想冲进去质问这父女俩，但他看到晓英婷婷的背影时，又停住了，想了想，猛地冲出了董家的大门。

回到彭家，眼前的情景吓了他一跳。只见彭家大宅门前庭后，一片血污，不少家丁武师躺倒在地上。彭瑜不敢怠慢，顺手拿起一把刀，往里面冲去。到了大厅，只见彭老爷子正一人独挑五名蒙面大汉。他一把断门刀使得虎虎生风，可惜寡不敌众，肩上已经挂了彩，看样子是后继无力了。

这时，旁边观战的紫髯大汉喝道：“彭老匹夫，当年因为我偷学武功被你驱逐时，没想过你也会有今天？你们的‘五虎断门刀’，就等着在武林中除名吧。”

彭老爷子怒道：“骆豪，老夫做鬼也不放过你。”说话一分神，臂上又挨了一下。

彭瑜举起刀，手忙脚乱就冲进了战阵中。紫髯大汉骆豪一看，认出是不曾学武的彭少爷，不禁轻蔑地道：“自寻死路！”

彭瑜这才想起自己不会武功，但想跑已经来不及了，一名大汉冲过来，一刀“横山断雪”横削过来。这一刀势大力沉，彭瑜避无可避，只好用刀一架。“当啷”一声，居然挡住了。那大汉也愣了一下，彭瑜趁这当口，把刀往里斜斜一引，像他平时削鱼似的，“嗖”的一声，正中大汉的要害。

大汉双目圆瞪，目中满是不信："你，你……"轰然倒下了。彭瑜吸了口气，这侥幸得手让他精神大振，他干脆把平时厨房里学的刀法用上，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居然杀得那几名大汉落花流水，让彭老爷子喘了口气。

骆豪大怒，没想到这不学武功的愣小子坏了他的大事，他抽出腰间的寒光宝刀，杀入战阵，刀锋直指彭瑜。彭瑜凭借削鱼刀侥幸得手，但毕竟临敌经验不丰富，交战数十回合，便让对方杀个手忙脚乱。一会儿工夫，大腿、手臂上都受了伤。

彭老爷子见势不妙，从旁杀出，但他已是元气大损，只是几下交锋，同样被杀了个一败涂地。骆豪叱道："老匹夫，你们父子俩同赴地狱吧，老子成全你们！"说罢，明晃晃的刀便要砍下了。

彭瑜只得把眼一闭，心头不知有多懊恼，如果自己早学武功，今天的结局可能就不大一样了。

没想到，"呛"的一声，一把刀斜里杀出，拦住了骆豪。彭瑜睁眼一看，竟然是董炯父女。骆豪一惊："是你？你当年没死吗？"董炯笑了："托你的福，我这些年过得还可以。"

骆豪说："你也是来复仇的吧，好，我把老匹夫让给你。"董炯笑了，提着刀，一步步走向彭老爷子。彭瑜拼死想拦阻："董炯，你想动我爹，先过我这关。"董炯却轻易地闪过他，来到彭老爷子面前，说："彭老爷，当年你给我的，我这回一并还你。"说罢，双脚一弯，跪了下来。

这下大大的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只听彭老爷子笑了："你能骗到我儿子学武，那已经是最大的报答，其他的，也不必了。"

彭瑜更是吃惊了："原来，原来骗我去学那削鱼刀，是爹的主意？但，但师父你不是当年摔下山崖，如今想要报复吗？"

董炯哈哈笑了："这事说来话长。"原来，当年武林骗子骆豪伙同彭家的厨子董炯，偷学了彭家的绝学刀法。事发后，骆豪骗董炯引开追兵，自己脱了身。董炯逃走时慌不择路，从山崖上掉了下来。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彭老爷子不仅把董炯给救了，还把绝学传授给了他，对外则宣称董炯掉下山崖死了。

这次董炯回来，一是因为知道骆豪要对彭家不利，二是为了了彭老爷子的心愿，通过传授厨艺的办法，把彭家绝学刀法传授给彭瑜。但没想到骆豪行动提前了，险些酿成大祸。

彭瑜知道真相后，惊讶不已，他没想到向来闭塞的父亲，还能如此开通。骆豪更不明白了："老匹夫，你说你救了这厨子还没啥，干吗你还得传授功夫给他？既然传艺给他，为何不连我也一块传了，还要天南地北的追杀我？"

彭老爷子说道："武功一道，如刀一般。刀在正直的人手中，可以锄强扶弱；刀在居心不良的人手中，则会杀人越货。你本是劣迹斑斑之人，岂能让你把武功学去？但董炯却只是涉世未深，为你蛊惑，一个良心未泯的人，当然有资格继承我家的绝学了。"

骆豪大怒，双方又是一场交战，结果骆豪大败，不得不狼狈而逃。

彭瑜看着父亲，又看着董炯，终于明白他们的良苦用心，他对父亲说："爹，我以后会用心学武，把彭家绝学发扬光大的。"

董炯笑了，对彭老爷说："你看，我们这回没白费苦功吧。其实，我还是包藏了点私心的呢。"说罢，看着彭瑜和董晓英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晓英正关心着彭瑜的伤势，但被大家一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

摘自《上海故事》2011.07

父亲与老朋友

文/李　晓

我父亲过了80岁以后，开始扳起指头清点他一辈子结交过的朋友。

父亲算来算去后总结说，他这一辈子结交的朋友数量保守算起来，至少突破了100个。有一天，他还嘴里念念有词地把这些人的名字用蝇头小楷一一书写在本子上。不得不说，父亲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他居然写了110个人的名字，某些字还是繁体，一笔一画丝毫没有差错。想想我自己，这些年来被手机、电脑捆绑，一旦提笔写文，发现好多字都离我远去了，实在是惭愧。



我向父亲表示祝贺，他这辈子在县城机关勤勤恳恳地工作，也结交了不少朋友，这些都是属于他的独家记忆和珍藏。

我记得小时候，村子里那条小路常常尘土飞扬，经常有人来家里做客：县城的干部、工厂车间里的工作人员、粮店的经理和伙计……他们都是父亲结交的朋友。

父亲在村子里的人缘也很好，每次他从县城里回来，老远就有乡亲上前跟他打招呼。父亲不抽烟，但邻里乡亲们总是很热情地给他让烟，并说道：“抽一支吧，你平时忙，难得回来一次。”父亲听到这话微微一愣，随后接过烟抽了起来。“咳咳”，父亲被呛得大声咳嗽，但随即又同乡亲们一起爽声大笑。

我请教父亲，到底如何才能结交到更多的朋友？父亲摆摆手说，“吃得亏来打得堆”，人要大度才能够拥有更多朋友。

父亲的确是一个大度的人，所以他的人生很少有结，他常常给自己心理上的坎儿找一条出路，为自己松绑。

父亲这样的性格，得从我奶奶身上找基因。我奶奶也是一个慷慨大度的人。过去在老家村子里，找奶奶借钱、借粮、借衣服、借肥皂的邻里乡亲可多了，但她从不拒绝。奶奶有句口头禅：人家找你开口，总是万不得已嘛。所以奶奶人缘好，据说连村子里最凶猛的大狗，见到笑眯眯的她也温顺地摇头摆尾。

虽然父亲骨子里大度温和，但到了老年，他的脾气突然变得暴躁起来。他敏感、易怒，看人左右上下不顺眼，灰色的阴霾常常笼罩着他的内心。脾气大时，他还会对着天空发脾气。

这样的改变，准确地说是因为父亲在他78岁那年，患上了严重的痛风症，常痛得龇牙咧嘴。他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心理压力。

父亲79岁时，在外面馆子里摆了几桌席请人吃饭。但他琢磨、联系了好半天，也没找到当年结交的那些老朋友。“这样的饭，可是吃一回少一回了啊。”父亲感慨中带着掩不住的忧伤。

那次宴会，亲戚们轮番上前向父亲祝寿，但都没啥新意，就像微信里群发的信息一样。父亲半睁半闭着眼睛靠在椅子上，他对这些贺词丝毫提不起兴趣。我的一个表弟对他说：“舅舅，祝你长命百岁啊！”父亲听完突然拍着胸膛大声吼了起来：“让我活那么大岁数干啥，活受罪啊！”

我有天回家，在一个偶遇的场景里窥见了父亲内心那寂寞的黑洞。我看见客厅沙发上的父亲，半斜着身子，嘴里残存着打瞌睡刚醒来的口水泡沫，右手不住地按着电视遥控器，始终找不到能留住他目光的电视节目。

母亲说，你爸腿脚疼，天天就这样坐着

高昌墓志与《诗经》

文/李　颖

高昌为吐鲁番地区的古称，是历史上高昌壁、高昌郡、高昌王国、唐西州的所在地。作为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高昌墓志中存留着丰富的与《诗经》有关的材料。这为研究《诗经》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

高昌墓志因多刻写于墓砖上，又称“高昌砖志”或“吐鲁番砖志”。侯灿、吴美琳著《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收录砖志328方，其中30余方含有《诗经》的材料。其年代，最早的是高昌永平元年（549）的《田元初墓表》，最晚为唐建中三年（782）的《高耀墓志铭》，前后跨度233年，显示出《诗经》在古高昌地区的传播有不间断性的特点。

高昌墓志所涉《诗经》篇章，涵盖面广，包括《风》《雅》《颂》各个部分。唐永昌元年（689）《张雄夫人麴氏墓志铭》，涉及《诗经》七篇。其中有云：“惟彼伐柯，求此灼实。于归百两，好合琴瑟。”“伐柯”一语出自《豳风·伐柯》。“灼实”一语取自《周南·桃夭》。“于归百两，好合琴瑟”源于《召南·鹊巢》等篇。墓志汲取这些《诗经》用语，对志主麴氏的品行、修养加以褒扬。一方墓志中，即关涉多篇《诗经》，反映了当时吐鲁番地区《诗经》传播之盛。

高昌墓志中的《诗经》材料，内容相对集中。赞颂志主品行与伤悼逝者的用语多次出现。“景行”使用频次最高，它出自《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句。司马迁《孔子世家·赞语》里曾对其加以引述，用以表达对孔子的仰慕之情。由是遂成典故，意义也渐改变，由原诗中的“大路”义，变为令人仰慕的代名词。曹丕《与钟大理书》中的“高山景行，私所慕仰”即为此用。蔡邕《郭有道碑文》将“景行”一词引入碑文中，“树碑表墓，昭铭景行”句，开启“景行”在碑铭中的表达，使之成为惯例。高昌墓志遵循这一惯例，显示了与中原文明的承继关系。

“旻天不吊”是高昌墓志中另一高频次使用的词语，它是《诗经》用语的变体。《左传·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愁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上引哀公诔文中，“不愁遗一老”出自《小雅·十月之交》。高昌墓志多截用为“愁遗”一语，以表示哀悼之情。这既是遵循《左传》中哀公诔孔子的范式，也说明作者对《诗经》相当熟悉。

高昌墓志中，《诗经》内容的呈现方式灵活多样。有对诗句的直接引用，有巧妙

等天黑，天黑了便继续等天亮，有时候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一个人坐在黑影里发呆。

去年秋季的一天，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辗转打听到了我父亲的消息，来到我家看望他。父亲和他这个分别了几十年的老朋友抱头痛哭。那天，父亲执意挽留他的老朋友在家里住了一晚上，并大声告诉我母亲：“今晚我和老朋友一起睡！好好聊聊！”大半夜的时候，母亲蹑手蹑脚去看，发现那位老朋友已在我父亲回忆往事的兴奋话语中睡熟了，我父亲正扯起被单给他盖上。

那晚，天亮得很慢。

父亲的那些老朋友们啊，如果你们还在人世，我必须让你们知道，他正在寻找你们。哪天抽空来看看他吧，这个重情的倔老头儿，等着你们。

摘自《中国城市报》2020.01.06

的化用，有的仅引篇名。《张怀寂墓志铭》“思《蓼莪》而号诵，相《陟岵》以崩心”句中的《蓼莪》《陟岵》，皆为《诗经》篇名。前者是《小雅》诗篇，后者为《魏风》诗篇。其内容都与思念父母相关，墓志借以表达思亲之情。

高昌原为车师故地。自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中原王朝不断经营高昌。尔后北方政权更替频仍，战乱不断，民众多避难西迁。《魏书·高昌传》载：高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尽管“地隔关山，境接荒漠”，但高昌地区民众普遍具有的文化认同心理，却使高昌与中原的文化联系一直绵延不断。在唐代，这种文化上的联系进一步得到加强。《诗经》等儒学经典在高昌地区的传承，正是基于这样的传播基础与接受土壤。

关于《诗经》在高昌的流传，传世文献多有记载。《梁书·高昌传》：“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魏书·高昌传》记载的高昌王麴嘉向北魏求借五经事件，透露了《诗经》与其他经史典籍进入高昌的路径：“（麴嘉）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肃宗许之。”《周书·异域传下》载有高昌流行《毛诗》《论语》《孝经》及学官教授经典的情况：“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唐代及其以前，多民族语言并行的社会环境下的汉文化经典传播，是饶有兴味的话题。

在已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诗经》残卷有20余种，皆为《毛诗》。与《周书》记载相合。1975年出土于吐鲁番哈拉和卓的一件西凉《秀才对策文》，有关于《关雎》为何居于《风》之首的策问内容。两位秀才的策对中以《诗》证《诗》，旁征博引，对《诗经》的运用相当娴熟。这样的对策文流行于高昌，足见《毛诗》在高昌主流文化中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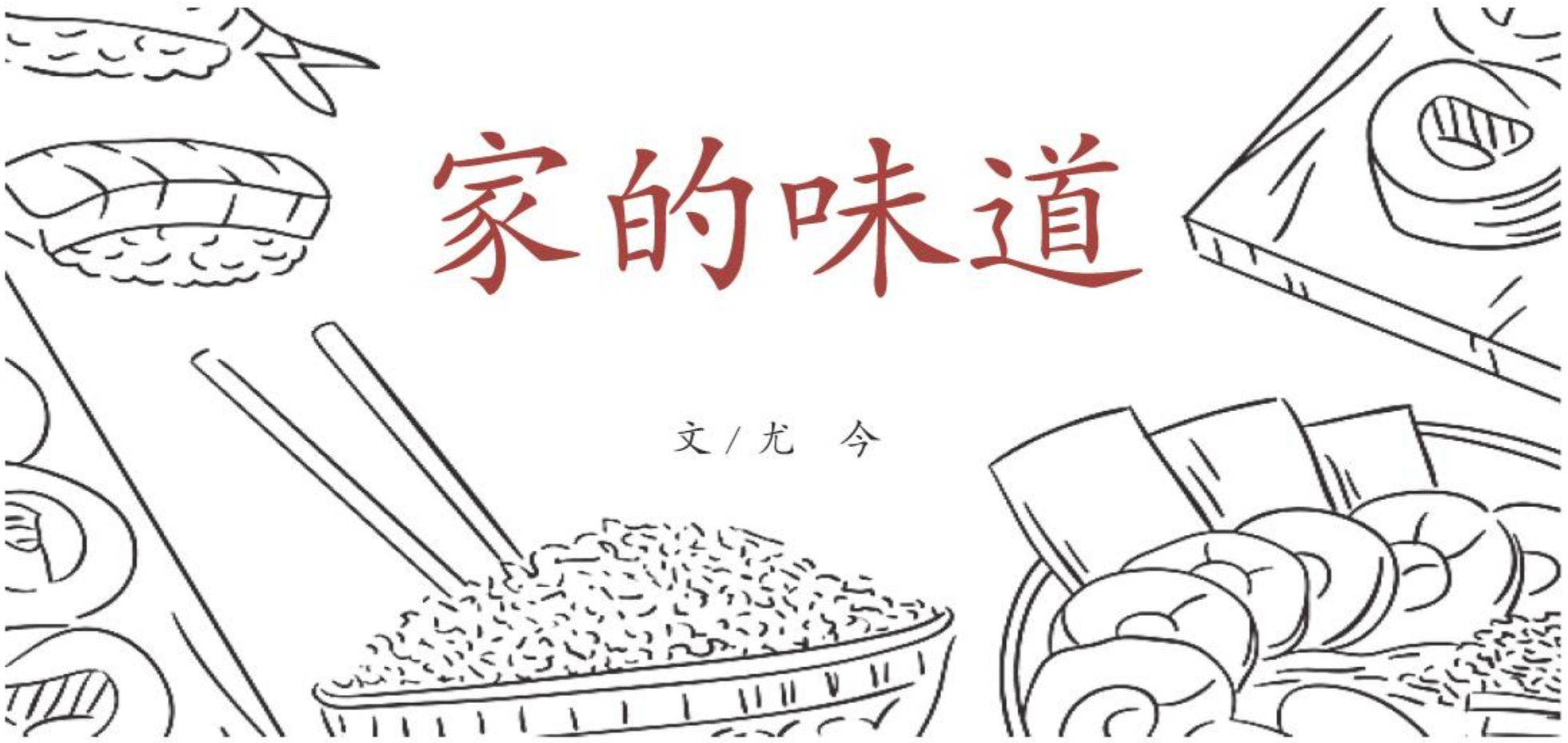
高昌墓志可与上述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其中有关《诗经》的内容，传递出《诗经》在高昌地区传播的诸多细节。一些志文记载了《诗经》远播西陲的原因、路径，显示了高昌《诗经》传播与河西经学相承的关系。

关于河西经学，陈寅恪曾有如下阐述：“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他认为，河陇一隅能保存汉代中原学术，家世与地域因素至为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之地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儒学是主流，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诗经》为“五经”之一，《诗》《书》并称，历来为传统文化的代表。《诗经》对于高昌人来说，为生时研读、“润身”的范本，死后则用于为他们“树碑表墓，昭铭景行”。这显示了高昌地区的《诗经》接受，呈现出不断内化式吸收的进程。

墓志中的《诗经》材料，与发现于敦煌、吐鲁番地区的《诗经》写卷互为表里，共同反映了唐代及其以前《诗经》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面貌。墓志从传播主体、客体、载体等方面，传达出《诗经》远播边域的诸多信息，对我们全面了解《诗经》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进而探索中华文化经典在丝路上的传播规律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摘自《光明日报》2020.01.04



家的味道

文/尤　今

那时候，我家住金殿路，而我在成保小学读书，每天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去上学。傍晚放学时，街灯未亮，天幕却像被戳了一个窟窿，浑浑浊浊的暮色悠悠忽忽地掉了出来。我背着书包，像只蜗牛，慢腾腾地走回家去，眼前的那一条路，忽然变得很长，长得无止境。我低着头，拖着宛如上了脚镣的腿，走啊走。突然，我闻到空气里飘来的一股香味。抬眼处，街灯已亮，浓汤飘香。啊，家门近在眼前，我的心情立刻变得亢奋了。

父亲是广东人，广东人特别喜欢喝汤，因为他们相信，煲得久、熬得够的汤水，能润喉、润肺、润心、润肠，因此，煲汤便成了我家的日常作业。一个人在生活中纵使拼得焦头烂额，但是，一回到家，只要能够喝上一碗好汤，所有透支的精力都得到了弥补，五脏六腑也美美地得到了滋补。

曾经，母亲用炭炉煲汤。朱褐色的圆肚瓦锅，稳稳地坐在小小的炭炉上，烧得通红的炭块，像是守护神的眼睛，忠心耿耿地守着那一锅“水的精华”。母亲坐在小凳子上，拿着蒲葵扇，耐心地扇。那炭，愈烧愈红，愈红愈旺，有时烟灰飞出来，便沾了母亲一头一脸。可是，好整洁的母亲，竟然一点儿也不嫌脏。她的心思，全都缠在那一锅好汤里。汤的香味，是一点一点慢慢地溢出来的。初而朦朦胧胧、缥缥缈缈，好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断断续续的笛子声，笛声清越悠扬，但又带着些许隐晦的神秘感。渐渐地，笛子声隐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类似锣鼓的喧闹声，大鸣大放。那种香味，浓郁稠厚，非常跋扈、嚣张，带有很强的侵略性。

母亲把瓦锅小心翼翼地捧到桌子上，瓦盖一掀，一阵一阵白白的烟雾，便像久别重逢的亲人，热情万分地扑了过来。母亲常常说：“水，原本是没有生命的，煮成汤之后，才有了生命力，也才有了灵魂。”因此，我们是以近乎虔诚的心，一口一口地捧喝手里那一碗汤的。我们相信，汤喝下肚，便能像魔术豌豆一般飞快地向上蹿长。也许，有一天，当碰上成人世界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又会后悔童年喝汤太多，长得太快。

母亲熬煮的汤，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

绿幽幽像液状森林的，是西洋菜蜜枣猪肺汤；红艳艳像液体宝石的，是莲藕鸡爪花生汤；红白分明像调色板的，是番茄萝卜牛肉汤；百味杂陈又酸又咸又鲜又辣的，是咸菜豆腐鱼头辣椒汤；温柔敦厚暖心暖肺的，是老黄瓜红枣八爪鱼汤；风味独特雅俗共赏的，是榨菜蘑菇汤；悬壶济世普度众生的，是党参枸杞龙眼炖鸡汤；风

采迷人腴香诱人的，是冬瓜火腿干贝汤……我们兄弟姐妹就在一锅锅好汤的滋润下，慢慢地长大成人。各自成家之后，我们也欢欢喜喜地为我们亲爱的孩子炖汤。

汤的文化，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了。

日胜是琼州人，婆母的汤，和我家相较，有着完全不同的风味。比如说，婆母会把碎肉镶在鱼鳔里，和海参冬菇一起煮，这样的汤，在我来看，实在是豪华得近乎奢侈了。然而，有时，不可思议地，她竟然会将爽脆可口的黄瓜与虾米同煮，煮好的汤，味道虽然不赖，可那黄瓜却已变得软绵绵的，失去了嚼劲，我不太喜欢。婆母最为拿手的，是熬煮高汤。几只老母鸡，去皮、去油，加上几个大洋葱，慢火让它们在瓦锅里浮浮沉沉三四个小时，之后，将所有的杂质过滤掉，那一锅澄清明净的汤，甘美鲜甜，达于极致，是天下之最。婆母把高汤搁在冰箱里，煮粥、炒菜，都用它。我家孩子常说："妈妈，我要吃奶奶熬的那种白白的粥。"他们不知道，那锅白白的粥，其实是用千锤百炼的高汤熬成的。表面上云淡风轻，实际上功夫盖世，我想，这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吧！

曾有一个时期，新上市的慢锅成为主妇的新宠。把要煮的东西一股脑儿地丢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煮它一个天翻地覆，完完全全不用守候看火，非常省事。对职场女性来说，慢锅当然是"时代的恩物"，试想想，上班之前，锅子里，肉是肉、菜是菜，泾渭分明；可是，下班回来，掀开锅盖，肉和菜，早已"你侬我侬"地融进汤里了，这不正是"守株待兔，不劳而获"吗？想到不必像母亲一样为了煮一锅好汤而蓬头垢面，我心里充满了感谢，感谢现代科技方便了我的生活。

然而，我错了。

在慢锅里"自生自灭"的汤和水，并没有"患难与共"地融合在一起，反之，两者像是君子之交，淡淡地保持着距离。

当机立断，弃用慢锅。

然而，坦白地说，我又没有耐心和那灰烬四飞的炭炉耳鬓厮磨，所以，改用中庸的煤气炉。

把汤放进瓦钵里，在煤气炉上"咕嘟咕嘟"地熬上三四个小时，其间不时去看看、搅搅，那一钵汤，充分地感受到煮汤人的诚意，煮好之后，总会"投桃报李"地显示出一个汤的样子和味道。

我家孩子百喝不厌的是鱼翅瓜熬汤。鱼翅瓜，看起来活脱脱就像是冬瓜的雏形，然而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瓜在汤里煮熟后，用汤匙压它，它竟散成千丝万缕的细条状，像极了鱼翅，却又具有鱼翅所没有的清甜，十分可口。我常用老母鸡、干贝、红枣、枸杞、墨鱼干和鱼翅瓜同煮，熬好的汤，那种鲜味啊，会化成千万只馋虫，直往你心里钻！

女儿负笈英伦之后，对鱼翅瓜汤魂牵梦萦。有一回，在大雪纷飞的冬天，她竟然拨来长途电话，苦苦央求我给她寄一钵好汤，我漫应着："好，好，明天就用快邮寄出。"过了几个月后，她又在电子邮件里写道："妈妈，春天已经来了，我苦苦等了一个季节，怎么您的汤还没有寄到？"

我以汤的味道去装饰孩子的成长岁月，孩子长大后，离家万里，汤的浓香，依然是一根细细长长、坚坚韧韧的线，一生一世牵动着游子的心。

汤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摘自《看螃蟹上树》四川文艺出版社



旱地驿站的天空下
——或曰：你的城市，我的记忆

文 / 朱立新

我在西宁城中区一小区内住了近六个年头，但我始终没有从真正意义上融入这座城市，也始终不能与它达成休戚相关的亲近和默契，因而我常常自诩为“外乡人”。我的故乡是傍河而依的贵德，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是草原小镇恰卜恰，西宁仅仅是我周末涉足的一个“驿站”。对于它，我所有的感知、体验、认同以及情感，皆来自久远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

体育巷 7 号：南门外体育场

“解放”大卡车一声刺耳的刹车后，仓促地停靠在马路边上。“尕娃，到了。你下去端端往前面那个巷道走，就会看见体育场大门。”司机手指着右前方对我说。

我懵懂地跳下车，扛着帆布大包，朝那条狭窄的巷道走去。

其时天色将暗，许多人从我身边走过，互不搭理，行色匆匆，仿佛黑暗来临之前，须完成一个不容迟到的约会。我被挟裹其中，身不由己，我不敢多看周围这些人的眼睛，不敢让身上的任何部件发出响动，甚至不敢大声呼气，我只管低头往那条通往南门外体育场的巷道深处急行。偶尔我也昂首挺胸，假装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员，甚至家就在不远处。我把这个天生的拙劣生存技能移植进城里，给自己壮胆，无非是想把肩上背包里的馍馍安全无恙地送到哥哥手里。尽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条坑洼不平的小巷，也不确定小巷尽头是否真有我期待中的那个大门，以及大门内的哥哥，但我的意念里只有一个声音：快些走，快些走，走出去，走出去。

很多年以后，当我走在西宁宽阔笔直的大道上，重新回味这次经历时，我逐渐明白，其实生活中的诸多不确定性，一边在消解我们的判断力和意志力，一边又在催发增强我们的判断力和意志力，也才使得我们毅然坚定地走下去。因而，我们的脚步里往往多了几分豪迈或悲壮。何况，对于当时只有十五岁的我而言，怀揣父母的嘱托，第一次独自踏上省城的柏油路面，去看望离家的哥哥，本身就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我的脚步里也一定被赋予了豪迈，只是我没有意识到罢了。

终于走出小巷，见到哥哥了。一阵寒暄后，我把母亲的叮咛转告给了哥哥。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喃喃自语：我不怕吃苦，我会勤学



苦练的。

那些天，十五岁的我像大人一样天天暗自神伤和叹气，甚至有了一丝担忧，但我又不想让哥哥发现。我隐约知道，如此日复一日单调机械而残酷的训练，使得哥哥和“临时运动员”们坚信，疼痛和汗水终究会换来一纸转正的批文，会换来走出大山成为城里人的体面生活，甚至金牌光芒闪亮的无上荣耀。

然而，哥哥终于没有成为城里人，一年后，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村里。

三十多年后，我把家安在了距离南门外体育场不足一公里的地方。闲暇时，我和妻子常常去那里散步。偌大的足球场依然还在，不过已经铺上了翠绿的仿草塑料垫，有许多人带着孩子在上面或踢球慢跑，或打拳跳舞，或追逐嬉戏，还有一些老人坐在操场旁边的木凳上，聊天、张望、想心事。再稍远处，几栋高楼拔地而起，巨大的阴影投在操场和人们身上。这是被冠名为“天街佳苑”的商品住宅楼，仰头望去，透过每个窗户都可见花卉萌生，也有晾晒的衣服床单之类的在阳台处随风飘动。靠西处一栋楼门旁，挂着七八块牌子，分别制作了“青海省体育科学研究所”“青海省登山运动管理中心”“青海省全民健身中心”“青海省乒乓球运动协会”等牌子，就在这栋楼面上，还赫然挂了一块很大的黑色牌子，上面黄字格外醒目：“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操场北面，是坐南向北的普济寺，寺院建筑恢宏气派，色泽鲜亮夺目，却鲜见香客进出，也不见香烟袅袅。而在东边，大理石铺就的宽阔街道两边，一字排开许多店铺，有理发店、超市、饭馆、蔬菜店、染发连锁店、足道店等，门头的不同招牌和各异色泽，使整条街道显得繁华热闹。

每每穿行其间，我有恍如隔世之感，根本无法把眼前这个城中区体育巷7号的“南门大世界”的地方与三十年前的南门外体育场联系起来。我几次想着把乡下的哥哥接到这里来，让他走走看看，但终究没有付诸行动——我怕，但我不知道究竟怕什么。

长江路7号：海南州办事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位于城中区长江路和七一路交汇处的海南州驻西宁办事处正处于兴盛期。我正是在这个时期走近它、认识它的。

那时，我刚刚毕业被分配到海南州恰卜恰工作。原以为离开了都市，就撇开了与它的一切瓜葛，青春年少的理想和激情都应该伴随那方草原的青草，扎根雪域，春发秋衰。所谓理想，大抵也就是如此吧——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安顿下轻盈的身躯和透明的心灵，然后过深居简出的日子。然而，理想与现实总处在此消彼长、交替互汇的暧昧之中。后来的现实是：我经常不得不由于工作的原因，而背离理想一次次走进一百多公里外的西宁市。

海南州办事处也就自然成了我的驿站。

记得第一次单位出差，重返西宁是那年初冬。从学生到干部，从牧区到都市，身份和地域的转换并没有赋予我更多的成熟和世故——

我在惶恐和提防中，低头迈上海南州办事处门前的台阶，小心翼翼推开油漆斑驳的双扇红木门，径直到服务台，盯着服务员后面的客房价目表看了好半天，然后在服务员的几次催促下，笨拙地从厚厚的棉袄里层掏出钱登了房。直到迈进客房，迅速反锁上门，我才长舒一口气，整个人一下松弛了下来，也是在这时，蓦地感觉到似曾相识的西宁轻轻抱了我一下。

海南州办事处后院是一个不大的长途汽车站。我办完公事去那里乘车时，已经有很多人围着四五辆班车，少数人互相交头接耳，更多的人茫然四顾，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该登乘哪辆车，也不清楚哪辆车是马上就要出发的。我从拥挤的人群里买到的车票上，明白无误地写着：西宁至共和，发车时间：10时30分,但没写发车班次号。我一看时间，差8分钟就到时间了——错过这个时间和班次，就会错过一切，会衍生出种种难以预料的、不必要的麻烦。对于当时的我而言，“麻烦”这个词是多么敏感而冷寂！我攥紧小小的车票，怔怔站在那里，一阵盲目地判断和猜测之后，同样陷入了与身旁人们一样的困惑和焦躁中。

后来，我还是如愿登上了开往共和的班车。我是随人流在半信半疑中登上车的。

自那以后的很多次，就在这个叫海南州办事处的狭小、凌乱的车站，我都无一例外地经历这样的程式：信心满满地买了车票，慌张地穿梭，反复地打探，焦灼地寻找确定该乘的车辆，然后看周围乘客的反应，直到车发出震耳的嚎叫，才忐忑地坐在属于自己的座位上。人们都说车站是离别的地方，也是开启团聚的地方，但是我没有体会到过这些悲喜，车站给予我的只是慌乱、疏离、暧昧、嘈杂等。某天读到这样一首诗时，终于对自己上述的体会找到了注解。“生命旅途/也好似车站/只能停留/不能永驻/从这里开出的车/有来无回/甚至/连目的地都没有。”

前几天，我开着自己的爱车，经过长江路三角花园地带时，特意放慢了车速，看了看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地方。但见此处被一整座恢宏高楼所代替，楼门右侧竖铸“海悦酒店”四个烫金大字，在夏日阳光下格外刺眼。酒店楼前塞满的小车几乎堵住了人行道——这是一块黄金地段，酒店的生意一定比三十年前好许多吧？我想。

对另外两个地方的简要补记

有时想想，命运真是玄妙而无解。当我回忆起与西宁的种种过往时，脑海里浮现的除上述两个地方外，还有两个地方频频叠印交替出现，一个是位于共和南路455号、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青海司法学校”，一个是位于南山路16号的“鸣翠柳山庄”。

1988年，我考进了当时的青海司法学校。尽管与父母、老师和自己的预期有一些差距，但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抵消了我们的失落和忧伤。特别是我，从进校园的那一刻，刚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的失望一扫而光，却一天天萌发出挥之不去的骄傲和自豪感，仿佛自己从此真成了西宁人。我就在这日渐膨胀的虚荣里开始了两年的中专生活。那时，整个校园里只有两栋大楼，教学楼和宿舍楼，其余的食堂、澡堂、阅览室等都是平房。我每天就在这些参差空间里来回穿梭，感受西宁的四季更迭，迎送西宁的日升月落。后来，我的学校与青海警校合并，更名为青海司法警官学院。旧校不复存在，地块当然不能闲置。现在，好几栋三十几层的住宅楼密集地雄踞其上，凸现着都市的繁华和变迁，曾经的校园连同我们的青春韶光没有在此留下一丝痕迹。

也许，即便在这周边生活已久的人们也不知道这里曾是一所集聚了大批人才的学校呢！

距离青海司法学校旧址以西不足一公里，就是我

安家居住的“鸣翠柳山庄”。小区名字极富诗意，出自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院内柳榆参天，枝叶扶疏，其下曲径通幽，池水盈盈。当初买房时，我相中的是住宅楼布局合理，采光好，更称心的是院内随处可见的大树。要知道，在今日西宁的任何小区，这样参差披拂的老树所剩无几了。据说这小区是在青沪机床厂的旧址上开发修建的。青沪机床厂始建于1965年，是老厂大厂，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里生长并完好保存了众多老柳榆——老一辈青海人深知树木在干旱的西宁有多重要，他们珍惜每寸土地，精心栽培每棵幼苗，像育人一样把绿化植树作为信念代代传承。他们深谙“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道理，因而他们甘愿无私奉献，全凭一颗淳朴博大的爱心。今天，我们在枝繁叶茂的树下纳凉寒暄时，究竟有几人能从树木的年轮里读出岁月的艰辛？有几人能叫出建设者们的名字？

日子如水一样静静流淌。

我在每个节假日和周末，翻过日月山，从草原小镇闯入这个小区，走进有妻子女儿的家。在这里吃着可口的饭菜，聊着琐碎的事情，抑或看看电视，抑或在书房里翻几页闲书，抑或站在窗前凝视院里一群小孩追逐嬉闹，一两个中年妇女悠闲遛狗，几个老人在花园墙边的木凳上安静坐着。有时我会穿过树荫下的小径到外面的菜市场、商店、医院、理发店；有时带着一身酒气、晃晃悠悠地踩着星光打开单元门……在仅有的宝贵时间里，我尽量享受着西宁之家赋予我的身心的舒缓和放松。

然而，这样闲适惬意的生活毕竟短暂，我还得与这些做暂时的告别——我们总要奔波在相聚和离别之间，无非是在寻找一个工作和生活能够达到平衡的支点。

就像我相信，终有一天，我必与这个城市达成和解，因为这里留下过我成长和生活的经历，也铭刻了一个小人物认识世界，树立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印记——这些经历和印记，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言，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的，但对于我个人，一定具有非凡的意义，尤其在这个丰富多彩、急剧变化的伟大盛世。（本刊有删节）

摘自《西宁册页·山水海湖》（散文卷）青海人民出版社



捕虫小能手：茅膏菜

文 / 崔莹莹

每天人们都要制作美味的三餐，从多种食物中汲取营养保证身体健康。在自然界中，植物也是一样，需要多种微量元素来保证自身的茁壮成长。有一种植物很会为自己加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它就是捕虫小能手——茅膏菜。

茅膏菜与捕蝇草、猪笼草一样，都是捕虫植物。它还有个别称叫毛毡苔。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别称呢？这得从它的外观讲起。有的茅膏菜有细细的茎，上面托着一片硬币大小的叶子。这片叶子可不简单，上面有细细密密的绒毛，每个绒毛顶端顶着一粒闪闪发光的小露珠。它的形状像毛毡，毛毡苔的名字由此而来。牙刷茅膏菜样子像一柄牙刷，翠绿的茎像牙刷柄，上面的绒毛是粉色的，长长的伸出来，像牙刷的刷毛。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每根“刷毛”上面挂着一滴晶莹的露珠，别提多受小虫子的喜爱了。当小虫子经受不住诱惑落在“刷毛”上面，悲剧就发生了。露珠会把小虫子粘住，有“刷毛”的“刷柄”部位会弯起来，多根“刷毛”把小虫子摁住关在里面，不让它逃脱。接着会分泌更多的黏液把小虫溺死。过两天“刷柄”再次打开恢复常态的时候，只会留下小虫子的残骸。

茅膏菜还有许多神奇的地方，它能分辨出落在叶子上的是不是可以吃的食物。如果你在叶子上扔了一粒沙子，最开始有些绒毛会有些弯曲，很快，它会分辨出这不是食物，就又会舒展开。达尔文曾经做过一次实验，他把一段十一毫米长的细头发丝放在茅膏菜的叶子上，它的绒毛也能立刻感觉到。还有人做过实验，在它的叶子上放过煮熟的肉，过几天会发现，只剩下一滴油，蛋白质成分被分解掉了。它又不是动物，是怎么分解掉蛋白质的呢？秘密在于它分泌的黏液中，含有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这种黏液与动物胃中的消化液功能一样，可以分解小虫子体内的蛋白质。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了它的加餐。



植物的成长需要碳、氢、氧、氮、磷、钾等许多元素。其中氮是构成蛋白质的主要成分之一，也是构成叶绿素的重要成分，叶绿素与植物光合作用密切相关。缺少了氮，植物会长得又瘦又小发黄，像营养不良一样。茅膏菜的生长地点大多是缺少氮的地点，比如沼泽地区或者酸性的湿地，这种环境的土壤里腐烂的植物和动物尸体少，相应的含氮的化合物就少。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化，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它进化出特殊的形态，通过闪亮的外表吸引昆虫，从而获得自身需要的氮元素。

茅膏菜在艰苦的环境中，也一样可以生长得这么好，让人不禁感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摘自《今晚报》2020.01.03

青海大剧院：享用本土的视觉盛宴

文 / 云谷易木



因为我要享受一场本土女歌手的激情演艺，先于演出，来到了海湖广场。在这里，青海大剧院与青海科技馆如一对孪生姐妹，手挽手，肩并肩，经营出海湖新区的这片锦绣。大剧院偏重文艺，科技馆偏重科技，可谓“文武”双全。

一

时令虽是冬日，但午时的阳光紧紧拥抱着你，不脱棉袄，也得解开纽扣。阳光普照在广场上，由光面、亚光面、火烧面等石材铺成的地面熠熠生辉，使你有一种感谢生命的获得感。

从相貌看，大剧院为椭圆形建筑，像地球仪似的，圆润的柔美与静好的优雅是动力，似乎围绕着海湖新区悠悠地旋转，转出了璀璨的日月星辰。大剧院由剧院和音乐厅组成，用一抹围裙似的廊道联通。其设计将自然园林引入城市，隐与显、密与疏、高与低、大与小亲密结合，融入了复层、群落的设计。绿化带层层叠叠，绿化树密密匝匝，这个季节绿色是有限的，但一个孕育着的“绿”，还是隔断了万达广场、唐道·637的繁华，形成了一片身处闹市中心的静修场所，你的身心禁不住遐想起来，真想持一卷书或一架琴，画一幅文雅的图画于世，自己成为画中的学子或高山流水。

你若要去看演出，从主广场上台阶，到达二层平台，直接进入剧院南侧的主观众厅；也可乘两侧的电梯，轻松到达。如果演出没开始，可去共享大厅舒服一下，这里有运动、展览以及香茗、咖啡等服务，高雅宜人的环境会把你塑造成为文质彬彬的绅士，使你情不自禁想约几个朋友来一同分享。大厅里，平台、台阶逶迤回环，疑似无路，忽又一村，豁然开朗。人与人、人与艺术、

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相得益彰。

大剧院地上五层，地下二层，可在同一时间容纳2500名观众。表演厅里，圆形的舞台，环形的观众席，临空飞旋的吊灯。在这里享用一场视听盛宴，简直酷透了心底。据了解，演艺厅完全按照高端剧院的标准建造、装饰的，用的是新型的声学材料。墙面采用的是与天花板类似的声扩散装饰板，凸凹起伏，矩阵排列。这些跌宕的纹理似站立起来的钢琴琴键，将声波组合成韵律和谐的回声，均匀地发散到空间的每个角落，氤氲了演出者和乐队声音的绝佳效果，使声音美妙动听，使观众无论身处哪个位置，都可将声音一揽入耳，入心入肺。

青海大剧院是青海省的文化地标，自2012年以文化产业领跑者的身份款款面世至今，上演国内外及各民族的舞剧、歌剧、话剧、儿童剧、戏剧、音乐会、综艺晚会等200余场，不少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大剧院已经成了青海重要的中外文化交流窗口和艺术交流的桥梁，吸引你凭栏高瞻或信步徜徉。

二

2019年1月18日晚，“歌迎新春，感恩家乡”郭艳华独唱音乐会在青海大剧院音乐厅激情上演，“迎春”“感恩”的主题十分暖心，情怀切切。郭艳华，可是个励志人物，当你了解了其人其事，敬重之情一定会油然而生。

郭艳华，1984年出生于今海东市乐都区马营乡连丰村。由于家境贫寒，一年后搬迁到今乐都区瞿昙镇口子村，其山高坡陡、干旱缺水，靠苍天给口饭吃。她小学毕业后，在亲戚的帮助下，又从青海搬迁到甘肃玉门市赤金镇东湖村，但依然是缺衣少食。背土垫圈，锄地薅草，割田碾场，喂猪放羊，成了她的童年必修。小艳华初中没毕业便辍学了，挑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她先后干过理发店学徒、餐厅服务员、酒吧助唱等工作。

因为父母赏赐的好嗓子，2003年，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郭艳华进入陕西艺术学校学习，从此踏上了追寻音乐艺术梦想的道路。2005年小艳华首次荣获“全国‘新华保险杯’声乐大赛”青年通俗组银奖。2006年，她艺校毕业后，考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音乐学院学习。2006年荣获“CCTV‘拥抱明天’全国声乐器乐舞蹈大赛”陕西赛区青年组金奖，2008年荣获陕西省“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30周年经典歌曲演唱会“杰出歌手”荣誉称号，2009年荣获“全国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表演类甲组二等奖，2010年荣获“全国声乐群英会”总决赛青年组二等奖。2010年9月郭艳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深造。2011年荣获《星光大道》周冠军、月亚军及“年度最佳民歌手”，2013年荣获“CCTV第十五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优秀奖，2016年12月在央视《我要上春晚》参加演出，并被评为“最佳励志歌手”。2017年4月，经过努力拼搏考试过关，录取为中国音乐学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成为著名音乐教育家、声乐界翘楚邹文琴教授免费招生的高足。

三

闲话少说，让我们沉湎到郭艳华美妙的歌声中去吧！

19点30分音乐会在郭艳华高颜值、高气质的滋养下拉开序幕。第一组曲一开场，郭艳华就演唱《佳节思亲》《映山红》《在中国的大地上》三首经典歌曲。在一架钢琴的伴奏之下，能得心应手演唱三种风格不同、来自不同地域的作品，足见其技艺之扎实，赢得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堪称完美。

第二组曲是来自天南地北的民歌，《上去高山望平川》是青海民歌，声音亮丽，高低起伏，犹如青海高原的千沟万壑，令人心旌摇曳。《婚誓》是拉祜族民歌，郭艳华与青年歌手罗布加对唱，唱腔从高亢到轻柔，高

轻互补，连绵不绝，似乎柔情蜜意融入潺湲流淌的一条小河，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憧憬甜蜜的生活。《牡丹汗》是新疆民歌，伊布用手鼓伴奏，努尔艾力·斯拉木用热瓦普伴奏，原汁原味，情不自禁想去看草原。第二组曲目表演结束后，由她的搭档邢爽、王宇航带来了打击乐表演《牛斗虎》，紧张、激越的鼓声中既有虎的勇猛，又有牛的刚毅稳健。力的对决，难分伯仲。

第三组曲目，演唱《刺绣阿姑》，这是郭艳华的代表作之一，仅用钢琴进行伴奏，把土族阿姑含蓄、纯洁、羞羞答答的情态表现得如诗如梦。《想亲亲》，郭艳华与青年歌手张明旭一起演唱，二人的表演情深深雨蒙蒙，并用幽默风趣衬托，使人思绪万千。《红太阳照边疆》则是一首朝鲜族民歌，这首歌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格，郭艳华唱得同样有味道。第三组演唱结束后，她的助演伊布、邢爽、王宇航、木斯塔发买买提明四位“打手”为大家表演《世界打击乐》。各种打击乐器层层叠叠、交织而出，声音高高低低、时快时慢，似乎把所有奇音妙符都演绎得灵魂飞扬。

第四组曲目，郭艳华演唱《我爱你家乡茉莉花》，清雅里包含了几分愁怨，游子思乡之情在歌声中得到升华。《龙船调》是一首湖北民歌，这首歌十分的娇羞。当郭艳华唱到“妹娃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观众就齐声应答，观众与演唱者配合得十分巧妙。《我爱你中国》是本次音乐会的最后一首独唱，郭艳华唱得庄严厚重、情深意切，唱出了歌者的责任，也与观众的心声产生了共鸣，伟大的祖国日益强盛，自豪感油然而生。

音乐会已接近尾声，在场的许多观众还意犹未尽，不想离去，为了安抚观众，郭艳华携全体演员为大家演唱了一首《有那么一个地方》。音乐又响起，在伊布的手鼓“咚咚”声中，歌手们你一句我一句唱了起来，又一次唱出了“迎春”“感恩”的主题，感恩家乡，心系青海，活着真好，享受生活。

四

郭艳华成长的路上，曾得到许多好心人和师长的无私关爱和帮助，她常说：“那么多的人都无私地帮助过我，是他们用爱改变了我，我要传递这份爱，爱心无疆！”正是在“爱”的支配下，郭艳华参加了很多社会公益活动，用歌声去义演去募捐。她成名后，不论多忙多累，从不推辞故乡对她的邀请，参加了在青海举办的“水与生命”交响音乐会、“民歌艺术节”和“西部电影节”开幕式、“射箭邀请赛”开幕式、“梨花节”开幕式、青海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等演出活动。她说：“不论我在哪里工作和生活，青海永远是我的家乡，为乡亲们演唱，我感到格外荣幸！”这就是一个土生土长于青海的女歌手的故土情怀。

走出大剧院，立足广场，环顾四周，海湖新区的开放、包容、博大、堂皇、丰富以及自由精神在这里浓缩。雄伟壮丽的高大建筑、纵横交错的大道，药店、饭店、超市、影院，服装鞋帽、珠宝首饰、时尚文化琳琅满目，在霓虹灯的映衬下，如同天宫的玉宇琼楼“思凡”到了人间。

广场上汉、藏、土、回、蒙古等民族的人穿着五彩缤纷的服装，还在载歌载舞、甩鞭弄棍、散步遛鸟、杂耍游戏，其乐融融。西宁是个移民城市，甘肃、陕西、山西、河南、辽宁、上海、西藏等籍贯的人在这里安家落户，成大融合气魄，无论是雍容优雅、谦和明理，还是坦率质朴、诙谐幽默，都在这里得以水乳交融般的融汇……

此刻的感怀写成文字便是：高山巍峨流水悠，知音高朋琴声妙。几分春色已倾城，一种清欢悄然生。海湖奏响迎春曲，莺歌燕舞满河湟。不求富贵与荣华，只求健康度余年。

摘自《西宁册页·山水海湖》（散文卷） 青海人民出版社

开心一刻



谁的爸爸能耐大

汤姆和杰瑞想要比比谁的爸爸能耐大。汤姆说："我爸是陆军工程师，什么都能造。你知道阿尔卑斯山吗？没错，就是我爸造的！"

"那算什么？"杰瑞说，"我爸是海军战士，你知道死海吗？没错，就是我爸要了它的命！"　　（小娃）

最遥远的距离

放学回到家，小明沮丧地对姐姐说："姐你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吗？"

姐姐问："你是想给我朗诵一下泰戈尔的诗吗？"

小明撇撇嘴，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老师在讲第5课，学霸在看第8课，而我还在看目录页！"

（李彦峰）

给意见

家里要装修，平时这些事都是小丽妈妈说了算，这天吃饭时，妈妈有意问小丽有什么意见。小丽啃着鸡爪，说："我就是一个蹭饭的，没发言权，不发表意见啦！"妈妈又让小丽爸爸提提意见，小丽爸爸端着菜从厨房走出来，说："我就是一个厨子，专业不对口，也不发表意见啦！"　　（裴家三少）

稻草人

两只乌鸦站在树枝上张望，看到脚下的麦田里站着个稻草人。一只乌鸦很害怕地问另一只乌鸦："那个是人吗？"另一只乌鸦很不屑地回答："别紧张，那只是稻草人。"

"你怎么知道？"

"你没发现吗？他没在看手机。

（田宇轩）　摘自《故事会》2019.11

发言权

老张是"妻管严"，退休后，话更少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说梦话了。

这天，老张妻子终于忍不住对他说："老公，你近来老是说梦话，要不我陪你去看一下医生吧。"

老张一下就惊慌起来，急忙说道："不用，不用，如果医生给我治好了这毛病，我在家里可就一点儿发言权都没有了！"

无法进步

女儿今年读六年级，成绩一直都非常好，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名。

今天放学回家，女儿一脸不高兴。我问她怎么回事。女儿说："同桌上次考了全班四十五名，这次四十三名，她妈妈高兴得一下奖励了她200元，她奶奶也给了50元。"

我说："进步了好呀，奖励也是应该的。"

女儿半天没回音。许久，才听女儿幽幽地说："我每次都考第一，也是没办法进步了……"　　（吴佳佳）

《讽刺与幽默》2019.12.27





西宁册页·时代影迹——熊猫馆开馆 / 黎晓刚

小森林——夏

平凡女孩市子自幼生长在位于日本东北地区的村庄小森。这里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浮躁，为青山绿水所环绕，俨然一个幽静怡然的世外桃源。

童年时妈妈福子利用山川田野各种食材做出胡乱命名的美食，也将美好的回忆留在了味蕾深处。仿佛遵循着母亲的步伐，她将对故乡的热爱融入了美食的烹制中。在朋友佑太和吉子的环绕下，享受着无忧无虑的人生……



ISSN 1007-354X
0 3>
9 771007 354205
吉林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定价：6.00 元